



著名藝文年少

記鬪奮女苦

譯勳餘趙

刊局書年少海上



3 0543 9417 0

苦女奮鬥記序

一八三〇年，巴黎西北六十哩地方塞納河畔，一個叫做拉部雅的小鎮上，誕生了一個有文學天才的孩子，那就是本書的作者赫克忒馬羅。

當時的習慣，孩子們的選擇職業，完全由父親做主。並且「農之子恆爲農」的習俗很普遍，父親是什麼職業，通常兒子也只得習那種職業。所以赫克忒在三歲上，就給送往巴黎受長期的訓練，準備將來做一個律師。

但是「天才會自己找尋出路」，像別的小說家一樣，這位法國青年，對於他父親希望他做的工作，並不感到興味。他終於走出了學校，走出了事務所，走到一家報館的編輯室裏去。因爲他想，這是準備做一個著作家的最好的辦法。一連八年，他就在新聞事業裏掙麵包吃。起先是一個小訪員，後來居然寫社論以及關

于文學、音樂的文章。不到三十歲，他便決定方向，專寫長篇小說，終於使他在法國文壇上佔着很高的地位。

舊夢的使人永遠不能忘掉的故事，便是他的長篇故事之一。據他自己說，這篇故事的來源是這樣的：

近於六十年前的一個二月的下午，天氣非常的寒冷，他從邦蘇海邊回到巴黎去。火車在索美河流域，經過一片曠野。他從車窗裏望出去，但見一片荒涼，只留下些發掘過泥炭的遺跡——大大小小的湖沼。他忽然想起——「我要放一個孤零的女孩子在這裏，叫她秉着堅強的意志，努力奮鬥，終於達到成功的境域。」結果是寫成這一本可愛的故事。在當時，他就受到法蘭西學會的褒獎，在現在，在將來，他的印象將深深地印在法國孩子的心頭，永遠不會磨滅。

⑩ 我但願我國的孩子們也能愛好這個故事，得到些有用的教訓。

目 錄

第一章	蓓苓和騾子.....	九
第二章	沙爾德客店.....	二二
第三章	母親的病.....	四〇
◇第四章	巴力加易主.....	五三
◇第五章	孤苦伶仃.....	六七
第六章	路上.....	七四
第七章	艱苦的旅程.....	八五
第八章	老友來救.....	九八
第九章	洛賽麗.....	一〇七

876.57
417-4

第十章	初見發爾弗郎	一一一
第十一章	租屋	一三四
第十二章	工廠裏	一五四
第十三章	慘劇	一六五
第十四章	小島	一七九
第十五章	宴客	一九八
第十六章	充譯員	二〇九
第十七章	爲廠主服務	二二二
第十八章	答覆問題	二三二
第十九章	泰羅的盤問	二四三
第二十章	新衣	二五三
第二十一章	代替威廉	二六五

第二十二章 神祕的信.....二七八

第二十三章 得廠主信任.....二九五

第二十四章 宅裏.....三〇九

第二十五章 受教育.....三二三

第二十六章 愛德門的消息.....三三七

第二十七章 馬拉庫耳的變遷.....三五二

第二十八章 法布利的祕密使命.....三六三

第二十九章 重圓.....三七五

附 插 圖 目 錄

第一圖 車子每星期四十二蘇，騾子每星期二十一蘇。……………一〇二

第二圖 盧桂莉切一塊麵包給蓓芬。……………一八九

第三圖 做鞋子不是容易的工作！……………二一八

第四圖 蓓芬忠實地傳譯。……………二六九

第五圖 我怎麼料得到你是我的孫女兒呢？……………二六九

苦女奮鬥記



蘇一二十期星每子羅蘇二十四期星每子車

第一章 蓓荅和騾子

星期六的下午，到巴黎柏栖門去的那條路上，終是很擁擠的。今天，照樣有四行車馬在炎熱的夏日下擠軋着。裝琵琶桶的貨車，裝煤油的垃圾車，裝乾草的笨重的四輪車，一字兒排開在稅卡的前面，趕車的人都巴不得在日落之前趕進巴黎。

離稅卡很遠的所在，有一輛可憐而可笑的卡車，雜在其餘的車輛中間，等待關員來檢查。那輛車子很像吉卜賽人的貨車，不過還要破舊些，除了四個輪子載着簡陋的骨骼之外，更沒有別的東西了。車子的周圍罩着一層厚布，車頂是用油紙做的。以前，那厚布也許是藍色的，但是現在因為污穢破舊已極，所以不易猜想到他原來的顏色了。布上還有許多字跡，如今也模糊得幾乎看不出了。其中也

有希臘字，也有德意志字，也有意大利字，最後是一個法蘭西字——照相。這是一輛到處替人拍照的車子，周游了上列各國，如今又到巴黎來了。

車前繫着一隻瘦弱的騾子——實在瘦得不像樣子了，粗看上去，似乎他決不能拖了車子跑這樣遠的路程；但是仔細一看，似乎又是可能的，因為他的瘦弱，完全是辛苦過度的結果。無論他瘦得怎樣，我們依舊看得出他當初是壯健的。他比歐洲的騾子大，他的毛雖然蓋滿了灰塵，但是依舊閃爍着銀光。他雖然疲乏到極度了，但是依舊昂着頭，充分表示出他剛毅而愛玩的神情。全副馬具，已補綴得體無完膚，你要什麼顏色的絲線，那上面都有——倒是和那輛車子很相稱的。他背部磨損了的地方，用開着花的樹枝和雜草遮蓋着，那是從道旁採來的，免得他受烈日的薰炙和蠅類的纏擾。

車旁坐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正在照料那騾子。從她那美好的頭髮和琥珀色的臉龐上，一望而知她的血統是混雜的，所以誰在她身旁經過，至少都要對

她看上兩眼。她的臉色很柔嫩，但是那一雙杏仁模樣的黑眼，顯得異樣地銳利和嚴肅。她那輕盈的身材，也顯得非常高貴。她雙肩微向下坦，那件破舊的小襯衫已不知褪做了什麼顏色。兩條挺直而健壯的腿斜露在寬大而襤褸的裙子外面。

如果前面不是停着一輛柴車，照料那騾子原是極容易的。但是現在他每隔幾分鐘就要在前面的車子裏啣一口柴，偷偷摸摸地嚙下去。看他的神情，似乎他也知道，自己正在做着不正當的事情。

「巴力加，不要偷人家的東西！」

那騾子低下了頭，好像一個悔過的罪犯。但是才把嘴裏的草料咀嚼完畢，便霎霎眼睛，聳聳耳朵，第二口又啣在嘴裏了。

忽然車子裏有一個聲音喊道：

「荇蓀！」

「在這兒，媽媽，什麼事情？」

舊苓揭起了籬子，爬進車子去，很焦急地看她骨瘦如柴的母親躺在褥子上。

「巴力加在做什麼？」

「他在吃前面車子裏的柴草。」

「呀——你不要放他吃！」

「但是他肚子餓呀！」

「那是不相干的，舊苓，我們不能因為肚子餓，就去偷人家的東西。如果給趕車的人知道了，他要怎樣的發脾氣呢？」

「知道了，媽媽，我格外小心看守他好了。」

「還有多少路？快要到了嗎？」

「正在等關員檢查，所以停在這裏。」

「你看來還要多少時候呢？」

「呀，媽媽，你又覺得不舒服了嗎？」

「不要煩惱——沒有事。只是覺得氣悶些，沒有什麼。」

這幾句斷斷續續的話是說來安慰那女孩子的。那褥子上的病人似乎病得很厲害。但是，無論她病得怎樣，她依舊顯得非常美麗。她至多也不過二十六七歲，那一雙溫柔而深陷的眼睛，因為寒熱而更覺炯炯有神，極和荇蓓相像。

「要什麼東西嗎？」荇蓓問。

「路上那裏來的東西呢？女兒！」

「那邊有店鋪——有檸檬出賣。待我去替你買一隻來，我決不會耽擱得長久的。」

「不要去——我們只有這幾個錢了——還是放着吧。到巴力加那邊去，不要放他吃人家的柴草。」

「那倒很爲難的，媽媽。」

「我知道的，你一直看着他好了。」

蓓荅便回到騾子那邊去。

正在那個時候，所有的車輛向前移動了。蓓荅便拉緊了巴力加，使他夠不到前面的柴車。起先那騾子一再反抗，只想拉向前去；但是蓓荅向他低低地說了幾聲，輕輕地拍了幾下，又在他鼻子上吻了幾下，他就垂下長耳——那是十分滿意的表示——不再反抗了。

巴力加既已就範，蓓荅便看看四周的景物遺悶。她見橋下的河裏面，大小船隻往來很忙碌，偉大的起重機，也伸直了鋼質的長臂忙着卸貨，把石子、沙泥、煤炭裝進岸上的車子裏去。

在她眼裏，一切事情都很有興味——碼頭上一行行的琵琶桶，正在等待人家裝去；鐵橋上高高的環洞，把巴黎的全景切成兩半，消失在那邊濃黑的煙霧裏；稅卡上的杆子手正在她身旁工作。他們有時把長矛刺進柴草裏；有時爬上車子，把鐵叉刺入酒桶，嘗嘗流出來的酒，但是嘗了沒有幾滴，馬上又潑在地下。這都

是多麼奇怪的事情呀！

她忽然發覺有一個孩子逗留在她的近旁，身上是農家裝束。原來他是一個巡迴賣藝團裏的孩子，他們的車子也正排在隊伍裏等着。他的年紀還只十一二歲，但是着他那副神氣活現的態度，却很有些老江湖的氣派。後來他終於先開口了，雖然蓓答是不曾注意到他。

「你們這隻騾子真好！」

蓓答不答。

「是法國騾子嗎？如果是的，真奇怪極了！」

蓓答躊躇了一會，看那孩子很是和氣，也就答道：

「他是從希臘來的。」

「從希臘來的？」

「所以他的名字叫巴力加呀！」

「喔，知道了——就是這個道理，是不是？」
他雖然滿面笑容，裝出懂事的神氣，但是他實在不會完全明白，從希臘來的

驛子，爲何就該叫巴力加。

「很遠呢——從希臘來，是不是？」

「遠得很呢！」

「比中國還要遠嗎？」

「那倒並不，不過路確是很遠。」

「那麼你也是從希臘來的了——真得意呀！」

「比希臘還要遠呢！」蓓荅很自負的回答。

「從中國來的嗎？」

「不，不，但是巴力加是生長在希臘的。」

「你們是不是到印哇利特趕市去的？」

「不是。」

那末，你們上那兒去呢？」

「上巴黎去。」

「你想把車子安頓在那兒？」

「與舍耳地方的人對我們說，礮臺近旁的大道上，很有地位，可以安頓車

輛。」

那孩子把手在腿上很響地拍了一下，搖搖頭說道：

「礮台旁邊的大道上——唔！」

「那邊還有空屋嗎？」蓓荅焦急地問。

「當然有的。」

「那末爲了什麼呢？」

「那地方有暴徒，不配你去借宿。你們車子裏有男人嗎？有強壯的男人嗎？」

有不怕刀子的男人嗎？我的意思是敢用刀子戳人的男人。」

「沒有，只有媽媽和我——媽媽還在患病。」

「你愛你的騾子嗎？」

「當然愛的！」

「那末，你的騾子明天就會給人偷掉。不過這還只是起個頭，以後陸續還要發生。這事情不妥當。我叫脫拉潑，我是一番好意，知道嗎？」

「你的話是真的嗎？」蓓荅問。

「哼，真的嗎？你沒有到過巴黎，是不是？」

「是的，沒有。」

「那是顯而易見的。奧舍耳人會叫你住到礮壘近旁的大道上去，一定都是樓子！你爲何不到沙爾德那裏去呢？」

「我認不得沙爾德。」

「沙爾德是基羅客店的主人——那客店的四周圍着木柵，夜間是關起來的。你住在那裏，便不用害怕。因為大家都知道，誰要想偷進沙爾德的客店，一定會遭他鎗殺的。」

「價錢貴嗎？」

「在冬天，巴黎人多的時候，也許貴些；但是在眼前，我敢担保，一星期化不上四十蘇（蘇，法國古銅幣名）。並且你的騾子，還能夠就在客店那裏找到多量的食料——尤其是他愛吃蘆草的話。」

「我看他是愛吃的。」

「那末，他一定會有好日子過。就這樣罷。沙爾德並不是壞人。」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是一個販破布的老商人，居然積了不少的錢。但是有一回發生了意外，把他的一隻臂膊折斷了，於是他不得不改行。用一隻手在垃圾堆裏翻檢值錢的東

西，是很不便當的，是不是？所以他就開了一家客店，租給人家安頓車輛。此外他還做許多別的事情——賣小狗便是一件！」

「路遠嗎？」

「不遠的，他就住在沙龍地方。不過，你恐怕連沙龍在什麼地方也不會知道呢。」

「是的，我從不會到過巴黎。」

「就在那邊，」那孩子指了前面說。

「進了柏榭門，向右面轉灣，沿礮壘旁邊的大道走去。走了半個鐘頭光景，穿過芳森街——那是一條極闊的街道——向左轉灣，再問路。那地方的人都知道沙爾德的旅店的。」

「多謝你。待我向媽媽講去。如果你願意代我照料一會巴力加，我馬上就去講。」

「我願意的，我要請他教希臘話呢，」脫拉撥說。

「請你不要放他偷柴草吃。」

荇蓓爬進車子，把那小傢伙所講關於沙爾德的話講了一遍。

「如果這樣，那自然是好的，我們一定要聽他的話，」他的母親說，「我們就一路找去罷。不過，記好，荇蓓，巴黎是一個大城呀！」

「媽媽，脫拉撥說，那地方是極易找的，」荇蓓高高興興地說。

第二章 沙爾德客店

蓓苓從車子裏跳出來，只見巴力加正把鼻子鑽在柴草裏，舒舒服服的吃着，好像那些柴草是他自己的食料一般。

「你怎麼在放他吃了？」蓓苓喊道。

「爲何不放他吃？」脫拉潑若無其事地說。

「趕車的人知道了，要發脾氣的。」

「和我發脾氣，他有這個胆量！」他一邊說着，一邊裝出尋事打架的神氣，「哼！脫拉潑做的事，有人敢說一聲不是嗎？」

其實，脫拉潑是無須替巴力加辯護了。那關員已在動手檢查那柴車，牠不一會就要進門去了。

「現在要輪到你們了。再會吧，姑娘。你要找我，只要問脫拉滾就是。誰都認識我的！」

在巴黎稅卡上辦事的人，是看慣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事物的，但是那人爬進了舊茶家的那輛車子，看見只有破碎的褥子上躺着一個有病的年輕女人，他對於那一種赤貧的景像，未免少見多怪起來了，就問她道：

「有應得繳稅的東西嗎？」

「一些沒有。」

「酒、糧食都沒有嗎？」

「沒有。」

她這幾句顯然是講的老實話。除了那條褥子，和兩隻籐椅，一只木桌，一座土竈，一架攝影機，幾樣洗照片的用具，此外真是什麼東西沒有了。——沒有行李，沒有網籃，也沒有衣箱。

「是了，你們過去罷。」

一過了門，蓓苓就照脫拉潑說的話，向右手轉。她牽了巴力加的韁繩，沿了礮臺旁的大道走去。只見污穢乾枯的草地上躺足了一堆堆的人。有的仰天躺着；有的蜷着身子，避免太陽光射進眼睛裏。蓓苓一見這些襤褸而毫無秩序的人物，覺得脫拉潑並不會說謊。在這種場所，確是很有機會使用刀子的。

但是那些礮臺對於蓓苓並沒有什麼興味，因為她不預備住在那地方了。她只是焦急地向前望，向巴黎望。

她越近巴黎，心裏也越覺迷惑。兩旁盡是醜陋的貨棧，穢雜的場地，堆着垃圾的空屋——這就是巴黎嗎？父親常常同她講起巴黎，說巴黎怎樣繁華，怎樣熱鬧，累得她睡覺也睡不穩，那想來一定是另一個巴黎了。草地上睡着的那些，算是巴黎人嗎？和牛馬有什麼區別呢？

穿過了寬闊的芳森街，照脫拉潑吩咐的話向左轉灣，逢人便問基羅客店。似

乎大家都知道，可是指點的路徑却又各各不同。許多街道的名字，把她攪胡塗了。她一再迷失路徑，但是終於走到了一道高籬的面前——那是用松板和帶皮的樹幹編成的，有的塗着油漆，有的塗着柏油。從開直的門裏望進去，看見一輛沒有輪子的運貨車和一輛不成樣的行李車。一間東倒西歪的草屋，使她認識了那便是沙爾德的客店。如果她還有疑惑，那末在草地上打滾的半打小狗也足以證明，那確是脫拉潑所說的處所。

舊苔一進大門，小狗們便一陣狂吠，跳到她身旁，輕輕地咬她的腳。

「什麼事？」

一個聲音喊了起來。

舊苔向四面看看，究竟是誰在喊。只看見左面有一長排建築物，那也許是屋子，雖然看過去不很像。那牆壁是用背板、石子、錫罐、木片堆砌起來的。窗格是用紙頭、木頭、洋鐵和草搭成功的。總之，一切東西，都像是魯濱遜和禮拜五

的工作。

附近的屋簷下，有一個滿面鬍鬚的人，正在忙着揀選破布，分別投入他腳旁的籃子裏。

「不要踏壞我的狗！」他喊，「走過來，待我看你一看。」

舊芬服從了他。

「你要怎樣？」他問。

「你是基羅客店的主人嗎？」

「人家都這樣稱呼我的。」

舊芬很簡單地把來意說明。

「可以的，」他又向舊芬仔細看了一回說，「不過你要先付房租。」

「多少呢？」

「那車子每星期四十二蘇，那騾子每星期二十一蘇。」

「價錢太貴吧？」蓓苓胆怯地說。

「那是我定的價錢。」

「是夏天的價錢嗎？」

「是的」，他坦白地回答。

「那騾子可以吃草嗎？」

「當然——他儘管吃好了，只要他的牙齒好。」

「我們不能按每星期付，因為我們在這裏住不到一星期。一天一天的付可以嗎？我們路過巴黎，要到亞眠去，所以不會住得長久的。」

「那也可以。車子每天六蘇，騾子每天三蘇。」

蓓苓在袋裏掏了一會，摸出九個蘇來，慢慢地，一個一個摸出來。

「這是第一天的租錢。」

「是了，你們住在這裏罷。一共有多少人？」

「只有媽媽和我。」

「好的，不過爲何你的媽媽不來和我接洽呢？」

「她有病。」

「有病！這裏不是醫院呀！」

「我想她只是乏力罷了，」蓓荅生恐他肯收留病人，「我們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呢。」

「從什麼地方來，那是不干我事的。」

沙爾德便把地點指給蓓荅。

「你們的車子就停在那裏，把騾子拴牢些。如果踏壞了一隻小狗，要賠五個佛郎的！」

蓓荅把車子安頓在指定的處所，拴好了巴力加，便揭起簾子，和她的母親說話。

「媽媽，我們終於到了巴黎了。我安頓車子的時候，你覺得震動嗎？」

「你辦得很好。我極希望能夠安靜一會兒。我們不是趕了這許多許多的路了嗎？」

「是的，我們現在能夠休息了。我去替你設法東西吃，你想吃些什麼？」

「慢些好了，先去把可憐的巴力加放了。他一定很辛苦了，先去找些東西給他吃和喝。」

「他的事情早已料理好了。這裏的草真多！還有一口井，停一會我再牽他過去喝水。」

薩荅很忙碌地跑來跑去，先從車子裏搬出那座土竈，接着又把幾塊炭和一隻破鏟子搬出來。在地上拾了幾根枯枝生起火來。用力吹了好久，枯枝着火了，便爬進車子去。

「你要吃粥嗎？媽媽。」

「唔，我不覺得餓，寶寶。」

「你要吃好些的東西嗎？無論什麼東西，我都能去買來。」

「不——不要，粥就很好了。」

舊荅倒了一把米到鑊子裏，又加些水在裏面。等到將要沸的時候，用兩根樹枝把米攪了一會。每隔幾分鐘，她終要跑去看看巴力加，再在他的耳旁說幾句鼓勵的話。他似乎不很需要她，因為他吃得很滿意，這是我們一看他雙耳豎起着就可知道的。

粥煮熟了，舊荅便倒入一隻碗裏，很得意地拿去給她母親。她預先已從井裏舀了一瓶清水放在母親旁邊，此時又拿出兩隻杯子，兩隻碟子，兩把匙。安放好了，便盤膝坐下去，裙子散在四周把腿部蓋着。

「媽媽！」她說的時候，好像正在和別個小姑娘一同練習烹飪時候的那麼活潑，「我們一同吃些小點心，待我來服侍你。」

她雖然說得這樣快樂，可是依舊很焦急地看着她母親。她母親坐了起來，面上很勇敢地露着笑容，其實她的身子却在那羊毛的肩巾下戰慄着呢。那肩巾當初一定是很值錢很美麗的。

「你是餓了，是不是？蓓荅，」她問。

「我確是餓了！我好久沒有吃了。」

「你剛才應該吃塊麵包呀。」

「吃過的，吃兩塊呢，可是依舊覺得餓。」蓓荅笑笑說。

那病人見女兒很焦急地望着她，便嘗了一口粥，說道：

「我實在不餓，寶寶。」

「你一定要努力多吃些，媽媽。第二口會比第一口好吃些，第三口還要好吃呢。」

但是那病人吃了第二口，就把匙放在盆子裏，說道：

「我實在不能吃了，蓓荅。」

「呀，媽媽！」

「不要着急，女兒，沒有事的。我不吃也能活，因為我一些工作也不做。稍休息一會，我的胃口就能恢復了。」

她說畢，就解下肩巾，躺在褥子上。因為太費力了，幾乎連氣都快要透不過來。但是一見蓓荅眼眶裏充滿了淚珠，不免又要設法鼓勵她：

「你的粥燒得很好，好好兒吃吧。現在一切辛苦的工作都由你做了，你必須多吃些。你身體好，才能服侍我呀。快些吃吧，寶寶。」

「曉得了，媽媽，我在吃呀。你看，我要把每一粒米都嚥下去呢。」

起先蓓荅實在有些不能下嚥，但是母親在旁邊和她講，她漸漸高興起來，不一會便把一碗粥吃完了。」

她沈思了一會，忽然望着她母親說道：

「媽媽，現在我們到巴黎了。巴黎有好醫生，請一個來開張藥方，你的病就能好了。」

「好醫生是要錢的。」

「請一次醫生的錢我們還有，」蓓苓說。

「拿什麼來給他呢？」那母親笑笑說。

「拿錢呀！你袋裏還有七個佛郎和一個奧國金幣，我還有十七個蘇。媽媽，快些看看你的外衣袋呢！」

那是一件黑外衣，和蓓苓的小襯衫一樣舊，一樣破了，摺好了放在褥子的一端。晚上天氣冷，就當被來蓋的。袋裏果真有七個佛郎和一個奧國金幣。

「一共值多少呀？」蓓苓問。

「我不很熟悉法國的錢幣，」她母親憂愁地說。

「我也不很熟悉，」蓓苓說。

但是她們數了一會，假定那與幣值兩佛郎，那末她們一共還有七佛郎和八十五生丁。

「你看，請了一個醫生還有餘呢，」蓓荅說。

「他不能用說話來醫好我的呀，蓓荅，開了方子要配藥，藥的價錢是非常貴的。」

「我有一個主意，媽媽，我一路同巴力加走的時候，我並不老是和他閒談，我心裏常常在想。我想到你——想到我們——一半時候在想你，苦惱的媽媽。我也想到我們的旅行，想到我們到了馬拉庫耳以後的情形。路上的人常常看了我們的車子笑，我們還能乘了到那地方去嗎？他們看見我們像吉卜賽人模樣，要看不起我們的。」

「你說得不錯，寶寶，就算祖父不是勢利的人，但是看見我們乘了這樣的一輛車子去，也要覺得難為情的。」

「所以我們必須另外想法，終要穿得整齊一些。現在我們已不需要這輛車子了，還是賣了罷。媽媽，你病着，不能替人家攝影，我是他們不要我攝的，就是要我攝，也沒有材料洗底片。你看這車子還有什麼用處？一定賣了罷！」

「賣得到多少錢呢？」

「還有別的東西呢。那鏡頭還沒有壞，褥子也很好呢。」

「什麼東西都賣掉嗎？」她母親憂愁地說。

「你覺得悲傷嗎？」

「我們在這輛車子裏住了一年多了。你的爸爸也曾住過。所以，蓓荅，一想到要同牠分離，我禁不住傷心起來了。」

她的聲音哽住了，眼眶裏充滿了眼淚。

「呀，媽媽，」蓓荅說，「我的主意錯了，原諒我罷。」

「不要說這種話，寶寶。你的主意很好，我們一定照了做去。」

接着是一陣慘苦的靜默。

「巴力加呢？」蓓荅說。

「你還想到他嗎？」

「我早已想好了，但是不忍說出來。我連正眼都不敢看他，恐怕他猜透我的意思，要賣掉他，不帶他到馬拉庫耳去。」

「便是到了馬拉庫耳，我們也不一定會有快樂的日子過。他們也許會不招留我們。不過，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了，他們畢竟不招留我們，我們只能死在路上。所以我們一定要設法，最好不讓他們把我們關在門外。」

「他們真會這樣嗎？媽媽。他們終該還記得爸爸罷？他做人多麼好。難道他死了人家還要恨他嗎？」

「我說的這番話是你爸爸當初常常說的，蓓荅。但是讓我們忘了罷。我們把車子和巴力加賣去了，就有錢來請醫生，如果他能在幾天裏恢復我的健康，那是

最好。我去替你買件新衣，我自己也買一件。到那時錢還足夠，那末乘火車到馬拉庫耳去；如果不夠，那末乘到那裏就那裏，餘下的路我們走好了。」

「巴力加是隻可愛的騾子。在稅卡那裏和我談話的孩子也這樣說的。他是在馬戲班裏的。他懂得騾子，因為巴力加好，所以他才和我扳談起來的。」

「我們不知道巴黎地方騾子的價錢怎樣，尤其是東方來的騾子。但是我們馬上會知道了。現在我們的主意既經決定，也就不必多講。免得大家心裏難過——並且我也乏力了。」

她確是乏力了，往往幾口氣才能說完一句話。

「你可以睡了，媽媽。」

「是的，我要睡了。」

「我要走開一會，讓你安靜些。再兩個鐘頭就要天亮了。待我洗了衣裳再睡。」

「不要太辛苦。」

「媽媽，我是不會辛苦的。」蓓荅笑笑說。

她和母親接了一個吻，把東西急急收拾好了，在架上拿了一塊肥皂，就走出去。那時火上的一罐水已沸了，原來她燒好了粥就放上去的。她把沸水倒些在鏊子裏，便努力洗衣。

衣服並不多，所以蓓荅不用多少時候就已洗好。自車子的一角張一根繩到籬上，把衣服晒在上面。

巴力加，就拴在近旁，常常回過頭來向她望。看見她工作完畢了，就伸直了頭頸，叫了五六聲。

「你以為我忘掉你了，」蓓荅說。

她就跑過去，把他拴在一個新的地方。看見旁邊有一隻桶，就洗清楚了，舀一桶井水給他喝。因為巴力加的脾氣很古怪：草無論什麼種類都要吃，水可是一

定要喝清潔的桶裏的清水。

她工作完了，並不就離開巴力加。先愛撫了他一番，又輕輕地和他談話，好像乳母對於嬰兒一般。巴力加也停止吃草，抬起頭來，放在她肩上。時時扇動耳朵，表示滿意。

那大門一到晚上便關起來了，這荒落的客店和附近的街道上都很寂靜。但是遠處却有熱鬧的聲音傳來，又強烈，又神祕，有如海潮一般。這是巴黎的聲音，狂熱的生活，便在深夜裏，依舊是繼續着。

在這樣寂寞的環境裏，蓓荅開始認識自己的慘苦了。她把頭倚在巴力加的身上，眼眶裏忍了一天的眼淚，禁不住湧了出來。同時巴力加却在舐她的手。

第三章 母親的病

當夜，蓓苓就睡在她母親的旁邊。她的枕頭就是那舊肩巾，她的睡衣也就是那一天到晚穿着的襯衫。她睡得不很熟，屢次給她母親的咳嗽聲音驚醒；每次醒來，便跑出去替她母親舀一碗井水。後來天亮了，巴黎地方，清晨時候的天氣，異常的尖冷，她們倆都抖起來了。蓓苓便拿她的枕頭——這是她們僅有的暖的東西了——蓋在她母親的身上。

蓓苓雖然急着要替她母親請醫生，但是必須要等沙爾德起來了再動身。除了他，她還能和誰商量呢？

當然，他認識一個醫生，並且還是一個有名的！那醫生是乘馬車的，並不像不值錢的醫生那麼步行的。那醫生名叫辰得利，住在利卑勒街——教堂附近。只

要沿了鐵道走去，走到車站那裏，就到了。

蓓芬恐怕她們的錢不夠請一位乘車子的醫生。所以關於這位有名的醫生，她向沙爾德問了許多的問題，可是不敢把真正的意思說出來。後來，他居然明白了她的意思，便說道：

「你能夠付多少錢呢？唔，那是另一問題。總之，至少要兩個佛郎。你如果要他一定到，那末最好先把錢給他。」

依了沙爾德的指示，蓓芬很容易地找到了那醫生的寓所。可是他還沒起身。她在馬房門口的界石上坐着等。她看見裏面正有一個人在把馬駕到車上去，她想醫生出來的時候，她一定能夠和他見面。只要交給他兩個佛郎，就能請他去了。並且沙爾德說過的，請他到基羅客店去看病，那醫生是不會推却的。

時間過得很慢。蓓芬非常焦急，因為耽擱得太久，母親便要煩惱了。蓓芬也會見過一個醫生到她們的車子裏——當時她父親有病，在高山的頂上。那醫生一

些也不像醫生，簡直是個理髮匠。但是巴黎的醫生當然完全不同了——一定要聰明得多，尤其是成了名的。

後來，馬房的門開了，一隻瘦小的馬拖出一輛漆着黃色和褐色的舊式馬車，去停在門前。不一會，醫生便出來，是一個大胖子，紅紅的面孔，長滿了鬚鬚，很像一個老鄉紳。

他還不曾爬進車子去，蓓荅已趕到他身旁，把來意說明。

「基羅客店！」他說，「發生過格鬪嗎？」

「不是的，先生，我母親有病，病得很重。」

「你的母親做什麼的？」

「我們是拍照的，先生。」

那醫生爬進馬車去了。

蓓荅馬上獻出兩個佛郎來。

「我們能夠付診費的，」她說。

「那末三個佛郎罷，」那醫生回答。

她就再加一個佛郎，他接了過去，塞在背心袋裏。

「一刻鐘內我就來看你的母親。」

蓓荅便帶了好消息，一路跑回家去。

「他就來醫好你了，媽媽。他真是一個醫生！」

她替她母親洗了臉，梳了頭髮，再把車子裏的東西理得整齊些。但是一經她整理之後，那車子裏便像一無所有，越顯得她們的貧困了。

她們等得並不長久，就聽見那醫生的車子在來了，蓓荅便奔出去接他。他正想走到那邊的屋子裏去，但是蓓荅攔住他道：

「我們住在車子裏，先生。」

這醫生對於她們的貧困並不關心。貧困的病人他看見得多了。但是他一看見

那病婦人躺在褥子上，蓓芬便見他臉上露出不愉快的神氣。

「待我看看你的舌頭。待我按按你的脈。」他鹵莽地說。

出了四五十佛郎請一個醫生的人家，決計想不到醫生的診視貧人是會這般潦草的，不上一分鐘，就完事了。

「她一定要到醫院裏去，」他說。

蓓芬和她的母親互相擁抱着，又是恐懼，又是憂愁。

「噲，小姑娘，你走開些，待我對你母親說幾句話，」那醫生對蓓芬要求。

蓓芬躊躇了一會，但是終給她母親推走了。

「我一定要死了嗎？」那少婦輕輕地說。

「誰說要死了？不過你必須好好的調養，那就是了。」

「我能夠把女兒帶在身邊嗎？」

「星期四和星期日她可以來看你。」

「呀，我們不能分離。讓她獨自在巴黎，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並且我也少不了她。如果我一定要死，也讓我握着她的手死！」

「總之，你不能再住在這輛車子裏。晚上的天氣，對你很不相宜。你一定要有一個房間住。你出得起房錢嗎？」

「日子不久，我們還能夠。」

「沙爾德有房子在召租，他不會多要你錢。但是單只一間房子還沒用呢，」那醫生接着說，「你還得服藥，服補品，要有人留心看護，所以最好還是住到醫院裏去。」

「先生，這事情辦不到。我不能和我的女兒分離。」

「那就隨你便吧。橫豎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告訴過你，我的責任便完了。」他喊舊答。

從袋裏摸出一本小簿子，在白紙上寫了幾行。

「拿到藥房裏去，就在教堂近邊的那一家。記清楚，不要走到別家去。第一包一次吃。第二包每個鐘頭吃一次，每次一茶匙。再給些滋養的東西給你的母親吃。她一定要吃東西。鷄卵是很好的。明天晚上我再來看她。」

舊苓和醫生出了車子，很想和他講幾句話。

「我媽媽病得很重嗎？」

「你終要設法勸她進醫院去。」

「你能夠醫好她嗎？」

「我但願是能夠的，不過她住在這裏，却要棘手得多。她不肯進醫院，真蠢極了。她捨不得離開你。你不會失落的了，是不是？你很像是一位伶俐的小姐了。」

他已經走到了馬車旁邊。舊苓還想同他講幾句話，但是他跳進車子去了。她回到母親身邊。

「醫生說些什麼話？蓓荅。」

「他說他能夠醫好你。」

「去罷，寶寶。配了藥再買兩個雞卵來。把所有的錢一齊帶了去。」

但是所有的錢已是不夠了。那藥劑師接了藥方，對蓓荅看看。

「你付得出這些錢嗎？」他問。

她伸開了手，把所有的錢給他看。

「要七佛郎五十生丁呢，」那藥劑師說。

她把錢數了一遍，將那個奧國金幣算作了兩個佛郎，也只有六佛郎八十五生丁，還短少十三蘇。

「奧國金幣嗎？」

「我們不要。」

「連這個奧國金幣在內，我只有六佛郎八十五生丁」，她說，「你們要這個

叫她怎麼辦呢？她伸開了手立在櫃臺前面，又是驚慌，又是失望。

「如果你們要這個金幣，」她說，「那末還有十三蘇我停一會找來好了。」

「不可以的。不過我有一個辦法，」那藥劑師說得和氣些了。「那些補品用不到急在一時，你停一會再來買好了。我換一些藥給你，只要三佛郎五十生丁。」

她把餘下的錢，買了幾個雞蛋，一捲麵包。她想這些東西一定配她母親胃口的，便急急奔回客店去。

「這些雞卵很清鮮，」她說，「你看，這麵包又多麼好看！現在你可以吃些了，媽媽，要不要？」

「要吃的，寶寶。」

她們倆都充滿了希望。蓓荅很信任那醫生。他說能夠醫好她母親，那是一定能夠的。你有說話問醫生，他一定老老實實地答覆你，他說做得到，就一定做得

到的！

希望對於胃口很有幫助。蓓芬的母親，居然吃了一個雞蛋和半捲麵包。

「媽媽，你好些了！」

「是的，女兒，我好些了。」

無論如何，她終是安靜些了。蓓芬便趁這個機會，去和沙爾德商量出賣巴力

加和車子。

賣掉車子是極容易的。沙爾德自己就要買。他是各色東西都要買的：家具、衣服、工具、樂器、以及一切不論新舊的東西。但是要賣巴力加，事情便不相同了。沙爾德不販牲畜，除了小狗之外。所以他說，最好還是等到下星期三，那是市場上販馬的日期。要賣騾子，除了販馬市場，還有更好的處所嗎？

下星期三似乎還遠得很呢，因為蓓芬十分信任那醫生，她想她母親馬上會好起來，就要離開巴黎了。除了買幾件衣服外，她們在巴黎沒有別的事情，何必等

到星期三呢？不過她又想到如果那輛車子沙爾德肯出好價錢，那末巴力加就不用賣了。讓他住在基羅客店裏，等她們到了馬拉庫耳，再派人來接他。如果她不必把騾子賣掉，她真是何等得意呀！並且到那時，有精美的屋子住，有廣大的牧場食息，在巴力加也何等的快樂呀！

但是她的好夢馬上給打得粉碎了。她滿想得到一大筆錢，可是沙爾德却只答應十五佛郎，連一切雜物都在裏面。

「十五佛郎！」

「是的，出得多了。我要這輛車子有什麼用處？」

他在車子各部敲了一回，看看車輪，看看車軸，看看車身。老是聳着肩，露着一面孔藐視的神氣。

談了好久，沙爾德才算加了兩個半佛郎，不過他答應舊茶，他並不就將那車子拆掉。日間她們仍可住在裏面，等她們走了再拆。

接着，蓓荅就跟了沙爾德去看那間召租的房子。那時她才認識那車子的有用。沙爾德雖然講得天花亂墜，說陳設得怎樣好，怎樣好，但是在蓓荅看來，那屋子是簡陋氣悶已極，她決不願把母親搬進這樣的場所，若不是醫生吩咐過的。

老實說一句，這屋子勝過那車子的地方，只是一個屋頂和幾堵堅硬的牆壁。四周圍全是一堆一堆的廢物，都是沙爾德收集來的商品——舊鐵、碎玻璃、破骨頭。便是屋內也堆滿了舊紙、破布、繩索、麵包皮、破鞋子、舊衣裳。那一股窒息而霉腐的氣味，不住地沖進鼻子裏。蓓荅正在猶疑，母親住到那屋子裏，不會給那股氣味毒死嗎？但是沙爾德催促她了，叫她快些決定主意：

「怎麼樣？破布商快要來了，我要去陪他看貨色了。」

「那醫生看過這些房間嗎？」她問。

「當然看過的。他診治侯爵夫人，來過好幾次了。」

這幾句話把蓓芬的主意打定了：「那醫生既然到過這些屋子裏，他吩咐我們借一間，當然是可以借的。况且一間裏有侯爵夫人住着，我們爲何不能住在別一間裏呢？」

「這間房子每天八蘇」，沙爾德說，「再加上驢子每天三蘇，車子每天六蘇。」

「車子你買去了，是你的了！」

「是的，但是你們使用着的時候，你們仍要出錢。」

蓓芬心下明白，人家看她們孤苦無依，要佔她們便宜，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她們的長途旅行裏，早已一再受過人家的剝奪。她真沒有一句話可說。

第四章·巴力加易主

蓓荅打掃那房間，足足費了半天工夫。她把地板、天花板、牆壁、門窗都洗過擦過——這些東西，自從大家湊到一處之後，幾曾受過人家這樣的注意呢？

她一再奔波於井和房間之間，她注意到那客店裏面除了雜草之外還長着別的東西。風和鳥把鄰近花園裏的種子帶到曠地上；過路的人們把果核擲進籬笆來，有的已獲得了生命，開着極好的花。情形雖然和有人管理着的花園大不相同，但是花終究是芬芳可愛的。

蓓荅決意採一束來放在房間裏。花的色彩，她想，可以打破那暗淡的氣象，花的香味也可以趕掉霉腐的氣味。紅和紫的紫羅蘭花，粉紅色的玫瑰花，供在一處，多麼可愛。並且，巴力加既然可以自由的吃，這些花顯然是沒有一定的主人

的。不過她還不敢貿然去採，一定先要去告訴沙爾德一聲。

「你要採去賣嗎？」沙爾德問。

「不是的，我採去放在媽媽的房間裏。」

「如果這樣，你儘管採好了。要多少就採多少。如果採去賣，那末我想我自己也會賣的。現在既然採作自己用。那末去採吧。」

蓓荅從那一大堆破碎的玻璃器和磁器之中，揀選了一只勉強可用的花瓶，便去採一束花來插在裏面。果然那房間裏顯得明麗了，那一股窒息的氣味也給花香趕走了。

當她工作的時候，還認識了幾個鄰居。有一個老婦人，頭上戴着一頂古怪的帽子，上面有紅白藍的飄帶——法國國旗的顏色！還有一個老人，背脊很彎曲，披着一個皮飯單，大得幾乎可以從頭到腳把他裹在裏面。那老人說，那老婦人是沿街賣唱的。她便是所謂侯爵夫人！沙爾德對於這個房客很是得意。她每天挾了

一頂紅色的大傘出客店去，張了傘在街頭橋上唱歌。

至於那披皮飯單的老人，據侯爵夫人說，是從早到晚做工，從不講一句話的。他的綽號叫老鯉魚。他的工夫完全用在拆破鞋子上。他的嘴巴雖然不發出聲音，他的鐵鏈可鬧得會震聾人家的耳朵！

黃昏時候，母女倆便遷進去了，母親看見了瓶裏的花，很是快活。

「你待我真好，寶寶！」她說。

「但是，媽媽，我只是爲自己打算呀。我看見你快活，我自己也快活了。」

那病婦人又過了痛苦的一夜。因爲有寒熱，所以不能安睡。明天早上醫生來診治的時候，看她的病勢越發沈重了。他又開了一張藥方，蓓苓只得又趕到藥房裏去。這一次他們說要五佛郎。蓓苓一句話也不說，很勇敢地把錢數了出來。不過她心裏是異樣地着急。這樣的用下去，她們支持不到下星期三把巴力加賣掉呢。如果下次那醫生又開一張藥方，又是五個佛郎，或竟不止五個佛郎，什麼地

方來的錢呢？

當她和父親母親流浪於高山頂上時，她早已認識了飢餓是怎麼一回事。她們離開了希臘到巴黎來，一路上也斷過了好幾次糧。但是在高山上，她們常能找到些果子、蔬菜，甚至禽鳥，來供給她們精美的午膳或晚膳。在路上，又多的是和善的農夫，常常叫她們拍了照，給她們些錢。如今到了巴黎，那裏還有她們窮得買不起麵包的人生活的機會呢？她知道，她們僅有的幾個錢維持不了多少日子。最壞的事情已站在她面前，要她去獨自對付了。她的母親病得太重，不但不能幫助她，反而要她保護呢——但是她終究還是個小孩子，不能十二分地認識未來的慘酷。

星期二早上，那醫生很迅速地診察了一下，便決定要換一張藥方。他正要動筆寫的時候，蒼岑可不得不攔阻他了。

「先生」，她說，「你能夠把最重要的先寫下來；其餘的隔一天再寫吧？」

「你是什麼意思？」

蓓荅戰慄了，但是依舊說道：

「因為我們今天錢不多了——可是隔一天我們就會有的。」

那醫生看看蓓荅，又向四面看看，似乎他初次認識了她們的貧困，便把小簾子放進袋裏。

「好的，」他說，「等到明天再換好了。昨天的方子還可用一天。這事情是不用急的。」

他的說話使蓓荅感動了。既然說是不用急的，那末她的媽媽並不病得像她想像的那麼厲害。她的希望復活了。

星期三是她等待着的一天。但是她越希望牠到來，同時也越怕牠的到來——因為那是捨掉巴力加的一天。無論何時，她一從母親身旁起來之後，就跑去和那老朋友談話。巴力加也從沒有這樣的快活。他食料非常豐富，事情可一些也不用

做。他一見蓓芬在走來，便高聲狂叫，叫得連窗櫺都震動。蓓芬拍拍他的背脊，他才安靜下來，伸直了頭頸，把頭擱在她的肩上。他們倆親熱了好久，蓓芬輕輕地撫摩他，他也不住地聳耳朵，霎眼睛。

「如果你知道了，」蓓芬想。

但是他不知道，他沒有先見之明。他依舊很安靜，很高興，——宛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騾子。並且他還同沙爾德做了一個朋友。那主人很看得起他，所以應蓓芬和她一同到販馬的市場上去。這一點使蓓芬很歡喜，因為她認不得路，就是到了那裏，也不曉得怎樣才能把巴力加賣得最好的價錢。並且她又聽說巴黎的剪給賊很多，如果將心愛的騾子賣得的錢，給人家摸了去，豈不要急死人了？

一到星期三早上，她就忙着洗刷巴力加。同時她不住地吻他，撫摩他。她是何等的傷心呀！她從此永遠不能看見他了！她的老友要變做生客了——她實在不忍想了。她一想到沿路看見的那些辛苦的騾子，生恐巴力加也落到殘暴的主人手

裏，不禁又打了一個冷戰。固然，巴力加自從受她們蒙養之後，過的也是辛苦的日子。他也曾挨過冷，熬過熱，也曾受過風霜雨雪的侵襲。但是至少他不會挨過打。她們像朋友一般地待他，當他是休戚相關的一家人。

巴力加看見蓓芬單替他裝上絡頭，不把他縛到車上去，不免有些奇怪。後來沙爾德因爲不願步行到市場上，所以墊了一把椅子，騎到他背上去，使他越發奇怪了。但是蓓芬捧着他的頭，在和和氣氣地同他說話，所以他並不反抗，讓沙爾德安安穩穩地騎在他背上。

他們一同向市場出發了，巴力加很莊嚴地走着，蓓芬在前開道。經過了許多車馬行人不很擁擠的街道，來到一頂極闊的橋上。

那地方街車和貨車非常擁擠。蓓芬便加倍用心地開闢出一條路來。她不會注意經過的許多路牌，也不會聽到行人們對於沙爾德和巴力加的批評。沙爾德是從來不關心人家的意見的，無論人家怎樣地諷刺他，他只是滿面笑容，神色自若，

所以他們所過之處，一路上笑聲不絕。

後來他們到了一座柵門前面。過了柵門，便是一片曠地，分成許多廐舍，裏面什麼地方的馬都有。沙爾德下了騾子，蓓荅便想牽了巴力加進門去，但是他一步也不肯走。難道他知道這是販賣騾馬的市場嗎？他恐懼了嗎？無論蓓荅怎樣和氣地勸導他，怎樣強烈的請求他，他只是不肯進門去。沙爾德想，在後面推，也許有些用處。但是，巴力加不知推他是誰，踢了一腳，反而拉了蓓荅退下去了。

此時已有許多好事的人，在他們四周，圍成一個圈子。各人貢獻出自己的意見，教蓓荅怎樣把那騾子拖進門去。

「這樣的一隻騾子！做主人的倒是省事的！」一個聲音說。

這兩句是危險的說話，也許要把今天的交易破壞了，沙爾德急急辯護道：

「他是隻聰明的騾子。他知道我們要賣掉他了，所以這樣倔強，表示他不願

意離開主人。」

「真的嗎？沙爾德。」一個聲音說。

「呀！哈！這裏有人認識我嗎？」

「難道你認不得老朋友盧桂莉了？」

「怎麼不認得！」

「這隻騾子是你的？」

「不是，這位小姑娘的。」

「你認識她嗎？」

「當然認識的。你要騾子嗎？我就介紹給你。」

「唔，要是要的，不過這一隻我不要。」

「待我們到別地方去講罷。給馬販子賺佣金去，沒有意思。」

「你看，他這樣的不聽主人吩咐，不要講了。」

「對你說過了，這是一隻聰明的騾子。」

「我不是買他來做把戲的，要會做工才有用。」

「他的工作才努力呢。他從希臘一直到這裏，沒有休息過。」

「從希臘？」

沙爾德推推蓓芬，叫她牽了騾子走。在巴力加方面，因為不要他進柵門去，也就服服貼貼地跟着走了。

那買主是誰呢？從她那光潔的臉頰和走路的姿勢看來，她是一個女子。但是她的服飾——一件工衣，一條長袴，一只皮帽子，像汽車夫戴的，此外，還有一根煙管！這些東西似乎不像是女人的。不過蓓芬看她的態度很和氣。

他們折入了一條小街，盧桂莉和沙爾德停在一家咖啡店門前，揀了一隻桌子坐下。蓓芬和巴力加在街上等着。

「我想買一隻騾子，替我拖了車子，出去收買兔皮。」

「對你說過了，他是從希臘拖了車子來的。」

「那是很好呀。」

他們便一同立起來看看巴力加。看過了，盧桂莉便問蓓荅要賣多少錢。講到價錢，蓓荅和沙爾德早已商議定當了，是一百佛郎。所以她就說了出來。

但是盧桂莉不願聽這個價錢。說道：「沒有担保，一百佛郎買隻騾子嗎？真笑話了！」

接着，可憐的巴力加便受到許多不堪的批評，所有他的弱點，都不知給放大了多少倍！

「二十佛郎。出足價錢了，並且——」

「很好，」沙爾德爭論了好久，忿忿地說，「你只肯出這個價錢，我還是牽他到市上去！」

「聽到二十佛郎，蓓荅是急死了。二十佛郎能作什麼用呢？便是一百佛郎也

怕救不了她們的急呢！

「好的，看他這一回肯不肯走進門去，」盧桂莉說。

巴力加跟了女主人一直走到柵門那裏，又不肯走了。蓓苓一定要他進去，他就當街躺了下來。

「巴力加，起來罷！——巴力加！」蓓苓着急得眼淚快要吊下來。但是他裝起假死來了。

此時又已有一圈人圍着，有的笑，有的貢獻意見。

「用火燒他的尾巴」，一個說。

「那是加不起價錢來的」，又一個說。

「打他！」

沙爾德是暴躁如雷，蓓苓是垂頭喪氣。

「你看，他不肯進去呀」，盧桂莉說，「看他是一隻好畜牲，我願意出三十

佛郎。不過，趕快些，否則我要買別人的了。」

沙爾德向蓓荅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說可以賣的了。但是蓓荅失望之餘，竟不知怎麼說才好。正在那個當兒，一個警察來了。

「快走呀」，他吆喝道，「你們不能老是站在這兒呀！」

他們不能進門去，因為巴力加連一寸也不肯走，所以只好走別的路去。巴力加看見他們不要他進市場去了，就跟了他們走，搖搖耳朵，表示滿意。

無可如何，蓓荅只得把巴力加賤賣掉了。

「收了錢吧」，盧桂莉把三十佛郎交給蓓荅，說道，「不過你必須把他牽到我家裏。我才認識他，也許他不肯跟我走。橫豎沒有多少路。」

可是沙爾德不願意，他認為路太遠了。

「你送他去吧，」他對蓓荅說，「不要傷心。巴力加在這位太太手裏，不會怎樣吃虧。她是一位好太太。」

「我不認得回去呀」，蓓苓說，她這時候已經知道巴黎的偉大了。

「沿了礮壘走好了，很容易走的。」

盧桂莉的住所離市場並不遠，轉了一個灣，不久便到了。那地方也是一大堆草屋，和基羅客店差不多。蓓苓把巴力加拴在一間侷促的馬房裏，向他哭了一陣，吻了一陣。

「他不會吃苦的，你放心好了，」盧桂莉說。

「不過，我們一向是何等的親熱呀！」蓓苓很傷心地說。

第五章 孤苦伶仃

本來預備一百佛郎的，如今只有三十佛郎，叫她們怎麼辦呢？

蓓荅沿了礮壘一路回去的時候，心裏只是想着這個問題。她把錢交給了母親，對於以後的事情，她毫無主意了。

還是她母親有主意。

「我們一定要離開巴黎了」，她說，「我們一定馬上到馬拉庫耳去。」

「但是，媽媽，你好了嗎？」

「我一定好了。我們就攔得太久了。如果住在這兒，我想我是不會再好的了。我們越住得長久，我們的錢就越少。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了，賣巴力加所得的幾個錢，也沒有多少時候可用。我很悲傷，我們只能這樣貧苦地到馬拉庫耳」

去了。但是，他們也許反而會可憐我們。無論如何，我們一定去，我們一定就去。」

「今天嗎？」

「今天也太晚了。半夜裏下車，到什麼地方去呢？但是我們可以明天早上動身。你先去看看車票的價錢和開車的時間。我們下車的那個站叫匹岐格尼，是在北行鐵路上的。」

蓓荅聽了母親的話，一時摸不着頭腦，便去和沙爾德商量。他說，舊報紙上也有行車時刻表，只要翻出來看看好了，便當得多，不必親自上火車站去。

蓓荅翻出一堆舊報紙來，不一會便檢到一張時刻表。她看見匹岐格尼去有兩班早車——一班六點鐘，一班十點鐘。三等車的價錢是九佛郎二十五生丁。

「我們趁十點鐘一班吧」，蓓荅的母親決定，「我們必須叫輛馬車到車站去。我沒有力，不能走路。」

但是明天早上，她想勉強走到馬車裏去，也竟不能夠。她實在虛弱極了，若不是霍荅扶着她，也許當場就會暈過去。

「她一定要躺着才好」，那侯爵夫人說，「不要怕，小妹妹，沒有事的。去叫老鯉魚來，我們一同扶她進房間去。不過你們今天不要想走了。」

那病人一到床上，呼吸便恢復常態，不一會又能坐起來了。

「你一定要躺在床上」，那侯爵夫人用命令的口吻說，「你們明天走罷。現在你可喝一杯肉湯。待我向老鯉魚拿去。他手頭常有些肉湯的——這是他的習慣了。」

不一會，侯爵夫人便到鄰居的房間裏去。

「你肯給那病人喝一杯肉湯嗎？」她問。

老鯉魚狂笑了一陣，便揭起鍋蓋：鍋裏的肉湯正沸着，房間裏充滿了牛肉湯的香味。他很得意的舀了一杯起來。

「味道真好」，侯爵夫人說，「如果一杯肉湯能夠救活一個窮苦的婦人，那末這一杯當然也能夠的。」

她急急回到那房間裏去，很當心地不會把名貴的肉湯潑翻一滴。

「現在你喝吧，親愛的夫人」，她說，「不要動，慢慢地喝。」

但是那病人不能下嚥。

侯爵夫人便硬叫蓓荅喝了，免得糟塌好東西。

「你也得養些力，小妹妹」，她說。

醫生來了，又開了一張方子，但是他臨走的時候對侯爵夫人說，他對於這個病人是沒有辦法了。

「她又是病，又是貧，又是愁，只是時間問題了。」

此時，單只蓓荅心裏還確實有些希望。當然，她的母親是會好起來的！她所執心的只是錢。從盧桂莉那裏收來的三十佛郎應該怎樣分配呢？雖然她們用得非

常節省，可是她知道，錢是消失得極快的。最後一個蘇用掉了，她們將到什麼地方去呢？還能到馬拉庫耳嗎？

一個晚上，她正坐在她母親旁邊，想着她們的問題，覺得母親把她的手握得格外緊了。

「你有什麼話對我講嗎？媽媽！」她說。

「是的，蓓荅，是對你說幾句最後的話的時間了。」

「呀，媽媽！」

「不要打斷我的話頭，寶寶，仔細聽。我不是嚇你，我不能不對你老實說了。我知道，你是要悲傷的，但是你終要勇敢些，勇敢些。幾個鐘頭裏面，你就沒有母親了。」

她停頓了幾分鐘。

「我去了之後，你有許多事情要做。我袋裏有一張證書，包在網巾裏面。你

放在身邊，有人問起你的身世，就拿出來給他們看。這是我們的結婚證書。我的名字，你爸爸的名字，都在上面。給人家看了，一定要收回來，有了這張證書，才能證明你的身世。當當心地保存着。記得牢些，上面寫的是些什麼話，那末就算遺失了，你還能背出來。聽見嗎？寶寶！」

「聽見的，媽媽，我聽見的。」

「不要失掉你的勇氣。我一死之後，你趕快離開巴黎，到馬拉庫耳去。如果有錢，乘火車；沒有，只好走。寧願躺在路旁的溝裏，不要流落在巴黎。你答應

我，一定照我的話做，蓓蓓！」

「我一定照你的話做。」

「你肯聽話，我心滿意足了。」

那母親靜默了幾分鐘，又接下去說：

「你到了馬拉庫耳，起先不必存什麼奢望。你要記好，你沒有權利向他們討

什麼恩惠。你必須使他們歡喜你。你是一個好孩子，終能使他們歡喜你。他們歡喜了你，你的苦日子便過完了。」

那病人的臉上浮起了一陣歡喜的神色。

「我知道你將來終有好日子過，我死了也能瞑目了！」

她說這一番話，很像是在禱告。蒼苔越聽越湊近她。後來看見她睡着一動也不動了，就跑出去，倒在草地上，嚶嚶啜泣。她小小的心靈給悲傷壓碎了。

第六章 路上

牧師說了最後的一句禱告，蓓荅呆地和侯爵夫人一同立在墓地上。最後，那老夫人在她肩頭上輕輕地一拍：

「我們要走了。」

「呀！太太。」

「走吧；小妹妹，走吧，」侯爵夫人堅決地說了幾遍，帶着蓓荅走了。

她們一聲不響地走了幾分鐘，蓓荅心裏模模糊糊，幾乎不知道自己所遇到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依舊一心想着她母親。她們走到了一條冷落的小道上，碰見了沙爾德和老鯉魚。她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看見別人都有些模糊和異樣。她幾乎不會留心到侯爵夫人的帽子上換了黑飄帶了。沙爾德戴着高高的帽子，打扮

得像紳士一般。那老鯉魚的皮飯單也已換了褐色的晨服。這是侯爵夫人竭力主張的，那天他們一定要穿上最好的衣服。

「我要對你說，小姑娘，」沙爾德認爲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應該第一個開口：「我要對你說，你從此住在我店裏，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一個錢也不要你。」

「如果你能夠同我出去賣唱，你能夠有好日子過，」侯爵夫人說，「這是一種很好玩的職業。」

老鯉魚一句話也不說，不過從他的笑容裏表示出來：「如果你有時需要一杯牛肉湯，那末我有。並且，是很好的。」

這些貢獻，把舊蒼的眼淚勾出來了。

「你們待我多麼好呀！」她喃喃地說。

「我們做得到的，終要盡力的做，」沙爾德說。

「像你這樣可愛的小姑娘，我們不忍她流落在街上，」侯爵夫人說。

「我不能住在巴黎，」蓓荅說，「我答應我母親了，她一死，我就到親戚家去。」

「你有親戚？」沙爾德詫異地說，他看看旁人，露出鄙夷的神氣，好像在說，「患難不能相救，這是什麼親戚！」

「他們在那兒？」他問。

「在亞眠附近。」

「你怎樣到亞眠去？你有錢嗎？」

「乘車不夠了，我想走去。」

「認識路嗎？」

「我袋裏有一張地圖。」

「到巴黎郊外的路，地圖上有嗎？」

「沒有的，請你們告訴我——」

於是大家殷勤地把不同的路徑告訴她。沙爾德插嘴道：

「如果你要迷路，就聽他們的話。否則，還是聽我說。先趁郊外電車到拉察拍，就容易找到亞眠的大道，一直走去好了。車費只要六蘇。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馬上動身，」蓓荅說，「我答應母親馬上動身的。」

「你一定要照母親的話做，」侯爵夫人說，「還是馬上動身罷。不過讓我先吻吻你，你真是一位好姑娘。」

那兩個老人也同她握握手。

蓓荅為感謝他們的好意起見，不住地向他們點頭揚手，當她匆匆上路的時候。

她在郊外電車上找到了一個座位，就攤開地圖來研究。自從踏進法國邊境

以來，這張地圖，她不知參考過多少次了。她們從意大利到巴黎，全靠這張圖。如今要找出到亞眠去的路徑，是很容易的。她只要沿了卡雷大道，跟了郵車的轍跡走好了。她的指頭沿了黑綫畫去，到了亞眠，折入部羅涅大道。她也知道地圖上的路程，她想，她一共要走一百五十公里。假定每天走三十公里，那末走畢全程，前後要跨着六天。

走路是舊走慣了的。她已經在巴力加旁邊不知走過多少路。不過她曉得，每天三十公里，連走六天，情形要兩樣些。一路走去，一定要走得腳跟痛，膝骨硬的。並且還不知天氣怎樣？能夠一直天晴嗎？天晴她能夠走，下了雨怎樣呢？如果夏夜和暖，那末睡在露天，還沒有什麼妨礙；如果有濃霧重露，她是會着冷的。她和沙爾德等說再會的時候，還有五佛郎三十五生丁，電車票用去六蘇，還贖五佛郎一蘇。她走的時候，常聽得那兩個錢幣在袋裏響。她旅途上的費用，只有這些了。不過她想，便是路上耽擱幾天，還可餘下一些，到了馬拉庫耳後，再

維持幾天的生活。以後怎樣呢？她忽然想起母親的話來了：終要勇敢些，不要空着急。無可如何，只好等困難問題攤在眼前的時候，再行設法應付。

車子到了拉察拍，她急急下車，取道前進。路是非常好走，離日落還有兩個鐘頭，她預備走出了市街，在田野裏找一個憩宿的所在。

但是兩旁的住宅廠屋，只是接連着，一眼望去，全是屋頂和煙突。一陣陣黑煙從煙突裏冒出來。震耳的聲音——尖銳的汽笛，軋軋的引擎——不絕地從工廠裏送出來。路上鋪着一層厚厚的灰塵。老虎車、馬車、貨車的行列，無始無終地繼續着。

巴黎走得完嗎；蒼蒼不怕寂寞的鄉間，不怕冷靜的夏夜，她却只怕巴黎。

屋角上一塊藍色的路牌，告訴她已經走到聖得尼鎮了。過了聖得尼，那一定是鄉間了。她想買一塊麵包當夜飯吃，便在一家麵包舖前立定。

「買一磅麵包。」

「你有錢嗎？」那帳檯上的主婦看她衣衫襤褸，不信任她。

舊芥便把那個五佛郎的金幣放到帳檯上。

「五佛郎，請找給我。」

可是那店主婦並不就替她切麵包，先拿起金幣仔細看了一回，又擲在檯上聽聽聲音，說道：

「這是什麼？」

「五佛郎，」舊芥說。

「誰叫你來混騙我的？」

「沒有。我請你賣一磅麵包給我當夜飯吃。」

「很好，你買不到麵包了，還是跑罷，省得我捉住你。」

舊芥完全摸不着頭腦。

「捉住我？爲什麼？」

「因為你是小賊。」

「呀！太太！」

「想在我手裏用假佛郎！等一會，待我去喊警察來。」

蓓芬明知自己不是賊，但是也不知道那金幣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並且她是一個漂泊無依的孤女——沒有家庭，也沒有親族。警察來了，怎樣分辯呢？被捕之後，還能自行辯護嗎？他們將怎樣對付她呢？

這些問題，同時在她的心頭湧起了。不過她在逃走之前，還捨不得那個金幣。

「你不肯賣麵包，錢終要還我的，」她伸出了手說。

「你還想去混騙別人嗎？我不還你。你一定要，待我去喊警察來，看他怎樣說。快些滾罷，你這小騙子！」

那女人的聲音，街上也聽得見，所以有三四個過路的人停了脚步，紛紛談論

起來了。

「什麼事？」

「這小傢伙想用假佛郎。」

「看她的樣子是像一個小賊。」

「要警察，警察偏不來。」

蓓荅嚇胡塗了，不知怎樣才能出麵包鋪。那主婦雖然放她走，但是門口充滿了嘲笑辱罵的聲音。她不敢跑，也不敢回頭看看，有沒有人在追她。

過了幾分鐘——在她已像是好幾個鐘頭了——她發覺已到了鄉間，才敢自由呼吸。至少她不會被捕，這是足以自慰的，雖然麵包和金幣都不會到手。但是過了幾分鐘快樂的光陰，她的心頭又給恐怖佔據住了。

她的食物從什麼地方來呢？今天晚上，明天，怎麼辦呢？沒有東西吃，怎麼能走遠路呢？單只一個蘇，一磅麵包也不能買了！

在最後的日光之下，她看看道旁的農田，見穀物非常豐盛——小麥、甜菜、葱、卷心菜、三葉草。

多但這些東西都是不燒不能吃的。並且，便是田裏充滿着黃熟的瓜菓，不伸手出去向人家討是不能拿的。她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孩子，但是她並不是乞丐，也不是小賊。

她但願遇到一個人，肯告訴她，在這個世界上，一個舉目無親的女孩子，怎樣才能生活。但是無論如何，她終得向前走——雖然將來到了馬拉庫耳，人家不肯收容她，還是一個問題。她答應過母親了，她不能失信；她只能鼓起勇氣前進。

天宇澄清的黃昏，在一般人是認為非常可愛的：辛苦了一天的農夫們，坐在門前，滿臉堆着笑容；工人們也欣欣然的趕回家去吃夜飯；便是馬，也都準備着去吃滿桶的草料了。

但是舊茶呢？她沒有地方住，沒有東西吃，只有愁苦的分兒。

第七章 艱苦的旅程

蓓荅想繼續向前走，雖然她已經覺得疲乏和腿酸了。她知道，多走一段路，她也能在路旁的溝裏睡覺。但是最好趁天還沒有黑的時候，先找尋一個歇息的地方。

她走了不遠，便發現一處合於理想的安身之所。一個農夫和他的妻子正在收穫向日葵，放進很大的籃子裏。一籃放滿了，便搬到路旁的卡車上去。蓓荅立定了脚步看他們。正在那個當兒，又有一輛卡車來了，開車的是一個小姑娘。

「好了嗎？」她喊。

「快要好了，」那農夫回答，「真快活！我天天睡在外面，防強盜，討厭死了。今夜我可以在自己的床上安安稳穩睡覺了。」

「莽奴的田裏怎樣？」

「莽奴的？哼！他聰明得很，他的田是不要他辛苦防守的，有我在這裏呢。現在我的田空了，無須防守了。他的田，由他去罷。如果明天早上他的向日葵給人家偷去了，那我才趁心呢。他太乖了，他的田，也要叫人家防守，他自己倒一點兒心思也不費。」

三個人高聲笑起來了。

「倒是好玩的。」

「停一會，我們快要好了。我們和你一同回去。」

不多一會，兩輛卡車隱進村莊去了。

舊芥在冷落的路上，看看那兩塊田。只見一塊已空了，一塊堆着許多向日葵。兩塊田中間，有一間用枝葉搭成的小茅屋。那便是農夫住在裏面守夜的。

這地方多麼好呀！住在沒有人住的空屋裏是沒有罪過的。田又收穫好了，不

會有人來打擾她。

她坐在路旁的草上等了一會。天還沒黑，她不敢就佔據那間茅屋。後來，夜來了，她就當當心地從向日葵根裏爬進那小茅屋去。裏面的佈置竟然出乎意料的舒適：有一捆稻草作爲褥子，有一束蘆柴作爲枕頭。

蓓荅雖然很疲乏，但是依舊不能入睡。路上時時有卡車經過，遠處鐵道上轆轤的輪聲，也時時送入她耳鼓。還有各種神祕的聲音常常驚醒她。有一回，她覺得聽見田邊有卡車的聲音。仔細一聽，却是真的，並非做夢。他還聽見有人在切切耳語，便坐了起來，從一個小洞裏向外窺探。看見路上有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正在從卡車上搬下籃來。還有一個人，正拿了籃子到莽奴的向日葵田裏去。接着便是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

蓓荅明白了。這幾個人是賊，是偷向日葵的賊。他們正在裝滿了籃子，搬上卡車去。她恐懼起來了。他們將怎樣對付她呢，如果看見了她？她常常聽見人家

說，盜賊在行劫的時候，如果給人看見了，一定要把那人殺死，免得他將來做證人。她在茅屋裏，固然很安全，不易給他們發現，他們明明知道今晚茅屋裏無人，才敢大膽來偷的，但是萬一那幾個賊給人家捉住了呢？她也許會同時被捕。到那時還有法子能夠聲明自己不是他們的同黨呢？

蓓苓越想越怕了，一心只想逃走。但是她想，那時就走，一定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只得再躺下去，把眼睛閉上。她既然不能逃走，只好假裝睡着，那末便有人看見她，也不會疑心她了。

隔了一會，賊去了。

如果蓓苓知道時刻，她儘可再睡一會。但是她一心只想逃走。她知道農夫們起身極早，如果有人看見她在向日葵田附近，極易疑心她是與聞這件竊案的。

她一等到車輪的聲音聽不見了，就從茅屋裏出來。星光已淡，遠處的天空，

在發亮了。

忽然隱約看見前面有一座村莊，她提心吊胆地走了過去。只有幾只貓和狗，一個人也不會碰到。

她穿過了村莊，走得越發慢了。她不會有充分的睡眠，疲乏已極。偶然看見有一片田裏堆着許多乾草，她就揀一堆睡了上去，不一會，便睡熟在乾香的草堆上。

一覺醒來，太陽已高懸空中。她拂去了身上的乾草，繼續上道。走了不多幾哩，覺得餓了，只好拿最後的一個蘇來換麵包吃。用掉之後，雖然沒有錢了，但是她想也許會在路上拾到些。人們遺失錢的消息，不是常常有得聽見的嗎？

到了下一個小鎮上，她就走進一家麵包鋪去。

「買一個蘇的麵包，」她說。

她但願這個蘇是真的，她不很識法國的錢幣，不知道那東西是真的還是假

的。

那麵包師授給她一個小小的麵包捲。舊芬看了一眼，並不受。

「請你從大麵包上切一塊下來，」她說，「清鮮不清鮮倒不在乎。」

那麵包師便把已在櫃檯上放了兩天的一塊麵包授給她。

那麵包已走味了，舊芬可並不介意。那一塊至少比麵包捲要大上兩倍。她捧在手裏，走出店門的時候，饑涎已在流出來。她出了市梢，就坐下去，摸出一把小洋刀來。她在麵包上劃了個十字，切成相等的四塊——以後每天吃一塊。這樣，那塊麵包可以支持到亞眠附近。

這計畫似乎是極易實行的。但是吃了一口之後，覺得自己實在已餓到極點。狠吞虎嚥地把第一塊送了下去，本想不再吃第二塊了。但是第二塊終究跟了第一塊到肚子裏去了……第三塊也跟着不見，雖然她竭力想節制自己。重行上道之前，第四塊也已吃掉。她很悔恨自己不能實行預定的計畫，但是她自有生以來，

實在不會這樣的餓過。並且那麵包也很小，總共祇有半磅光景，一齊吃了下去，似乎還不會飽呢。

她走不上一哩，因為路上灰塵多，覺得喉嚨焦燥了。空氣是又熱又乾。起先她對於自己的口渴，並不怎樣注意。她想路上終能找到一條河。但是不要說河，連泉水也沒有。她不知道，她正走在法國境內水量絕少的地方。

隔了好久，走過一座小村落。她想找一些泉水，可是找不到。她不敢向人家討水喝，因為覺得人家都在用懷疑的目光注視她。便是狗，一看見她襤褸的衣服，也都把牙齒露了出來。她兩手空空，實在無法叫人信任她。只要帶着一隻行篋，人們也許會待她好些。

一陣陣乾燥的風，把路上吹得黑煙滾滾。她一路行去，覺得一分鐘渴似一分鐘。她的舌頭焦了，她的喉嚨燥了，她的嘴像熟皮一樣了。後來她想到放些小石子在嘴裏，雖覺略有功效，但是到底解不了渴。

一片黑雲自遠處升起，一陣大風掃過田野。雷聲聽見了，風暴來了！爲避免大風起見，她只得躺在這旁的溝裏。但是那發狂也似的風暴不一會又使她跳了起來。最先想到雨要來了，她的口渴問題，便可解決——但是一想到雷電交作，大雨傾盆，她一定要找一個避雨的所在！

二哩之外，她看見有一座小森林。也許她能夠趕到那裏，能夠找到避雨的地方。

再不能錯過時間了。天已在逐漸黑下來。她在雷聲追趕之下，盡力奔去。幸虧風也是向那地方吹的，好像很有力地在她背後推着。

她急急地奔着，但願快快趕到森林裏，不給電光趕上。

她快要到了。不顧有力沒力，只是拚命向前。他父親早已教過她，如果遇着了困難，只有拚命向前趕去。她想起父親，便跑得越發努力了。忽然震天響的一聲霹靂。舊苔站定了。大風暴已追上了她，黃豆般的豆點開始掉下來了。但是這

一陣雨並不繼續下去，那只是大風雨的先導，馬上給有力的風吹到前面去了。

蓓荅再向前奔去。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趕到了森林。樹蔭之下，天色越發黑，簡直像夜裏一般。忽然一道電光，指點給她一間小屋，離她只有幾碼遠。她跑過去，撲在門上。門開了，她也乏極了，便倒在門口內的鋸屑上。

不一會，森林裏便充滿了雷雨的聲音。蓓荅覺得那小屋在震動，但是她想，那屋子一定已經過多次的雷雨，沒有危險的。於是她伸出手來，承些簷溜，喝了幾口。

她的心神又安定了，雖然外面是翻江搗海也似地鬧着。她很安全。她父親的說話是對的。肯努力奮鬥的，一定能夠戰勝當前的困難。她又在鋸屑上睡着了。

她醒來，大風已過去，但是雨依舊下着。她不願冒雨出發。就攔些時候，她不在乎。她不怕黑暗寂寞的森林，她歡喜那間小屋。在裏面度夜，多麼舒適。

天上全是雲，她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但是那沒有關係。她覺得乏了，睡覺

的時候便到了。

她自離開巴黎之後，不會梳過頭，也不會洗過澡。現在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她的袋裏，除了結婚證書和地圖之外，還有一個小包裏，裏面有一小塊肥皂，一隻小木梳，一個針箍，幾支針，一球綫。

蓓荅在簷溜下洗了臉，洗了肩部，洗了腳，就用包袱擦乾。接着把頭髮分成兩股，梳了兩條辮子，垂在肩上。然後又補了一會襪子。

工作使她忘掉了食物；但是工作一完，她不能不覺得肚子餓了。她想咀嚼門外樺樹的嫩枝，但是又硬又苦，嚼了好久，不能下嚥。葉子好得多，但是彌補不了她空虛的感覺。

夜來了，有濃霧，蓓荅看不見十呎以外的東西。她已洗浸在寂寞和黑暗之中。所能聽見的，只有雨打樹葉的聲音。她雖然極願在森林裏度夜，但終覺得異樣的淒涼。肚子是這樣的餓，再也睡不着——恐怕林子裏還有野獸呢！

她便跳起來，尋一條結實些的木杖。屋角裏居然有一條。她用小刀把杖的一端削尖。如今她至少能夠自衛了。

她睡醒時，聽得鳥在唱歌。早晨了。雨已停止。她戰慄着。林裏的潮氣把她的衣服沾濕了。她便想立刻上道，使暖和的空氣，烘乾她的衣服。她立了起來，覺得非常乏力，洗過了臉，太陽已發着光。今天一定天晴了！

她鼓勇出發，什麼東西都覺比大風暴前可愛。天空裏滿是飛鳥，地面上滿是花草的香氣。

她一路行去，又想起錢來了。她能夠找些工作做嗎？她需要的錢並不多，只要維持三四天，到了馬拉庫耳就好了。

她非常的餓。後來她覺得實在支持不住了，便在這旁坐下。不久又向前走了一段，看見前面田裏有四個小姑娘，年紀和她自己差不多，正在一個老婦的指導之下採豌豆。她便放出勇氣，走向她們去。但是那婦人簡直不放她走近。

「你要做甚？」她惡聲地問。

「我能夠幫助你們嗎？」舊芬說。

「我不要你幫助，」那婦人回答。

「錢隨你給好了。」

「你是從那裏來的？」那婦人問。

「從巴黎來的。」

有一個小姑娘立直了身子，向舊芬皺皺眉頭。

「你這小告化子，從巴黎來搶奪我們的工作嗎？」

「我們用不到你，」那婦人說。

舊芬只得走開，她的心很沈重，她的腿很疲乏。

「跑呀！警察來了，」一個小姑娘喊。舊芬回頭一看，大家都笑了。

正午的太陽，使她的行程格外辛苦。她眼眶裏充滿了淚珠，只得又停下來。

這樣一步步向前挨去，簡直算不得走了。她穿過了一個村莊，急於要逃避那些釘着她的，不懷好意的目光。每一輛車子經過，她便把頭低下。在無人的時候，才敢坐在路旁休息。

再前去還有什麼用呢？她也疲乏得不能前進了。她不願睡在這旁田裏，受人奚落。便作最後的努力，穿過了一叢小樹，躺在一株樹下，用手臂枕着頭，昏昏睡去。

第八章 老友來救

蓓荅驚醒了。她覺得面上暖烘烘。張開眼睛，似乎看見一個多毛的頭湊着她。她想跳過一旁，但是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背後推她，接着又舐起她的臉來了。

那時她還沒十分清醒，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碰着了什麼事情。但是她知道，那個多毛的頭是屬於騾子的。她想那騾子爲何這般親熱地舐她的頭，舐她的手呢？她把眼睛睜大些，幾乎信不過自己起來了。

「巴力加！」

她伸手抱住他的頭頸，眼淚像泉水一般地湧了出來。

「巴力加，親愛的巴力加！」

巴力加聽見蓓荅叫他，便大叫五六聲，表示他的喜悅。並且，他還覺得不

夠，接着又叫了五六聲，叫得和第一次一樣地響。

蓓苔看看巴力加身上，並沒有韁繩等束縛的東西。

她的頭正對着他，她的手撫摩着他，他也很高興地聳着耳朵。忽然一個沙啞的聲音自蓓苔背後喊起來了：

「什麼事？你這老鬼！停一會，我來了！」

不一會，蓓苔便聽見一陣脚步声，看見一個奇怪的人在走來了——穿着藍衣裳，戴着皮帽子，啣着旱煙管。

「喂，小姑娘，你和我的驢子在做什么事？」

蓓苔馬上認識她是盧桂莉——那天她在市場上打扮得像男人一般——是巴力加的新主人！但是盧桂莉並不認識蓓苔，她仔細看了一會，才說道：

「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什麼地方呀？」

「我便是賣巴力加給你的，」蓓苔說。

「呀，是你呀，小妹妹，你到這裏來做甚？」

蓓荅不能回答。她覺得疲乏極了。不過，她那蒼白的臉頰和水汪汪的眼睛，替她把困難情形講了出來。

「什麼？」盧桂莉說，「你有病嗎？」

蓓荅的嘴唇在翕動，但是沒有聲音。她躺下去了。她顫抖着——又是疲乏，又是傷心，——累倒了。

「唔，你受了什麼委屈，對我說呀！」

蓓荅想開口講，但是盧桂莉是個有經驗的婦人，已經猜透了八九分。

「我想，她要餓死了，」她喃喃地說。

她不再耽擱，便回到停在路旁的小貨車上，開了一隻小箱子，拿出一塊麵包，一塊酪餅，和一個瓶。

蓓荅仍舊躺在草上。

那老婦人跪在地上，把瓶湊到她的嘴唇上。

「喝一些，你就會有力了。」

蓓苓喝了幾口，恢復了臉上的色彩，便能坐起了。

「你是餓壞了？」

「是的。」

「現在你能夠吃了。不過，慢慢兒——等一會。」

她切了一塊麵包，一塊酪餅，授給蓓苓。

「慢慢兒吃」，她又叮囑蓓苓，「等一會，我和你一同吃；待你吃得慢些。」

這是一番聰明的叮囑，否則，蓓苓早想把那塊麵包一口吞下去了。那時，巴力加靜靜地立在一旁，用他一雙溫柔的巨眼，看着蓓苓。但是他一看見盧桂莉坐在草上，也就在她肘旁跪下。



荅蓓給包麵塊一切莉桂盧

「這老鬼也要吃麵包呀，」盧桂莉說。

「我可以給他一些嗎？」蓓荅問。

「當然可以的。給他兩三片也不要緊。這塊麵包吃完了，我車子裏還有。你自己吃吧，小妹妹，他找到了你，非常高興。這勇敢的傢伙——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小傢伙，你知道！」

「是嗎？」

「你吃過之後，你一定要把你的事情告訴我。你爲何到這地方來，餓得半死？」

此時蓓荅已把麵包吃完了。

「再要吃一塊嗎？」

「要的，謝謝你。我還——很餓。」

「好的，你先講了，我馬上再拿一塊給你。」

蓓荅把母親死後的經歷，從頭講一遍。她講到在聖得尼買麵包的事情，盧桂莉便把腳在嘴裏的煙管取出，將那麵包鋪的主婦大罵一頓。

「她是一個女流氓，」她說。「我從來不把假佛郎用給人家，因為我不放人把假佛郎用給我的。但是不要憂愁，我下次經過聖得尼，一定替你把那五佛郎討回來。那怕把聖得尼吵得天翻地覆，我也要去討回來。我在那裏有許多朋友——他們肯聽我的話，放火燒那麵包鋪。」

蓓荅又繼續講下去。

「所以你快要死了，」盧桂莉說，「你覺得怎樣？」

「起先覺得非常痛苦，我極想喊出來。但是咽喉裏似乎塞住了。接着我就夢游天國，看見許多想吃的東西。媽媽正等着我，替我做了許多巧格力糖，我連糖的氣味都聞到的。」

「事情真巧，因為天氣熱，竟救了你一條性命。若不是這樣熱，我決不會停

到樹底下來，讓巴力加休息。他也決不會找到你。但是，告訴我，現在你想怎樣？」

「我要向前走。」

「明天吃什麼東西呢？只因你年輕，只向好處想，所以吃了這樣的苦，還想向前走。」

「不向前走，叫我到那裏去？」

那老婦人深深地抽了一口煙，仔細考慮這個問題。後來她說道：

「我只到格來，不再過去了。我要沿路買些東西。你爲何不同我一路走呢？你的聲音很好，喊起——兔子皮！破布頭！——來，一定比我好。你會喊嗎？」

蓓荅高高地喊了幾聲。

「你喊得真好。我的喉嚨有些啞，你可以代我喊。這樣，你就能賺些錢。在格來地方，我認識一個蛋商。他常到亞眠附近去買蛋。叫他帶你一同去。他同你

分道之後，你再趁火車到親戚家去好了。」

「我沒有錢，怎麼能夠趁火車？」

「我還要替你去討回那五佛郎呢。我一定要討回來，你放心好了。」盧桂莉笑笑說。

第九章 洛養麗

盧桂莉的計劃實行了。

以後的八天，蓓荅便跟着那老婦人在沿路的村鎮上收買破布和兔子皮。後來到了格來，盧桂莉問蓓荅，願不願做她的助手。

「你的聲音很好。你很能夠幫助我。你不會不快活。這種生活很有趣，你知道。」

「多謝你，但是我一定要到親戚家去。」

「你跟着我，你可天天和巴力加親熱了。」

蓓荅的心動了，但是她終究把自己的感情抑制住。

「我一定要照媽媽吩咐的話做，」她說，「到親戚家去。」

「你的親戚能像巴力加一般救你的命嗎？」

「我想，會的，」蓓荅說。

「好的，去罷，不過你將來如果失望的話，那只好怪你自己了。」

「你放心，我是永遠不會忘掉你的。」蓓荅回答。

盧桂莉見蓓荅決意要去，就同她的朋友——蛋商——商量了一會，叫他帶蓓荅到亞眠的邊界上。

蓓荅整日坐在那輛雙馬車裏前進。她覺得很舒服；下面有輕軟的柴草作坐褥，上面有帆布遮蓋太陽。她想這樣的旅行，較前幾天的跋涉長途，是要舒服得多了。

那蛋商直送她到亞眠附近的一個小鎮上。她在人家的車房裏住了一夜，明天就拿五佛郎到火車站上去買票。這一回，那錢幣沒有給拒絕，那賣票的人找回她兩佛郎七十五生丁。

她和盧桂莉同行時，利用空閒的時候，補綴好了她的襯衫和裙子，另外還用舊布做了一條肩巾。她的襪子也洗過，鞋子也擦過。所以她在匹岐格尼下車的時候，衣服很整潔，身體很健康，精神很快活。那時正是上午十一點鐘。天氣又和暖，陽光又明麗。舊峇想，她的災難已過去了。

她出了車站，穿過一頂跨在運河上的長橋，就高高興興地直向田野裏走去。她經過草地，經過白楊成列的村路。她看見綠柳成蔭的一個湖沼。走近些，還看見漁人在湖旁垂釣。那天是星期日。這些暫時的漁人，都是來享受大自然的美景的。湖的對岸是煤站，她看見憔悴的草地上，堆着一行行的小三角堆，上面標着白字和號碼。

她的父親常常和她講起這種掘掉了煤炭而遺留下來的池沼，這是索美谷裏著名的景物。他也曾講起過漁人，那種有耐心的漁人。他們不怕厭煩，也不怕冷，也不怕熱。

在蓓芬看來，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雖然她從沒有來過。谷裏的小鎮上，到處有高高的風磨在慢慢地轉動着，在她似乎也是看慣了的。

第一個經過的小鎮，滿是紅色的屋頂，她知道叫做聖匹堡。鎮上有紡織廠和製造繩索的工場，都是屬於馬拉庫耳的工廠的。從馬拉庫耳的總廠，有鐵道通至各鎮上的分廠，所以她一路上越過了不少的路軌。高大的白楊，掩映着教堂村舍；聳入雲霄的煙突，更隨處都是。可是看不見捲出來的黑煙，因為星期日是停工的。

她看見許多人從教堂裏出來，那一種低弱而遲緩的語聲和歌聲，他父親常常學給她聽，所以她也像是聽慣了的。

從聖匹堡到馬拉庫耳的路徑非常彎曲，兩旁又盡是垂楊，所以她只能看到前面幾步遠。有一回，她轉過了一個陡折的灣，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在前面慢慢地走着，手裏挽着一隻沉重的籃子。

「這條路是到馬拉庫耳去的，是不是？」她自信力很強，本來是不想問的。

「是的，一直去好了。」

「一直去，這條路可並不是一直的呀！」蓓荅笑了。

「你怕迷路嗎？你可和我一同走，我也是到那邊去的。」

「好的，」蓓荅回答，「待我幫你拿這隻籃子。」

「那是再好沒有了，這籃子重得很呢。」

那女孩子呻吟了一聲，把籃子放下，很焦急地看看蓓荅。

「你是從馬拉庫耳來的嗎？」

「不是的，」蓓荅說，「你是的嗎？」

「是的。」

「你在工廠裏做工嗎？」

「自然呀——和人家一樣的工作。我在繞線機上工作。」

「什麼叫繞線機？」蓓荅問。

「你知道嗎？繞線機是——但是你是什麼地方來的？」

「巴黎來的。」

「巴黎人不識繞線機嗎？真好笑。那是一種機器，把線繞上梭子去的。」

「工錢多嗎？」

「每天十蘇。」

「難學嗎？」

「不很難的。但是你眼睛一定要靈活。你不能偷懶。你也想到廠裏工作嗎？」

「是的，」蓓荅說，「只要他們允許我。」

「他們當然允許的。他們什麼人都允許。若不這樣，那裏來的七千個工人呢？你只要明天六點鐘到柵門口去。但是我們走吧，說得久了，要錯過時候

了。」

她提着籃的一邊，蓓荅提着又一邊，一同向前走去。

這是蓓荅打聽一切消息的好機會，決不容錯過。但是如果問得太直率，又恐怕引起她的疑惑。所以只是有意無意地和她閒談馬拉庫耳的事情。

「你是生長在馬拉庫耳的嗎？」她問。

「是的，我母親也是的。我父親是匹岐格尼來的。現在他們都死了。我和祖母住着。我的祖母是弗孽沙太太。她開着一家包飯作和一家雜貨店。」

「呀——弗孽沙太太！」

「你認識她嗎？」

「不認識的，我只是把你的話再說一遍，記得牢些罷了，」蓓荅連忙回答。

「她在這裏是有些名的：一方面因為她的包飯作，一方面因為她是愛德門益特華先生的乳母。人們要有求於發爾弗郎益特華先生，通常終先來和我祖母商

量。」

「她能夠使人們滿意嗎？」

「有時能夠的，有時也不能夠。因為發爾弗郎是不很好說話的。」

「唔，她是愛德門益特華先生的乳母，她爲何不去請求他，却去請求發爾弗郎益特華先生呢？」

「愛德門先生！我還沒養，他就離開本鄉了。至今不曾回來。他爲了商業的事情，和他的父親翻了臉，跑到印度買黃麻去了。不過你連繞線機也不懂，黃麻想來也是不識的。」

「是一種草本植物，是不是？」

「是的。有些像大麻。是印度生產的。他們紡織好了，到馬拉庫耳來染。發爾弗郎的發財，就是黃麻上來的。你要曉得，他本來並沒有什麼錢。起先，他自己趕了小貨車，把麻紗分給鎮上的人家，叫他們織好了布，再去裝回來。織布

機也是人家自備的。現在他獨自開了這許多工廠，依舊常常津津有味地講起以前的舊事。啊，這一籃東西真重，我們換一邊好嗎？」

「好的，隨你便好了。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洛賽麗。你叫什麼名字？」

蓓荅不願說出自己的真姓名，便隨意造了一個：

「奧利麗。」

「好，我們換換手罷，奧利麗。」

她們休息了一會，又向前走。蓓荅依舊把談話引到和自己最有關係的問題上去。

「你說愛德門先生和他父親鬧翻之後，到印度去了，是不是？」

「是的，他到了印度之後，他們的感情越發壞了。愛德門先生在那裏和一個女子結了婚——不會得到他父親的同意。發爾弗郎先生本想叫他和匹卡狄姑娘結

婚，匹卡狄是這裏的望族。他還用幾百萬佛郎造了一所住宅，作爲他新婚的禮物。但是沒有用，愛德門先生不願把她的夫人丟在印度，回來再娶匹卡狄姑娘。他又和他父親鬧起來了。至今他流落在外邊，毫沒有消息。有的說他死了，有的說他沒有死。不過，發爾弗郎先生並不提起他，便是他的姪子和外甥也從不提他。」

「發爾弗郎的姪子和外甥是誰？」

「西圖爾先生，是他哥哥的兒子；卡西米先生，是他姊姊的兒子。卡西米和西圖爾都在廠裏幫忙。如果愛德門先生不回來，他父親的財產便是這兩位先生的了。」

「喔！」

「如果愛德門先生不回來，那真不幸得很，」洛賽麗說。

「在他父親是不幸的，是不是？」蓓芬說。

「是的，在我們也是不幸的。我們的生活都靠着工廠維持，將來這許多工廠落到了那兩個少年手裏，事情不知會變得怎樣。人家都在談論着。每逢星期日，我幫助祖母招呼顧客的時候，不知聽到了多少說話了。」

「關於那兩個少年的事情嗎？」蓓荅問。

「是的，還有關於別人的事情，不過這都不干我們事，不要談了。」

「是的，」蓓荅說。

蓓荅恐怕自己的神色太慌張，引起人家疑心，所以冷冷的答了一聲，就不再開口。但是，洛賽麗是一位愛講話的姑娘，不上幾分鐘，又講起來了。

「你的爸爸媽媽也到馬拉庫耳來嗎？」她問。

「我的爸爸媽媽死了，」蓓荅說。

「都死了？」

「是的。」

「那末你同我是一樣的。不過我還有祖母，她待我很好。如果沒有叔叔和姑母，她一定待我還要好。沒有他們，我不會到廠裏去做工，我情願在店裏幫助她。你一個人來的嗎？」

「一個人來的。」

「你爲何要從巴黎到馬拉庫耳來呢？」

「我是到親戚家去，不過我想在這裏做幾時工。」

「好，你不要耽憂，你終可在廠裏找到工作。十蘇雖然不多，但是終算有些，並且如果你做得好，有二十二蘇的希望。」

洛賽麗遲疑了一會，又說道：

「我要問你一件事，如果你不願意回答，就不必回答。你有錢嗎？」

「不多。」

「如果你願意住在我祖母家裏，只要每星期先付二十八蘇。」

「這些錢我還有，」蓓荅說。

「你要曉得，你當然不能獨自住一個好房間。這個價錢，每間要住六個人。但是有一隻床，還有被褥，終算不壞了。」

「多謝你，我願意住在你家裏。」

「只有每星期付二十八蘇的人住在我祖母家裏。我們還有一宅新房子。那裏有五個考究的房間，房客都是在廠裏辦公的。法布利先生，是工程師；蒙貝羅先生，是首席會計；彭笛脫先生，是外國書記。如果你和他談話，一定要把他的名字照英國音讀，如果讀了法國音，他要發脾氣的。」

「我當心些好了，我能夠說英語。就讀英國音好了。」

「你會說英語？」

「我媽媽是說英語的，」蓓荅說。

「喔，原來這個道理。他聽見人家把他的名字讀得準確，他就高興。如果你

能夠和他說說別種語言，他還要高興。他星期日沒事，就捧着一本書讀，那本書是用二十五種語言寫成的。一遍讀完，再讀一遍。每星期日都是如此，他這個人真有趣。」

「我很想見見他，」蓓苔笑笑說。

第十章 初見發爾弗郎

從道旁大樹的間隙裏面，可以看到一座教堂的塔尖。山麓上，自左至右，全是鉛皮頂的建築物，再過去，有幾個高高的煙突。

「我們快要到馬拉庫耳了，」洛賽麗說。「不一會，你就能看見發爾弗郎先生的住宅和鎮。那鎮隱在樹木中間，要到了山頂上，才能看見。那是在河的一邊的，又一邊是教堂和墓地。」

她們走到一處地方，兩旁的柳樹都已伐去，那壯麗的住宅忽然呈現在眼前了。蒼蒼看見白石的牆頭，高高的屋頂，細長的煙突。屋子的周圍是廣大的草地和矮小的灌木，草地外邊是牧場，一直接到山麓下。

蒼蒼驚異得立定了。洛賽麗把籃子放到地上，說道：

「你覺得美麗嗎？」

「美麗極了，」蓓荅回答。

「發爾弗郎先生獨自住在裏面，有十幾個僕人伺候他——園丁和馬夫還不算在內，他們是住在平房裏的。你看見市梢上那兩個小煙突嗎？那是電力廠，供給住宅裏的電燈的。那裏還裝着熱水汀，還有暖房。那住宅真可愛！裏面全是金子、花草、美麗的陳設。據說，他的外甥姪子極想和他同住，但是他不許，他情願獨住。所以他們只好住在工廠附近他的老宅裏。他們離辦公室很近，但是依舊要遲到！發爾弗郎先生，雖然是六十五歲的人了，雖然發的財是用不完的了，但是依舊不論晴雨寒暑，每天到廠工作。」

她們拿起了籃子再向前走。不久就走到工廠那裏。在蓓荅看來，只見是一堆混亂的建築物。也有新的，也有舊的，也有紅磚頂的，也有黑石頂的：都聳着一個高大的煙突。

但是她們到了鎮上，一看見那些散佈在蘋果樹裏的屋子，蓓苔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工廠上了。

這就是她常常聽見父親講起的那個鎮。她看見到處站着這麼多的人，不免大吃一驚——女人、男人、孩子，都穿着最體面的衣服。他們站在街上，互相談論着，手撐在腰部，眼睛裏都有懶洋洋的神氣，似乎不知道該找些什麼事情做。也有坐在咖啡店面前喝咖啡和蘋果汁的。玻璃杯的碰擊聲，顧客的談笑聲，侍者急促的腳步聲，使空氣非常嘈雜。

蓓苔看見那些屋子都粉刷得很可愛，不論牠怎樣的破舊和簡陋。

「我們快到了」，洛賽麗說時，指着一所小的瓦房，一半隱在修剪得很整齊的籬笆裏。屋後的曠場上，還有幾所輕便的建築，洛賽麗說，那是租給工人的。那座瓦房本身，包括着雜貨鋪，咖啡店，以及寄食的人們的房間。

籬笆上有一扇大門，開進去是一片場地，場上種着蘋果樹，有一條細石路通

到屋子裏。

洛賽麗和蓓苓才踏上細石路，便見門口裏走出一個年輕的婦人。

「快些！懶得這樣！」她喊，「到一次匹岐格尼終要這麼許多時候！沒有累死嗎？」

「這是我的姑母齊諾皮，」洛賽麗輕輕地說，「她的脾氣很壞。」

「你在說什麼話？」她的姑母又喊了。

「我說若沒有這位姑娘幫助我，我連現在還不能到家哩。」

「唔，你最好不要開口，懶骨頭！」

她厲聲說了這幾句話，門口裏又走出一個胖婦人來。

「又在吵些什麼？」她問。

「姑母在吵呀，祖母。她說我回來得晚了。但是這一籃東西重死人，我實在不能走得再快了。」

「很好，很好」，祖母和氣地說，「把籃子放在地上，你自己去拿些湯來喝吧。在架子上，還暖的呢。」

「你在場上等我」，洛賽麗對蓓苔說，「我就來的。我們一同吃。你自己去買些麵包，左面第三家便是麵包鋪，趕緊些！」

蓓苔買了麵包回來，看見洛賽麗坐在蘋果樹下的一隻桌子旁邊。桌上兩碟子番薯湯。

「請坐」，洛賽麗說，「我們一同吃。」

「可是——」

「不妨事，吃好了，祖母說給你吃的。」

蓓苔想，她的祖母既已允許，也就不推却了。於是她在洛賽麗對面坐下。

「我想請你住在這裏，」洛賽麗說，「把二十八個蘇交給祖母，她就領你去看房間。你看，就在那邊。」

洛賽麗指着場地那邊一座土牆的建築，一部分給別的房屋遮着，蓓荅一看之下，覺得好生奇怪：這麼古老的東西，如何還能站着，不坍下來？

「那屋子就是祖母當初住在裏面的。後來她做了愛德門先生的乳母，積了些錢，又造了這些屋子。那當然沒有工人住的屋子舒服；但是窮苦的人是不能看人家的樣的，是不是？」

「那也很好了，」蓓荅真心地說。

離開她們一些，又一隻桌子上，坐着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人。上衣的鈕扣都扣得很緊，頭上是一隻高帽子，正在很注意地讀一本裝訂華美的小書。

「這就是彭笛脫」，洛賽麗輕輕地說。

接着又喊道：

「彭笛脫先生，這裏有一位能說英國話的小姑娘。」

「喔，」他的眼睛依舊看在書上。

隔了一分鐘，他抬起頭來，問蓓苔道：

「你是英國人嗎？」

「不是的，先生，不過我媽媽是說英語的。」

不說別的話，他又低下了頭去讀書。

她們倆才把點心吃好，聽見路上有馬車的聲音，漸漸近漸漸慢了。

「呀——這輛車子是發爾弗郎先生的」，洛賽麗說着，就跳了起來。

那馬車到了門口，便停下來。

「這是發爾弗郎先生」，洛賽麗輕輕對蓓苔說了，便奔向門口去。

蓓苔不敢走過去，只是很關心地看着。

車子裏有兩個人，一個年輕的是車夫，一個年老了，頭髮雪白，臉龐也很瘦削，毫無血色。他端坐着，看上去身材很長。這就是發爾佛郎先生了。

洛賽麗立在馬車近旁。

「這裏有人」，那年輕的人說，他正想從座位裏出來。

「是誰？」發爾佛郎先生問。

洛賽麗答道：

「洛賽麗，先生。」

「去叫你祖母來，我有話對她講」，那老紳士說。

洛賽麗跑進屋子去，不一會就出來，她祖母急急地跟在後面。

「你好，先生。」

「你好，弗郎沙。」

「有什麼事？先生。」

「是你弟弟荷馬的事情。我剛才到過他家去。家裏沒有人，只有他那愚蠢的妻子，聽不懂我的話。你知道他到那兒去的？」

「荷馬在亞眠，今天晚上回來」，弗郎沙說。

「你對他說，我知道了，他把大廳借給那些不安分的人開會。你對他說，我不要他們開會。」

「他答應過了便怎麼樣呢？」

「他不可以答應。否則我就開除他。這是租契上訂定的，我一定要他絕對遵守。我不要他們開這種會。」

「他們在法雷克也開過會。」

「法雷克不是馬拉庫耳。我不願這裏的人學法雷克人的樣。我有管理他們的責任。把我的命令通知荷馬。弗郎沙，再會。」

「再會，先生。」

那老紳士把手插入袋裏，問道：

「洛賽麗在那兒？」

「在這裏，先生。」

他伸開手來，裏面是一個值半佛郎的錢幣。

「這是給你的。」

「多謝你，先生。」

那馬車去了。

這一番談話，蓓荅是個個字聽見的。她不但給那老人的說話感動，那一種嚴厲的態度，堅強的意志，都使她非常驚異。

「我不要他們開這種會。」

她從不曾聽見別人說過這種話，還有奇怪的，看那老人的神情是優柔寡斷的，似乎和他的個性很不相稱。

洛賽麗馬上跑到蓓荅旁邊，她充滿了勝利的快樂。

「發爾弗郎先生給我半個佛郎」，她說着，很得意地把錢幣給蓓荅看。

「是的，我看見他的」，蓓荅說。

「我但願姑母不曾聽見，不然又要給她拿去了。」

「他似乎不很認識你」，蓓荅說。

「不很認識我！他是我的教父呢。」

「你一直立在他身旁，他爲何還要問你在那兒呢？」

「他當然要問的，他看不見呀。」

「看不見！」

「你可知道他的眼睛瞎了？」

「瞎了！」

蓓荅很是興奮，接着問道：

「他瞎了多少時候了？」

「他的眼睛早就在壞了，但是沒有人去注意他。大家都以爲他是在憂傷他的兒子。但是他的身子也衰弱起來了。有一天，他的眼睛便完全瞎掉，他不能看報

紙，也不能趕車了。你想那時候我們是何等的焦急！假如他的工廠停辦了呢？但是他不停。什麼事情也不停頓，他依舊照常工作，像眼睛好的時候一樣。但是那些想佔他產業的人，看見他得了這個病，便把工廠暗地裏分配好了。」

洛賽麗說到這裏，聲音放得很低。

「那兩個少年，我對你說過了；還有泰羅，那總經理。」

她的姑母在門口喊了：

「洛賽麗，怎麼還不進來，懶骨頭！」

「我剛才沒有吃完呀。」

「快來伺候客人。」

「我只能去了，」洛賽麗皺着眉頭說。

「不要緊，去吧。」

「晚上，我再來看你。」

她就慢慢地走進屋子去了。

第十一章 租屋

洛賽麗走了，蓓荅便向四面看看。如果能夠的話，她但願在那裏坐一個下午。但是不能夠。這一片場地是供給寄食的人的，不是供給工人的。工人們只能在屋後的小場地上散步。那裏沒有長凳，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蓓荅立起身來，便毫無目的地向彎曲的街道上走去。不久，她就將整個的鎮走遍了。

因為到處有人注意她，所以她不敢多走。在工廠對面的小山上，她看見有小森林，她想，到了那地方，也許可以避免星期日沒有事做的羣衆的目光了。

那地方是沒人到的，蓓荅找到了個很好的所在，可以伏在那裏縱覽全谷的景物。雖然她父親一再把鎮上的情形講給她聽，她心下已很明白，但是她在彎曲的街道上走時，終因身在鎮中，不免有些糊塗；如今從高處看下去，就覺那小鎮還

保存着她父親當初居住時的景像。

她終於到了！當初只在人家嘴裏聽到馬拉庫耳的名字，只在車子的帳幔上看到馬拉庫耳的字樣，如今真的馬拉庫耳完全擺在面前了。那有名的工廠也完全收在她眼裏。從顏色不同的屋面上，可以認識牠發展的痕跡。每一種新的顏色，表示那是新築起來的。

河的近旁，有一座古舊的磚屋，因為年代久遠，屋瓦完全變成黑的了。旁邊是一個高而脆弱的煙突，已經給銳利的海風和猛烈的陣雨，剝蝕得不像樣了。這就是當初的亞麻紡織廠，早已停工了。那努力奮鬥的麻布商人發爾弗郎，在三十五年，就在這裏開起廠來的。村人們都以爲，那是一個愚人的嘗試，大家都預言他早晚就要破產。

可是他並不破產，他居然發了財。起初是一蘇一蘇的營業，後來竟是幾百萬幾百萬了。新的屋子陸續在老廠屋的周圍跳了起來。起先的造得還簡陋，後來越

造越堅固，越造越美麗了。但看那些精彩富麗的瓦，便是經得起時間的剝蝕的。早期的建築，都擠在河岸的狹長地帶上；後期的建築，却分散在田野裏。各所建築之間，都有蛛網般的鐵道和電線聯絡着。

蓓苔在山頂上坐了好久，她在冥想，那些工廠在工作的時候，不知是什麼景象。她又看看那跟了工廠一同發展起來的市鎮。中間是一座老教堂，四周圍着許多老屋，屋頂上都開着黃花。新屋子造得遠，也有在河邊的，也有在田野裏的。

但是，不像那工廠，新屋子反而比老屋子簡陋，似乎現在的工人不及當初的農夫富有。

有一座老屋子是獨立的，周圍是花園和大樹，有長廊直通到河邊。蓓苔知道，這便是當初發爾弗郎的住宅。現在他造了新宅，不住在裏面了。

蓓苔的父親，年輕的時候，常常到河旁聽漁翁們講故事。他永遠記着那許多故事，都已講給蓓苔聽過了。

蓓荅這邊看看，那邊看看，覺得都是熟悉的，心裏很是舒服快活。但是，她雖然快樂，她依舊不忘記她的磨難還沒有完全過去；她必須完成她母親的志願，她的工作還很繁重，但是她已在開始了！她到了馬拉庫耳了！她有屋子住了！她有每天十蘇的進款了——這比住在曠野裏吃樹皮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她想最好現在就決定了進行的步驟和答覆人家問題的措辭。這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她母親也許很能應付這些事情，在蓓荅可認為非常困難。她一陣心酸，不禁哭起來了。但是她想起了母親最後吩咐她的一句話：「你將來總有好日子過。」她便沈思了好久。

她正在沈思，忽見近旁有一片雛菊。便閉上眼睛，隨意採一把。再坐下去把雪白的花瓣一片一片撕掉，同時嘴裏念着：

「稍有成功……完全成功……全不成功；稍有成功……完全成功——全不成功……」

她這樣一邊說着，一邊撕着，預卜她將來的命運。現在撕到最後的幾瓣了。還有幾瓣呢？她想數一數。但是終究繼續撕下去，念着：

「稍有成功——完全成功！」

這是最後的一瓣了！

一陣和風吹到她面上，似乎母親在吻着她。

後來蓓荅決意回到鎮上去，谷裏已籠罩着一派清涼的薄霧。夜在降下來了。

到處已有電燈放出光來。她聽見快樂的歌聲，隱約自鎮上傳出。

她到了弗郎沙太太的場地上，看見彭笛脫依舊坐在那只桌子上看書。蚊蟲和飛蛾，圍繞着桌上的燭火，但是他並不去注意牠們。爲防燭火給風吹滅起見，他一隻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將火遮着。

蓓荅走過他身旁，他抬起頭來，還認識她。因爲他很歡喜說本國的語言，便先開口道：

「祝你今晚安睡。」

「多謝你，先生。」蓓荅回答。

「你在那兒？」他問。

「我在林子裏散步。」

「一個兒嗎？」

「是的。我在馬拉庫耳沒有熟人。」

「那末爲什麼不坐在這兒看書呢？看書是星期日最好的事情。」

「我沒有書」，蓓荅說。

「待我借幾本給你。再會。」

「再會，先生」，她回答。

洛賽麗恰巧在此時出來吸些清新空氣。

「你要睡覺了嗎？」她問。

「是的，我想睡了。」

她不一會就和洛賽麗的祖母接洽妥當了。她付了二十八蘇租金，外加兩蘇燈燭費。

「你預備住在我們這裏了」，那老祖母親熱地說。

「只要事實上能夠」，蓓荅回答。

「只要你願意工作，那是一定能夠的。」

「我極願意努力工作」，蓓荅說。

「好，那末你就不用擔心。你不會永遠只有五十生丁的。也許將來會賺一佛郎，或者二佛郎。你的生活就過得很好了。發爾佛郎先生真好，遠遠近近的人來向他討工作做，他終是肯給的。」

老祖母正在講的時候，洛賽麗拿了一捆東西來了。蓓荅偷眼一看，看見她所拿的被單是黃色粗布做的，但是她久已沒有被單睡覺了，所以無論什麼東西她都

能滿意。便是和盧桂莉做伴的時候，她也不會睡過床鋪這種奢侈的東西。

蓓荅便跟了洛賽麗走，穿過了場地，看見有二十多個男人婦人，等着開門睡覺。這麼小的一所房子如何住得下這許多人呢？

洛賽麗點上了蠟燭，蓓荅的問題便找到答案了。

在那至多十八呎長九呎闊的地位裏一字兒排着六隻床鋪。中間的隙地還不到二呎。入口的對方有一扇小窗，但是緊緊地關着，所以空氣非常悶熱。

「也許地位太小」，洛賽麗說。

「唔，也許，小些。」

「四蘇和五佛郎是不同的。」

「當然不同的」，蓓荅說。

畢竟，這個擁擠的小房間，要比樹林和田野好些。並且她住過沙爾德的屋子，這屋子當然也能住的。

「這是你的床」，洛賽麗指着靠窗口的一個鋪位說。

這隻「床」是擱在四隻腳上的幾塊木板，上面鋪着一條草墊。枕頭是用舊麻袋做的。

「這條墊子是新的」，洛賽麗說，「我們不把舊墊子給新來的人。雖然有許多旅館裏都是那個樣子的。」

如果說房間裏的床鋪太多了，那麼椅子便覺得太少了。簡直一隻也沒有！

「牆上的木釘」，洛賽麗說，「掛衣服很方便。」

別的床下還有些籃子和木箱。那是住客們放東西的。但是舊茶什麼東西也沒有。掛掛衣服，床橫頭的那隻木釘已很夠用了。

「你要同好人親近」，洛賽麗說，「如果諾顏在夜裏說話，不要去聽她。她有些神經病。明天早上，你和大家一同起來。我在外面等你，領你找工作去。再會。」

「再會，多謝你，洛賽麗。」

「不要客氣」，洛賽麗很有禮貌地說。

蓓荅急急脫了衣服，想趁早獨自睡覺，免得同室的人注意她。但是她躺到了床上，便覺得並沒有預先希望的那麼舒服。那條墊子非常的硬，似乎是用鋸屑做成的。

過了一會，門開了，走進一個十五歲的姑娘。她一句也不說，就脫衣服。每隔幾分鐘，就要向蓓荅的床上看一看。因為她穿着最好的星期日服裝，所以脫了好久。她把好衣服放好了，又把工衣拿出來，預備明天穿。

又一個小姑娘進來了，接着第三個，第四個，房間裏便熱鬧起來。她們都同時開口，把一天所做的事情告訴人家。一會兒開箱子，一會兒開箱子，非常嘈雜。後來又異口同聲地罵那女店主。

「真要變成垃圾堆了！」

「隔幾天，她還要放一隻床進來呢，我想。」

「我不要住在這種地方了。」

「住到那裏去呢？別的地方會比這裏好嗎？」

後來她們陸續上了床，這種抱怨的話才算中止。但是她們的談話並不停止，只是移到別的問題上去了。把那天的事情討論了一番，又談論到明天的事情——

她們的工作，工廠，以及種種不平 and 怨恨的事情。她們也談起廠裏的主要人物——發爾弗郎先生，他的姪子，他的外甥，總經理泰羅。關於泰羅，她們只有一次說他的名字，其餘的時候都叫他「瘦子」，「陰司鬼」，「猶太人」。至於那姪子和外甥，她們都叫做「少年」。

蓓荅覺得很苦痛，她的心裏起了衝突了。她很想聽她們講，因為那是對於以後幾個月的生活很有關係的。但是她又認為聽這種話是一種侮辱。

工人竟這般怨恨經理！可是她們也怕他。她們終於說道：

「唔，他並不怎樣壞。」

「是呀，他還算公道。」

但是她們會接下去：

「不過——」

語聲停止了。

「我們睡吧」，一個疲乏的聲音說。

「講好了，有誰干涉你？」

「諾顏還沒來呢。」

「剛才我看見她的。」

「你想她能上樓梯嗎？」

「我看她不能夠。」

「也許會同上星期日一樣，我想。」

「也許還要不好。」

「如果我們把門鎖了。」

「她不知要鬧得怎樣呢。」

正在那個當兒，她們聽見樓梯上一陣笨重而遲緩的脚步聲。

「她來了。」

但是腳聲忽然停止了，又聽見有人跌下去的聲音。

「她跌下去了。」

「她會跌得爬不起來吧。」

「她在樓梯上也會睡覺的，我想。」

「我們倒可以睡得舒服些。」

接着她們又聽見喊痛和呼救的聲音：「亞台拉，亞台拉，來幫我忙，小妹
妹。」

「不要怕，我不去幫助她。」

「喂，亞台拉，亞台拉！」

但是亞台拉動也不動。停一會，不聽見喊了。」

「她睡着了」。

但是她沒有睡着！她又爬起來了。她喊的也格外響：「亞台拉！來幫我忙！」

當然，她走不上來，因為聽聲音，她還在樓梯脚下，並且帶些哭音了。

「亞台拉，好妹妹，樓梯沈下去了。」

房間裏起了一陣笑聲。

「亞台拉，你還沒回來嗎？」

她們想，這樣下去，要大家睡不成了。

「去罷，亞台拉，去拖她上來。」

亞台拉下樓去了。

蓓苓一向以爲睡在屋子裏是安寧舒適的。這樣擁擠！這樣嘈雜！這樣氣悶！倒不如睡在露天，吸吸清鮮的空氣，看看移動的樹影！她似乎要透不過氣了。她恐怕自己耐不住多少鐘頭。

亞台拉不易把諾顏拖上樓梯來。又是一個下去幫她忙，她們終於把那老婦人拖到了床上。但是她不肯安靜地睡覺。她一邊哭，一邊罵，說全世界都反對她，沒有人歡喜她。她呻吟了好久。後來不開口了，可又打起鼾來了。

蓓苓再也睡不着。頭好像要爆開來，滿身都是汗。同室的人都已睡慣了這種悶熱的地方，然而她是睡慣在外邊空氣清鮮的田野裏的。

不過，假如那些女孩子能夠忍受，她想，她也能夠忍受。也許她會逐漸習慣起來。當然，這是需要勇氣和忍耐力的。蓓苓雖不是農家出身，但是以前所過的生活，決不會比這些同室的女孩子幸福些。她們既然能夠忍受，她無論如何找不

出不能忍受的理由。

但是她一吸到悶熱的空氣，便覺不舒服；不吸罷，又辦不到。她在床上翻來覆去，偶然觸着了旁邊的窗子。她發現有一根窗格已斷，是用紙頭糊着的。如果把紙頭撕去了呢？新鮮空氣也會使別人受到益處。只要不驚醒人家，就小心撕去罷！她周圍摸了一下，覺得有一處地方已不黏住。她使用手指，使那開口的所在逐漸擴大。她把面部貼近在這個開口的所在，終於睡着了。

她一覺醒來，窗上已隱隱有些白光，雖然房間裏是依舊墨黑。外邊，雄雞已在啼着，天要亮了。

清涼的空氣自開口的所在流進來，但是室裏依然很悶熱。別人都睡得很熟，她想再把那開口弄得大些。不意她的臂肘觸着窗格，那不堅實的老傢伙便格格格的響起來。幸虧不會把旁人驚醒。但是蓓荅下了決心了，她不能在這個房間裏多留一分鐘了。

她輕輕地從木釘上取下衣服，披在身上，拿了鞋子，走向門口去。拔開了門栓，溜出去。到了樓下，穿上鞋子，便走到曠場上。

空氣是多麼新鮮！多麼涼快！她在曠場上散了一回步，行了幾次深呼吸，舒展舒展四肢。鄰家的一隻狗吠起來了，接着別的狗都跟着一同吠。但是那有什麼關係呢？儘牠們吠好了。她不是小流氓了。她已付過房錢，不願意睡在裏面，要出來走走，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那曠場還嫌太小。她要到曠野裏去散步。於是出門向市梢走去。天色還黑，但是樹頂上已有些微弱的白光。再隔幾分鐘。到處都將大亮。她聽見鐘聲響了三下。離工廠開門還有三個鐘頭呢！她怎樣度過這些時間呢？一直向前走去。

天是一分鐘亮似一分鐘了。蒼苔漸漸認識自己走在什麼地方。她立在一條池沼的邊上。池裏滿滿的水，發出閃爍的光來。一路上還有許多池沼，也有大些的，也有小些的。最後她走到池旁。在匹岐格尼附近，她也曾見過這種風景；不

過這裏的樹木更多，也更覺清靜。

她要找一個所在來坐一會。看見池邊的矮樹叢中有一座小屋，是用樹枝搭成的。如果她到了那小屋裏，就不會有人來問她，爲何一清早就在谷裏跑了。周圍看了一看，終於找到了一條小徑，似乎是通到小屋去的。但是這小徑並不直通到小屋那裏。原來那小屋是站一座小島上的，和大陸隔着一條溝，溝中滿是水，那小徑就通到溝邊爲止。但區區一條小溝，不能阻止蓓荅。她用力一跳，就跳了過去，來到小屋面前，很省力地開了門。

這間小屋是方的。地上和牆上都長足了雜草。有外面看不到的許多小洞，把陽光和空氣傳進去。地板上還鋪着厚厚的一層草墊。屋角裏有一段木頭，可作櫛子用。

多麼可愛的所在！比剛才睡覺的那間屋子差得遠了！睡在這裏多麼愜意！有厚厚的墊子！有清涼的空氣！又是非常安靜！所能聽到的聲音，只有簌簌的樹

葉，喃喃的溪水。她便躺了下去。

一道陽光穿了進來。小鳥開始唱歌，大地覺醒了。

小鳥唧唧啾啾地討論着怎樣找尋昆蟲，蜻蜓也已開始施展牠飛行的本領，一隻鴟子帶了孩子在河裏游泳。忽然一道綠光在她眼前掠過——原來是一隻翡翠！

她不願去驚動這些胆怯的生物，所以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這地方多麼美麗，多麼可愛呀！

忽然有一個陰影籠罩在湖面上，蓓苔便起來看看。只見天宇澄清，半點雲也沒有。她走了幾步，才明白過來！原來工廠的煙突裏已冒着黑煙，所以湖面上有陰影。廠裏早已升火，停一會工人一到，就進行工作了。

她想，回去罷，不能多耽擱了。臨走時，看見屋角裏有一張新聞紙。一看日子，還是二月裏的。自從那時以後，這屋子裏也許還沒有人來過。所以這樣的荒涼，牆上地上都出足了草。

這是一間給人們忘掉了的屋子！

第十二章 工廠裏

蒼荅一路回去，忽聽得一聲尖銳的汽笛，接着全谷裏的汽笛都響了。她想這一定是廠裏召集工人的信號。

她生恐錯過了時間，便跑得快些。一進市梢，看見一切的人都很忙碌。也有坐在階沿上喝湯的，也有倚在木門上吃麵包的，也有在場上洗臉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走向工廠去。她想，剛才的汽笛，只是催人準備的信號。

第二次汽笛響了，比第一次還要響，這才是召工人進廠的信號。只見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人，從屋子和場地裏倒出來，擠滿在街上。有的銜着煙管，有的還啃着麵包，大家都在高聲談笑。整個的市鎮，有如一個蟻穴。每過一條橫街，那人潮便格外洶湧一些。

「呀，洛賽麗！」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洛賽麗吃驚地問。

「我起得很早，出去散步去的。」

「喔，我正在奇怪。我什麼地方都找過你了」，洛賽麗說。

「真對不起。以後你不必找我了。我起得很早。」

她們走到了工廠的大門口。看見工人們都在一個瘦長的人監視之下，走進門去。那人的手插在衣袋裏，草帽掀得很高，只蓋着後半個頭。看他的神情非常老練，從門口經過的人，誰也逃不過他的視線。

「這是——瘦子」，洛賽麗輕輕說。

但是蓓芬不需要她的通知。她早已猜透，那是經理泰羅了。

「我能和你一同進去嗎？」蓓芬問。

「當然。」

那時蓓荅的心裏非常焦急。不過她想，廠裏在儘量吸收工人，他們也許會收容她的。後來她們漸漸走近那經理了，洛賽麗便關照蓓荅，叫她跟在後面，一同從隊伍裏閃出一旁。洛賽麗勇敢地到泰羅面前。

「泰羅先生，我的朋友要找些工作」，她說。

泰羅敏捷地向蓓荅看了一眼，說道：

「停一會，等在這兒」。

洛賽麗是見慣了這種事情的，便拉了蓓荅站在一旁。

那時門前忽然一陣熱鬧的呼聲，工人們都站在兩旁，讓路給發爾弗郎先生的馬車。車夫依舊是前天的那個少年。大家雖然知道那老人的眼睛瞎了，但是當車子經過的時候，依舊都脫帽致敬，婦女們也虔誠地向他行禮。

「你看」，洛賽麗說，「他來得並不比人家晚。」

泰羅急急趕到車前，脫下帽子，說道：

「發爾弗郎先生，祝你好！」

「你好，泰羅。」

舊塔的目光，跟了車子一直移到大門口，只見洛賽麗向她提起過的幾個職員都在那裏。——法布利、蒙貝羅、彭笛脫，還有別的。

人羣漸漸小了，遲來的都急急忙忙奔着，恐怕誤了鐘點。

「我想那兩個少年又要遲到了」，洛賽麗說。

鐘響了。幾個遲到的人沒命地奔進了門口，街上便冷清清，看不見人影。但是泰羅並不離開他所站的地點，把手插在袋裏，依舊向街上望着。

不多幾分鐘，一個少年來了。他不是工人。看他的服裝是一個紳士。他一邊走，一邊還在整理領帶。足見他很匆忙，來不及在家裏把衣服穿好。

泰羅，像發爾弗郎先生經過的時候一樣，把帽子高高舉起，不過在舊塔看來，這兩個敬禮，很有些不同。

「西圖爾先生，祝你好。」

「一樣這句話，神情可冷淡多了。」

「你好，泰羅，叔父來了嗎？」

「當然來了，西圖爾先生」，泰羅說，「來了五分鐘了。」

「呀！」

「不過你還不是最後一個。卡西米先生還沒來。你還可藉口才從巴黎回來，他却沒有什麼藉口。」

西圖爾急急趕到辦公室去，卡西米又在跑來了。

卡西米的外貌和他表兄弟差得遠。他身材很小，很木強，態度很傲慢。他在經理旁邊走過的時候，越顯得他的木強了。他只略一點頭，連一句話也不說。

泰羅却照樣向他致敬禮。直等到他看不見了，才回過頭來看洛賽麗和蓓荅。

「你的朋友會做什麼事？」他問。

蓓芬親自回答道：

「我沒有在廠裏做過工」，她說時竭力想裝得鎮靜些。

泰羅又看了她一眼，對洛賽麗說道：

「去關照奧耐克，說是我吩咐的，叫她推小車——快些去。」

蓓芬便跟了洛賽麗穿過一片廣場。

「小車是怎樣的？」蓓芬問。她正在疑慮，不知自己有沒有能力做這種工作。不知難學的吗？工作既經指定，終要做得好，才能繼續下去。

「不要怕，」洛賽麗說，她懂得蓓芬的心情，「容易的。」

此時機械都已發動，聲音非常之鬧。蓓芬聽不到洛賽麗的話，只能從她的神情上猜度她的意思。她們才進門口，廠裏還很靜，如今可已充滿了千百種震耳欲聾的聲音。

「響一些」，蓓芬說，「我聽不見你。」

「你漸漸會習慣的，」洛賽麗喊，「我在說，那是容易的。你只要把梭子裝在小車上好了。你知道小車是怎樣的嗎？」

「我想，是小的車子。」

「是的，是一種小的四輪車。裝滿了梭子，就推到織布間裏再搬出來。只要起頭用力一推，以後牠自己會滾了。」

「梭子是什麼？」

「你不識梭子嗎？但是我昨天同你講過了，繞線機就是把線繞在紡車上，預備裝上梭子去。你應該知道梭子是什麼東西了！」

「也許知道的，」蓓荅含糊回答。

洛賽麗很奇怪地看看她的朋友。她竟這樣愚蠢嗎？也許她嚇糊塗了。於是繼續解釋道：

「喂，那是一隻杯子，杯子上有一個紡錘，紡錘上就是繞絲線的。繞好了，

你就去從杯子裏拿出來，裝在小車裏，再推到織布間去。路並不遠。我起初也做這種工作。現在是在繞線間裏。」

她們已穿過了許多場地。蓓芬把洛賽麗說的話句句記着，所以對於身旁的事情不會加以注意。洛賽麗立定了脚步，把一排新造的平房指給她看。那房子並沒有窗，可是北面有許多天窗。

「就在那裏，」洛賽麗說。

她開了一扇門，領蓓芬走進一間長房，裏面有幾千個紡錘在轉動，發出可怕的響聲。但是在響聲之上，她們還聽見一個人聲：

「現在才來，小流氓！」

「小流氓，你什麼意思——小流氓？我不會做錯事。木脚。」

「你們在那裏？」

「在瘦子那裏！他叫我帶這個小姑娘來。他說的，叫她推小車。」

這個鹵莽的人是一個裝着木脚的老工人。他的腿還是十年以前失去的。因為他自願留在廠裏，所以替他裝了一個木脚，叫他監督繞線間的工人。他對待年輕的人很粗暴。只聽見他在咆哮，呵斥，怪叫，吶喊，咒罵，恐嚇。繞線間的工
作，需要嚴密的注意和靈活的身手，梭子上滿了，就要把空梭子換進去，還要檢
起斷了的絲線。老木脚認爲，他若不頓足喊罵，那機器就會停下來！不過他終究
是個好心腸的人，工人們都不去睬他。他所說的話大部分消失在軋軋的機聲裏，
不發生效力。

「我這樣的喊，你還工作得這樣的慢，」他喊着，把拳頭對洛賽麗揚揚。

「我有什麼法子想呢？」洛賽麗回答。

「工作去，工作去！」木脚喊。

接着他便問舊茶：

「你叫什麼名字？」

「蓓荅不願把真名姓告訴他。雖然這樣一個問題是早該預料到的，可是她却不曾準備，一時回答不上來。」

木脚當她不會聽見，就彎下身子，靠在他耳朵上大喊道：

「我在問你的名字。」

此時，蓓荅早已準備好了，便把昨天對洛賽麗捏造的那個名字說給他聽。

「奧利麗。」

「奧利麗什麼？」

「完了，只有奧利麗」，她回答。

「好，跟我來。」

他領她到一輛小車子旁邊，把洛賽麗教她的話再教了一遍。

「你懂了嗎？」

蓓荅點點頭，表示懂了。

工作是簡單的，只有極蠢的人才會做錯。蓓荅十分努力地照人家所教的話做去。所以她第一次把小車推到織布間去，木脚雖然跟着她，却只說了一句：

「路上不要偷懶。」

他說的神情，祇是警告，不是斥罵。

蓓荅並不想偷懶。她把車子推在前面，不甚費力，便一路上看看別的部分的工作。她所要注意的，只是開始要用力一推，讓牠滾動；路上擠的時候，要用力一拉，讓牠停止。

到了正午的時候，她跟了人家一同出來吃中飯。她到麵包鋪裏買了半磅麵包，就在街上一邊走一邊吃。

一路上聞着熱湯的氣味從屋子裏透出來。她聞到了心愛的氣味，便把脚步放慢些。半磅麵包吃了並不怎樣飽，但是她對於挨餓已經成爲習慣了。

第十三章 慘劇

離上工還有許多時候，蓓荅就去等在廠門口了。她等着的時候，看見有幾個男孩子和女孩子，也是早到的，一同在與高采烈地玩耍。蓓荅很想加入他們的團體，可是不敢。

等到洛賽麗到了，她們就一同進去，繼續工作。她在木脚的高聲鼓勵之下，推了那小車往返奔走。那是千真萬確的，一到下半年，木脚的喊聲是發生效力了。因為時間逐漸過去，工作也似逐漸難了起來。起先，一會兒彎下身子，一會兒挺起來；一會兒把梭子裝進去，一會兒把梭子搬出來；用力一推，車子就滾；用力一拉，車子就停；她還只道是一種遊戲！但是時間一久，便覺得疲乏了。這一天的工作，似乎比當初餓了肚子走路，還要難受得多。

「趕快些，」木脚喊，「不要這樣走一步停一步的。」

蓓荅聽見那木脚追近了，就推得快些；但是離得遠了一些，便又慢下來。她極願意工作，只是氣力不濟。現在她除了工作之外，只注意到廠裏每十五分鐘敲一次的鐘聲。她不知這一天到幾時才能完結，也不知她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支持到散工。

她很覺羞愧，自己爲什麼這般不濟？人家能做，自己爲什麼不能做？他們都沒有喊苦呀。並且繞線間的工作較推小車要難得多。他們必須敏捷機警。如果剛才派她到那裏工作，她將麼樣辦呢？不過，她想，第一天終難些，只要不致於失敗，第二天就容易些，第三天更容易了。

她一邊把梭子裝在小車裏，一邊想着這些事情。忽然看見洛賽麗（她正在檢一根斷線）身子一晃，跌倒在機器旁邊。只聽見一個悽慘尖銳的叫聲，所有的機器都停了。那熱鬧喧擾的房間，一霎時變得鴉雀無聲。

大家都奔到洛賽麗旁邊去，雖然木脚在發狂也似地喊。

「阿呀！怎麼大家都停了！」他喊。

蓓荅也跟了別的女孩子跑過去，但是洛賽麗已經立起來了。

「什麼事？」

「我的手軋碎了，」洛賽麗沒氣力地說。

她的面色蒼白了，她的嘴唇抖着，當她看見了手上的血的時候。

木脚起先也很表同情，但是他看見只有兩個指頭受傷，並且一個還傷得很輕，便又怒冲冲地叫女孩子們回去工作。

「快些去，不要擠在這兒！快些去工作！這樣大驚小怪！這樣大驚小怪！」

「哼，軋掉了脚，才許大驚小怪嗎？」一個聲音說。

他想找出誰在說這句大不敬的話，但是聲音非常嘈雜，那裏找得出！所以他只得喊得格外響些：

「快些走開！做工去！」

女孩子們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地位去。蓓芬正想很不願意地回轉身去，木脚可

喊住了她。

「喂，你也走了，走來！快些走來！」

「蓓芬嚇得什麼似的，不知有什麼過失給他發覺了。但是木脚並不責罰她。

「把這個蠢東西帶到經理那裏去，」他說。

「你爲何說我蠢？」洛賽麗眼淚汪汪說。

「你的手會給軋壞，還不蠢嗎？」

「是我自己不好嗎？」

「當然是你自己不好呀，蠢貨！」

但是他變得和氣了。

「傷得重嗎？」

「不十分重」，洛賽麗說。

「那末，去罷，快些去罷！」

那兩個姑娘離開工場了，洛賽麗的右手捧着左手。

「靠在我身上吧，」蓓荅說。

「謝你，」洛賽麗說，「不要緊，我能夠走。」

「沒有危險吧？」蓓荅問。

「唔，你是不知道的。第一天終不怎樣壞。第二天你就受苦了。」

「怎麼會這樣的？」

「我可不知道，終是滑了一滑罷。」

「大概你疲乏了，」蓓荅設身處地的說。

「當然是疲乏了才會受傷。上半年你更要留心，更要注意。不知姑母還要怎樣罵我呢。」

「唔，這不是你的不好呀，」蓓芬安慰她說。

「但是她終要說我自己不好。不過祖母終信任我。姑母還要說我有意受了傷，不肯做工。」

「那也沒法想，由她說去罷，」蓓芬說。

「不過聽她說這種話終是不很有趣的，」洛賽麗含淚說。

她們一路上遇着許多工人，都問她們發生了什麼事。有的對洛賽麗表示同情，有的可毫無表示。他們是看慣了這種事情的。這是運氣的問題。今天輪到你，明天會輪到我。所以有的還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

「也許我們不久就都要變成殘廢了。」

「但是你願意餓死嗎？」

她們走到辦公室了。那是一所紅藍彩磚的建築。所有的辦公室，連發爾弗那先生的在內，都裝飾得並不怎樣華麗，但是那經理的却是例外。前面居然還有蓋

着玻璃棚的走廊。

她們到了走廊裏，泰羅已在對面走來。原來他正在那裏來回散步。他的手插在袋裏，他的帽子推在頭頂上。十足一副下流的神氣。

「什麼事？」他先盤問。

洛賽麗把血淋淋的手給他看。

「爲何不用手巾包起來呢？」

她從袋裏摸出手巾來，很困難地把傷手裹了。泰羅依舊自管他來回踱方步，忽然立定在洛賽麗面前說道：

「把你袋裏的東西拿出來。」

洛賽麗很詫異地看看他。

「聽見嗎？把你袋裏的東西一齊拿出來給我看看，」他又說一遍。

她只得照他的話做，摸出許多零星的東西——一支口笛，一個針箍，一段甘

草，三個辨士，一面小鏡子。

那經理一手拿起了鏡子，說道：

「唔，我知道了，你正在照鏡子，一根絲斷了，梭子便不轉。你笨手笨脚去撥動牠，就受傷了。」

「我沒有照鏡子，」洛賽麗興奮地說。

「你們都是一樣的，」泰羅惡狠狠說，「我曉得你們的脾氣。照你說，怎麼會受傷的？」

「我也不知道，總之，我的手指軋碎了。」

「叫我有什麼法子想呢？」

「木脚叫我來的。」

那經理回頭對蒼苔說：

「你來做什麼？」

「沒有事，」她給他粗暴的口吻嚇呆了。

「唔？」

「木脚叫她陪我來的，」洛賽麗說。

「喔，你還要有人陪來。那末讓她陪你到醫生那裏去罷。不過，記好，這事情我還要調查一下，如果是你自己不好，那末你當心些。」

他說得這們響，似乎連玻璃天棚都在震動。所有各個辦公室裏的人一定都聽見了。

她們倆正要反身到醫生那裏去，看見發爾弗郎先生扶着牆走來了。

「什麼事情？泰羅，」他鎮靜地問。

「沒有什麼事，先生，繞線間裏一個女孩子的手給機器軋傷了。」

「她在那兒？」那老紳士問。

「在這裏，」洛賽麗說。

「是洛賽麗嗎？」他問。

「是的，先生。」

她哭起來了。那經理的粗暴的聲音已把她氣得發昏，如今一聽廠主那同情的口吻，不禁傷心起來了。

「什麼事情呀？可憐的孩子！」他問。

「我想檢一根斷絲，脚一滑，我的手就給機器軋住，兩個手指軋傷了。」

「很痛嗎？」

「不很痛。」

「那末你爲什麼哭呢？」

「因爲你不罵我。」

泰羅聳聳肩頭。

「你能夠走嗎？」發爾弗郎先生問。

「能夠走的，先生。」

「那末回去吧，待我馬上叫醫生來看你。」

他又對泰羅說：

「寫一張條子給羅根醫生，叫他馬上到弗郎沙家去。在『馬上』兩字旁邊加幾個圈。最好再寫明『急症』字樣。費你心。」

他又回頭對洛賽麗說：

「要人陪你去嗎？」

「謝你，先生。我有一個朋友在這兒。」

「好的，就去罷，孩子。對你祖母說，你的工錢依舊有的。」

此時蓓荅也想哭起來了。但是泰羅看在旁邊，只得竭力忍住。她們一走到辦公室外面的場地上，她就開口道：

「發爾弗郎先生心腸很好，是不是？」

「如果廠裏只有他一個人，什麼事情都要顯得慈悲和慷慨呢，」洛賽麗說，「但是有泰羅包圍着，他就做不了多少事情，雖然他的心腸很好。」

「他待你可是很好呀。」

「唔，這是因為他的兒子呀，」洛賽麗很得意地說，「我祖母是愛德門先生的乳母，我對你說過了。」

「那末他還在想念他的兒子呀？」

「他不想別的事情。」

人們都立在階石上看她們走過，一見洛賽麗的手用手中裹着，都奇怪起來：

「你受了傷嗎？」

「我的手指軋碎了。」

「真丟臉呀！」

他們說這句話，一半是哀憐，一半是忿怒。因為他們想，洛賽麗今天遇到前

事情，明天也許會落到自己孩子的身上。馬拉庫耳全鎮的人都在廠裏作工，都已受盡了那殘酷的經理的苦了。

她們倆漸漸走近家裏，那籬笆已看見了。

「你一定送我到家裏，」洛賽麗說，「有你在，姑母也許不致就罵我。」

「好的」，蓓芬說，「我很願陪你進去。」

但是蓓芬的在場，對於那可惡的姑母並不發生影響，她一見洛賽麗裹着手，

在不該回家的時候回家，便高聲叫罵起來。

「你受傷了？哼！我曉得你一定是有意的！」

「我依舊有工錢的，」洛賽麗怒沖沖地說。

「你想？」

「發爾弗郎先生說的。」

但是這句話也不能壓平她姑母的怒氣。她越喊越響，終於把弗郎沙太太從雜

貨鋪裏喊出來了。那老祖母可不罵洛賽麗。她跑過去把她抱住，問道：

「你受了傷嗎？」

「傷得不重，祖母，只是兩個指頭，不要緊的。」

「你一定要到醫生那裏去呀。」

「發爾弗郎先生說叫醫生到這裏來。」

蓓芬想跟了洛賽麗進去，但是那姑母阻止住她：

「難道我們要你看護她嗎？」

「謝你，」洛賽麗在屋裏對蓓芬說。

現在她只有回到廠裏去了。但是她才到大門口，便聽得汽笛響，廠裏放工了。

十四章 小島

那一天，蓓荅常常想起，昨天晚上睡在那悶熱的房間裏，很不舒服。她想，今晚一定依舊不舒服，也許還要不能入睡。她以後要天天這樣辛苦作工，晚上當然要有充分的睡眠。這叫她怎麼辦呢？

她雖然付了房租，但是如果不願意去住在裏面，那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好些的房間呢？並且怎樣去向洛賽麗開口呢？

這問題梗在她心頭，一時沒有解決的辦法。後來洛賽麗的慘劇發生了，情形便兩樣一些。洛賽麗也許在床上躺幾天，蓓荅在不在房間裏睡覺，她當然不會知道了。別的女孩子雖然一同睡了一夜，但是不會講過話，不會照過面，完全不知道她。她不去睡覺，她們也不會留意。所以現在她唯一的問題，只是那裏去找一

個睡覺的所在。

她想了不久，忽然想到小島上那間沒有人住的小屋。那地方多麼舒服！不會有人去打擾她！自冬天以來，就沒有人去過。那裏也有屋頂，也有牆，也有門，也有草墊。並且那屋子簡直可以算是她自己的！她好像在做夢了。

她不再躊躇，買了當夜飯吃的半磅麵包，就一直向那小屋走去，不再回到弗郎沙家去了。

那時路上還有許多工人，她不願人家識破她的行蹤，所以到了通往小屋去的那條小路附近，便坐在一棵樺樹底下的草地上，預備趁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再走過去。她坐着沒事，便採了些嫩枝，紮成一個掃帚，作爲打掃小屋之用。接着又採了些席草，預備編一條溫軟的墊子。

終於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了，她就倚起席草，挾了掃帚，走上小路去。她心裏雖然很急，可是脚下不能走得快，因爲那一束席草常常要給樹枝拖住。

她到了島上，就把小屋裏所有的東西一齊搬到外面。其實並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段作櫃子用的木頭，和一個草墊罷了。搬出之後，她就打掃地板、牆壁、屋頂。

那房間很小，不一會就打掃完畢。她再把那段木頭搬了進去，一切便都井井有條了。

吃夜飯的時候到了，她已像當初在路上的時候一樣餓。但是如今她的苦日子是過完了！這間小屋子足以防禦風雨，袋裏還有一塊麵包。她想想前幾個星期，便覺現在已是萬分幸福，並且覺得將來的日子一定還要光明。

她吃得很慢，因為她不願狼藉那塊寶貴的麵包。她初來的時候，鳥兒們不免有些驚慌，但是後來看她很安靜，牠們也就都回來了。處處只見是鳥——有飛在頭上的，有伏在草裏的，也有游在湖裏的。舊苔剛才在早上曾經看牠們從窠裏出去，如今又看牠們回來休息了。

舊塔吃畢最後一塊麵包，天色已黑下來。她在睡覺之前還做了些事情。她把架在溝上作橋用的一塊板搬掉，她想決不會再有人來驚動她了。無論如何，有人來的時候，一定要驚動那些鳥兒，牠們的叫聲會驚醒她，使她早作準備。搬掉那塊板，不但使她安全，還使她非常自豪，她獨佔着這個小島，簡直是一個女王了。

她決意要替這座小島題個名字，有如大旅行家發現了新的陸地一般。她覺得「好望島」這個名字最好。固然，「好望角」的名字早已有入題過了，但是角和島是決不會相混的。

做女王是得意的，尤其是沒有臣民沒有鄰居的女王。明天，鳥兒的鳴聲把她喊醒，她看見第一道太陽光正穿進她的屋子來。工廠裏的汽笛響了。她覺得無論她睡得怎樣熟，決不會聽不見那汽笛的聲音。

她用湖中的清水洗了手和臉，就動身上工廠去。走到那條小溝旁，她停止

了。如果依舊把小橋架上，也許有人會當她不在之時到小屋裏去。她向四邊一看，看見小屋上倚着一根竹竿。就去拿了來，撐了竹竿，跳過溝去。撐竿跳，她玩過許多次，所以覺得毫不費力。這種行動，也許有失女王的尊嚴；但是年輕的女王不能和成年的女王相提並論。有許多事情，成年的女王不能做，在年輕的女王是不妨事的。

她跳過了溝，把竹竿藏在草裏，預備晚上回家的時候再用。

蓓岑和第一批工人到了廠門口，就在那裏等着。後來人越等越多了，大家都在高聲談論。他們在講什麼呀？有幾句話使她非常關心。

「可憐的孩子——」

「他們要割掉她的指頭。」

「小指頭嗎？」

「是的，小指頭。」

「還有「隻呢？」

「還有一隻不要緊。」

「她哭嗎？」

「她哭嗎？她哭得叫人不忍聽呢！」

他們在談論誰，蓓芬是不用問了。她暗暗地替洛賽麗傷心。洛賽麗是她的朋友。她領她到馬拉庫耳來，像同伴一樣地款待她。如今她受傷了，終身失掉一隻小指頭了。

蓓芬看見了彭笛脫，就跑到他面前。他是工廠裏重要的人物，工人們輕易不配和他自由談話；但是蓓芬却不顧一切，用英語問他道：

「先生，你知道洛賽麗的傷勢怎樣？」

彭笛脫起先很詫異，後來認識她了，就答道：

「今天早上我見過她祖母，說她睡的很好。」

「喔，謝你，先生，」蓓苓說。

但是彭笛脫是一生從不會謝過人的，所以懂得蓓苓心裏是怎樣的感謝着他。

「沒有事，」他說了一聲，自願他走了。

上半年，蓓苓只是想念着洛賽麗。正午的時候，她就跑到弗郎沙家去。但是機會不巧，那可惡的姑母恰巧站在門口，她就不敢走進去。

「你爲什麼要來看洛賽麗？」她問。「醫生說她要安睡，不許別人去驚擾她。好在她好了之後，橫豎總會把她怎樣有意弄傷自己的方法告訴你的。」下午放了工，她因爲急於回要到小屋裏去，所以不再去看洛賽麗。她看見一切和她剛才出門的時候一樣，心裏很安慰，就坐下去吃麵包。

她本想吃得慢些，但是不一會便吃完了。太陽還高高地在天上。她就坐上木櫂，從門口裏看出去，看看湖面，看看田野，看看樹木，心裏是想着自己的將

來。她有三件事情一定要自己安排定當——住、食、衣。

冬天沒有到，住是不成問題。這間小屋是不要房租的。食和衣的問題，可不容易解決。她作工是需要氣力的，但是一天一磅麵包，足夠維持她的體力嗎？這一點她不能說，因為她不會做過長期的工作。工作比什麼事情都費力，也許比當初跋涉長途還要費力。就拿這兩天講，她本來還可以多吃些，但是沒有錢買。也許將來她能夠多賺些錢，在麵包之外，再買些奶油和乳餅。但是現在還毫無把握。

衣的問題更難解決。身上的那件衣服，補的地方，又在碎下來了。她的鞋底很薄，已經用手指彎得轉了。顯而易見的，不多幾天，鞋底就要同鞋面分離。好鞋子在她是非常需要，她一天到晚推了小車在場上走，場上很多尖銳的石子。她一定要有一雙新的鞋子。

她沒有錢，只能自己做一雙。起先她不敢嘗試，因為她從未留意過，鞋子是

怎樣做法的。她把舊鞋子脫一隻下來看看，看見鞋底是裝在鞋面上的，鞋跟是裝在鞋底上的。那工作非常繁複，她不禁對於鞋匠生出欽佩的心來了。還是做一雙木鞋罷，那是一整塊的，終該容易些！但是她只有一把小洋刀，能夠雕木鞋嗎？她正在左思右想，忽然看見門前河旁長着一叢蘆葦，那桿子很粗大，似乎很結實。她有注意了！鞋子是不一定要用熟皮和木頭來做的。她常常看見人家的拖鞋，那鞋底是用蘆葦編的。她爲何不學他們的樣，也做一雙呢？

她就折了幾根蘆葦，動手工作。她先編了一隻鞋底，覺得並不結實。因爲蘆葦是中空的，所以拿在手裏很輕。她想一定先要把蘆葦壓平。

她就拾了一塊石子，將蘆葦一根一根地壓平。天黑了，她還在努力工作。她自信她的工作是一定會成功的。第一次失敗，還有第二次。就是第二第三次都失敗，還有第四次第五次——必不得已，試驗第十次也不要緊！

但是無須她嘗試這許多次數。明天晚上，她已有足夠的蘆葦，足以做一雙結

實的鞋底。下一天，她用一蘇，買了一隻鞋匠用的鑽子。又用兩蘇，買了一卷線和一條絲帶。再明天，又買了一呎布，用掉四蘇。一共七蘇！其餘的錢她要買麵包吃到星期六，不能再用了。

她做的第一隻鞋底，幾乎是圓的。第二隻又做得什麼東西都不像，第三隻略好些；但是第四隻——中間編得緊些，頭上闊，後跟狹——可以敷衍了。

蓓荅沒有剪刀，只好把布鋪在地上，用洋刀來割。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星期六早上，她居然很得意，穿了自做的鞋子上工去了。一共做了四個黃昏。因為她沒有箱子，只得用一根蘆葦掛在天花板上，免得爲老鼠咬壞。

她雖然非常得意，但是心裏還有些疑慮，不知這雙鞋子耐穿不耐穿。所以她手裏推着小車，眼睛常常向脚上看。有一個女孩子看見蓓荅常常向脚上看，也就跟着看，看見了那雙鞋子，很是喜歡，就問道：

「你這雙鞋子那裏買的？價錢貴嗎？」



做工的易容是不子鞋做

「我自己做的，只買了四蘇的布，」蓓荅回答。

「很好看，」那女孩子說。

做鞋子的成功，引起了蓓荅的勇氣，決意做一件更難的工作。她想做一件新的背心。衣料要多少錢？她全不知道。也許停一會領到了工錢，便可去買了。

那天晚上，她領到三個佛郎。這是她辛苦工作的代價。她決意去買衣料。這幾天，她去探望洛賽麗，她常常立定在一家鋪子的前面，看櫥窗陳設的東西。一座窗裏是彩紙、圖畫、歌譜；一座窗裏是各種衣料。現在她袋裏有了錢，她可以進去了。她一進門口，一個矮小的老婦滿面笑容的招待她。

「你要買什麼東西？姑娘，」她問。

蓓荅好久不聽見人家和她客客氣氣地講話了。如今見那老婦這樣和氣，也就放大了胆說道：

「你們最便宜的花標布價錢多少？」

「每碼四十生丁。」

舊芬放心了。

「買兩碼，」她說。

「那並不怎樣耐穿，還有一種六十生丁的，質料好些。」

「四十生丁的很好了，」舊芬說。

「那也隨你便。我只是對你說一聲，免得將來你怨我。」

「我不會怨你的，」舊芬大方地說。

那店主婦便去拿花標布。剪了兩碼，又問道：

「還要些什麼東西？」

「還要買些絲綫。」

「一球，一綫，還是一棒？」

「我只要價錢最便宜的。」

「這一球十生了。一共十八蘇。」

蓓荅揀了衣料走出店門，一想，一共還有四十二蘇。二十八蘇買一星期麵包吃，還餘十四蘇，可以作別的用途——她不要付房租了！

她一回到島上，便着手工作。她對於那背心的式樣想了好久，才算決定，一直裁，再生一根帶子上去。這是最簡單，並且那根舊帶子還可利用。

她再把洋刀代替剪刀。裁好了便縫。起先她不知道領口和袖口該怎樣開法，但是拿那件舊的參考了一下，居然開得很好。星期二早晨去上工，他已穿着新背心——這是她用自己的勞力，自己的手做成的！

那天下午，她到弗郎沙家去，在門口碰見洛賽麗，看見她的手絡着。

「你好了嗎？」蓓荅問。

「還沒有，不過他們允許我起來在場上散步了。」洛賽麗說。

老友重逢，蓓荅覺得非常高興，便問長問短，很是親熱。但是洛賽麗却只是

冷冷地回答她。

爲了什麼緣故呢？直到洛賽慶問了下面的一句話，蓓荅才明白過來。

「你現在住在那裏？」

蓓荅不敢實說，只得含糊答道：

「這裏太費錢。我沒有餘錢買麵包和別的東西了。」

「你找到了房錢還要便宜的所在嗎？」

「不要房錢的。」

「什麼？」

洛賽麗詫異極了，接下去問道：

「你住在那裏？」

「我停幾天再告訴你，」蓓荅說。

「那也隨你便好了，」洛賽麗生硬地說。「不過你如果看見姑母在門前或場

上，你最好不要來看我。她恨透你了。」

這一次簡單的談話，使蓓荅很是悲傷。她付不起房租，不住人家房子，人家爲何要恨她？那天晚上，她回到了小屋子裏，還是想着這個問題。

吃了晚飯後來沒有事做，今天是第一次，她決計出去視察一回。她覺得她的小島非常美麗，那間小屋子也地位很好，隱在樹叢中間，遠些的地方便望不見。

她在視察的時候，路過一隻野鴨的窠，看見裏面有十個蛋。母鴨看見她走來，已逃開了，蓓荅靜靜地立了一會，希望她回來。她極願意看她那河裏的朋友。

天黑了，她就回進小屋去，她很得意，因爲揀着了這樣一個可愛的場合，作爲住所。

蓓荅睡着的時候常常做夢，夢着她未來的境况。但是今晚却夢見了許多蛋，有一羣廚子在把蛋做各種的食品。有水滾蛋，有油煎蛋，有炒蛋，有蒸蛋，還有

各種嵌着火腿、鹹肉、山芋、冬菇、果醬的蛋糕！有的廚子在調蛋液，有的廚子在做法糕，有的廚子在……。

明天，她就一心想着昨晚看見的那十個鴨蛋。她爲何不取了來呢？固然，她沒有鏟子，沒有碟子，沒有火種，也沒有爐竈。但是料理蛋的食品，終究是容易的事情！只要一根火柴，幾根枯樹枝就夠用了。在煖灰裏也烤得熟。雖然味道及不上夢裏所見的那麼好，但究竟是——

她一天工作完畢，就跑到鋪子裏去買了一盒火柴和一蘇鹽。到了島上，急急向河邊跑去。當然，十個蛋依舊在那裏！

她從煖灰裏檢出第一個蛋來，夾在麵包裏吃，她覺得生平從沒有嘗過這樣的味道。昨天的晚膳，豈非還只是麵包和清水嗎？她的自信力強起來了。她也許還能燒些湯呢。她當然知道，鏟子和碟子不比鞋子，她自己不能做。若不用錢去買，便燒不成湯。

幾天之後，她上工去，看見一座空屋旁邊的垃圾堆裏有幾隻錫罐。那一定是房客搬場，丟在那裏的。她看見錫罐的式樣很多，並且大的小的都有——這就是她想念了好久的燒湯用的器具了！她揀了四隻，藏在路旁的草堆裏，預備放了工帶回家去。

那天工作的時候，她就一直想着那四個錫罐。

放工回家，錫罐依然在草堆裏，她就帶了回去。她知道，田裏野菜是很多的。野蘿蔔和酸模雖然及不上園地裏的蔬菜好，但是換換口味，終比清水麵包有滋味些。

離小島稍遠，在小溝的對岸，有一個礦穴，僱峇便把廚房建設在裏面。用石板砌了一副爐竈，柴是不生問題的。如果有人看見了煙火，也決不會找到那小屋裏去。

礦穴裏多的是石片，能夠用作槌子，製造器皿。她做了一把錫匙，一把木

叉。她向四周一找，覺得她的食物不限於蛋和野菜；河沼裏還有魚，只要有一隻針、一根綫、一條蟲，這些東西都是容易得到的。

第十五章 宴客

自蓓荅和洛賽麗分別之後，一星期又過去了。一方面因爲忙着料理家事，一方面因爲怕受那姑母的辱罵，所以一直不會去。但是有一個晚上，她終於下了決心，在弗郎沙家的門前立定了。

洛賽麗獨自在場上，坐在一棵蘋果樹下。她看見了蓓荅，就走到門口，半曠半喜地說道：

「我以爲你想不着再到這裏來了。」

「我很忙」，蓓荅說。

「你在做什麼事情？」

蓓荅不想就把秘密告訴洛賽麗，但是隨意撒謊，又怕引起她的疑心，便指指

鞋子說，那是她自己做的。

「但是你一定要向人家借剪刀呀，」洛賽麗說。

「我屋子裏的人沒有剪刀借給我，」蓓苓笑笑說。

「剪刀是個個人有的！」

蓓苓覺得自己的祕密保守不住了，便決意向洛賽麗直說。

「我的屋子裏沒有旁的人住着，」她輕輕地說。

「你是什麼意思？」洛賽麗奇怪地問。

「那是真的，所以我借不到剪刀來裁布。我還做了一個錫的湯匙——那比做鞋子難得多了。」

「你在打趣我！」

「不，我說的是老實話，洛賽麗。」

蓓苓便把發現小屋子以後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訴洛賽麗。她怎樣找尋鴨蛋，

怎樣找着錫罐，怎樣釣魚，怎樣造廚房。洛賽麗聽得津津有味，有如聽神仙故事一般。

「你真有趣極了！」洛賽麗聽蓓荅講到燒酸模湯，不禁噉了起來。

「事情進行得順利，那當然是有趣的；如果一再失敗，那就沒趣了。那隻湯匙，我足足做了三天。凹下去的地方，再也做不好。敲壞了兩塊錫片，到最後一片才成功。你想，我還要常常把石子敲在自己的手指上！」

「我是想你的湯。」

「那是很好的。」

「當然是很好的！」

「尤其因為我好久沒有暖的東西吃了，」蓓荅說。

「我天天喝湯，」洛賽麗說，「但和你自己燒的是不同的。我從來不曉得荒野地方也長着蘿蔔、酸模、和婆羅門參！」

「不但這幾樣呢，還有水芹、菜菔、甜菜、防風，以及各種好吃的穀物。」
蓓苓笑笑說。

「你怎麼識這許多東西的呢？」洛賽麗問。

「那是我爸爸教我的，」蓓苓說。

洛賽麗低頭沈思了一會，又說道：

「你肯讓我去看看你嗎？」

「當然歡迎的，不過你一定先要答應我，你不可以告訴人家。」

「我一定不告訴人家，」洛賽麗說。

「好的，那麼你什麼時候來？」

「下星期日。我要到聖匹堡看姑母去。下午回來的時候，就來看你。」

此時輪到蓓苓低頭沈思了。最後她很有禮貌地說：

「最好你和我一同吃一頓飯！」

起先，洛賽麗照例不加可否地回答了一聲，這是她祖母教她的。但是蓓苔看她心裏很願意，便接着要求道：

「我很歡迎你，洛賽麗；我很寂寞呀。」

「那是實在的，你太寂寞了。」

「我真寂寞。那麼你該答應我了呀！不過你把自己的湯匙帶着，因為我祇有一隻。再做一隻，沒有錫片，也沒有時間。」

「麵包我自己帶來，」洛賽麗說。

「好的，我在廚房裏等你。」蓓苔又把路徑詳細說了一遍。

「我真有些等不及了，」洛賽麗興奮地說。

蓓苔是真誠地歡迎着洛賽麗和她一同吃飯。你想吧！來一個客人！親自去找食料！親自烹調！給客人吃！尤其是星期日的宴客！那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事情！

最吃緊的工作是找尋食料。如果找不到蛋，如果魚不肯上鉤，那末只有一碗

湯了——那終嫌太不像樣吧！所以星期五，她就開始搜集食料來預備星期日的晚膳了。運道很好，她居然找到了一個野雞窠。野雞蛋比鴨蛋小，但是蓓苔知道那滋味是很好的。星期六，她採集了些野菜。星期日早上，釣着一條鱸魚。現在只缺水菓了。好容易找到了一株醋栗，便採了一碟子。

下午，洛賽麗到的時候，蓓苔正在廚房裏忙着烹調。湯是差不多要沸了。

「我等你到了，再把蛋放進湯裏去，」蓓苔說。「我倒湯的時候，你幫我拌拌。麵包是早已切好了。」

洛賽麗雖然穿着星期日的新衣，但是願意幫助蓓苔。她幫助祖母，是一種不甚愉快的工作；她幫助蓓苔，却是一種有興味的遊戲。

湯烹調好了，就帶到小屋子裏去。

爲優待客人起見，蓓苔早已在溝上把小橋架了起來。

「我本來是撐了竹竿跳過去的，但是今天要搬夜飯，不能跳了。」

舊苓一開門，洛賽麗便見屋角裏都點綴着野花。她一陣歡呼，舊苓覺得這幾天的辛苦不是白費的了。

「多麼美麗呀！」洛賽麗說。

那桌子便是一條草墊。兩張大的葉子是碟子。桌子中央還有一張更大的葉子，盛着一條鱸魚，魚底下是水芹。一張小些的葉子放着鹽，還有一張裏放着醋栗。每張碟子裏還放着一朵野玫瑰花。紅的花，綠的葉，真美麗極了。

「請坐吧！」舊苓有禮貌地說。

大家面對面坐下，開始吃了。

「我這樣東西都愛，」洛賽麗說，「這樣的宴會，幸虧我不曾錯過。」

「什麼事？」舊苓焦急地問。

「他們要我到匹岐格尼看彭笛脫去，」洛賽麗說，「他病着。」

「呀，可憐的彭笛脫！」

「他病得很重，重得神志不清，竟然認不得我們了。他患的是傷寒症。我屢次想來喊你。」

「什麼事？」蓓荅詫異地問。

「我有一個主意。」

「如果我能夠幫助彭笛脫先生，我是很願意的。他待我很好。但是你有什麼主意呀？洛賽麗。」

「再給我吃些魚，吃些水芹，待我告訴你……你知道嗎？彭笛脫是在廠裏專管國外通信的。他能繙譯英文和德文。如今他病倒了，不能繙譯了，必須等他好起來，又不知要多少時候。他們想找一個人代替他工作。但是另外去找一個人來，大家又怕他的位置要失掉。法布利，蒙貝羅都願意代他，等他病好了，依舊讓他繼續工作。但是昨天，法布利偏偏有事到蘇格蘭去了，蒙貝羅又是不懂英語的。所以我想起你來，你會講英語。」

「是的，我常常同爸爸講英語，同媽媽講法語。我們三個人在一塊兒，便英語法語亂講。其實我也不很懂的。」蓓芬說。

「我不先同你商量，不敢對他們說，」洛賽麗用疑問的態度望着蓓芬。

「現在你同我說過了，隨你的便吧。不過我能不能繙譯商業信，在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蒙貝羅幫你忙，終不會難到什麼地方罷。商業上的事情，他是懂得的，」洛賽麗說。

「你說得不錯。就去告訴蒙貝羅先生吧。我很願意幫彭笛脫先生的忙。」

「好的，」洛賽麗說。

那條魚雖然很大，可是吃得一些不賸了，底下的水芹也已完全不見。於是吃水菓。蓓芬拿出兩張乾淨的葉子，把醋栗分了開來。

「你願意吃些我花園裏的果子嗎？」她用戲謔的口吻向洛賽麗說。

「你的花園在那裏？」

「就在你身邊。這些兒野果就是從屋外的樹上採來的。」

「你要曉得，這間屋子你不能佔得長久呀，」洛賽麗說。

「至少可以佔到冬天，」蓓荅匆匆說。

「到冬天？唔，不會的。打野鴨的時候快到了。有人要住到這屋子裏來了。」

「阿呀！」蓓荅的聲音發抖了。

高興了一天，結果却弄出沒趣來了。那天晚上，蓓荅就不會睡着。她怎忍捨掉這間屋子呢？她辛辛苦苦經營的成績，都得捨掉嗎？

離開這樣可愛的一座小島是傷心不過的事。但是她依舊要向好處想。如果她一直住在這裏，也許她永遠沒有機會碰見她要找的人。她為何要到馬拉庫耳來呢？幫助了彭笛脫和蒙貝羅，他們也許會引她到自己的家門上去。想到這裏，便覺犧牲可愛的小王國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採採花，釣釣魚，理理家事，怎樣能

夠達到這次長途跋涉的目的呢？

第十六章 充譯員

星期一正午，蓓荅去看洛賽麗。洛賽麗到場上來對她說，星期一沒有英國郵件，繙譯的事情，待一天再說。

蓓荅回到廠裏，努力的推小車，但是木脚在背後喊她說：

「到辦公室裏去。」

「做甚？」蓓荅問。

「我怎麼知道呢？他們叫我喊你去。快走走吧！」

蓓荅不再問什麼話。一方面，因為問木脚是沒有用的；一方面，她想，那也許是繙譯的事情。但是她有些疑惑，蒙貝羅爲什麼要在廠裏叫她，使得大家都知道，他不懂英文，要一個小姑娘幫忙。

泰羅在走廊裏看見了她，就喊道：

「走來！」

蓓荅趕緊走了幾步。

「你會講英語；是不是？」他問，「回答我，不要說謊。」

「我的媽媽是講英語的，」蓓荅回答。

「你怎樣也會說法語；你說得不很流利。」

「我的爸爸是法國人。」

「所以你會講兩種語言？」

「是的，先生。」

「好，你要到聖匹堡去了。發爾弗郎先生要用到你。」

她聽到了發爾弗郎的名字，不免現出了驚異的神氣。

「什麼？你是聾子嗎？」泰羅問。

但是此時蓓荅已準備好了。

「我不認識聖匹堡在什麼地方，」她說。

「那不要緊。有車子送你去。你不會迷路的。」

泰羅大聲叫道：

「威廉！」

發爾弗郎的車子，本來停在樹蔭下的，現出拉到門前來了。

「你把這個姑娘帶到發爾弗郎先生那邊去，趕緊些！」泰羅說。

蓓荅想爬進威廉旁邊的座位裏去，但是他阻止她道：

「不是這裏——坐在後面。」

車子的後面有一個座位，只容一個人坐。蓓荅坐了進去，那車子便很快地去

了。

出了市梢，威廉回頭對蓓荅說：

「你真會講英語嗎？」

「會的。」

「你有機會替廠主效勞了。」

蓓荅膽壯了。

「我會做嗎？」她問。

「有幾個英國技師要來裝一架新機器。他們說的話沒有人聽得懂。廠主叫蒙貝羅去，但是他的英語是和他們兩樣的。大家講來講去，只是講不到一處。廠主很發怒。這事情真好玩！後來蒙貝羅要解除廠主的怒氣，就提起了你。他們便叫我來接你去。」

靜默了一會，那車夫又回過頭來了：「你要曉得，如果你的英語是講得和蒙貝羅一樣的，還是下車回去罷，不要去了。」

接着又冷笑着說道：「要停下來嗎？」

「不要停，向前去好了，」蓓荅笑笑說。

「唔，我是先對你說一聲，」威廉說。

「多謝你，」蓓荅正色地說。

蓓荅雖然嘴裏說得很硬，心裏却終有些着急。她信得過自己的英語，但不知道技師們說的英語是怎樣的。她曉得每種職業有每種職業的術語。也許她懂不得他們，那末發爾弗先生要像對蒙貝羅一樣的對她發脾氣了。

他們到聖匹堡了。那地方的工廠和馬拉庫耳的是差不多的。只是多一個製造繩索的工場，雖然全廠的面積是比較小些。

馬車進了大門，停在辦公室門口。

「跟我進去，」威廉說。

她進了辦公室，發爾弗先生正在和這裏的經理講話。

「這姑娘到了，」威廉舉起了帽子說。

「好，你出去罷。」

發爾弗郎先生並不招呼蓓荅，却先和那經理輕輕說了幾聲。蓓荅的耳朵很敏銳，聽得他是在問她的相貌。

那經理也輕輕地回答，「她大約十二三歲，看上去很伶俐。」

「過來，孩子，」發爾弗郎先生用對洛賽麗講的口吻向蓓荅說，比他對待工人們要和氣得多。

蓓荅鼓起勇氣，盡力把自己的感情壓制住。

「你叫什麼名字？」

「奧利麗。」

「你的父母是誰？」

「都死了。」

「你在我廠裏工作了多少時候了？」

「三個星期。」

「你從那裏來的？」

「巴黎。」

「你會說英語？」

「是的，先生。」

「說得好嗎？」

「唔，不過——」

「用不到『不過』的。會就會，不會就不會。」

「我想我也許不懂專門術語，」蓓芬放大了胆說。

發爾弗先生回頭對經理說：

「貝諾絲，聽他的說話很伶俐。」

「是的，先生，她的態度也很大方，」經理說。

「也許她能夠幫助我們，」發爾弗郎先生說。

他立起身來，一手拄着杖，一手牽着貝諾絲的手，說道：

「跟我們來，孩子。」

蓓荅對於她的環境本來很注意，無論怎樣微細的地方也都牢牢記在心頭。如今可上了心事，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了，她只在焦急，不知和英國技師接洽的結果究竟怎樣。

他們走到了一所新的建築：雪白的牆頭，碧綠的屋瓦。神氣沮喪的蒙貝羅在往來踱步。他看見蓓荅走進門口，向她皺皺眉頭。

他們上了二樓，蓓荅看見一個大房間裏放着許多大板箱，箱上貼着顏色的籤條。那些英國技師坐在一隻板箱上，服飾都很整潔，有一個的領帶上還有一隻銀針。她心下一寬，覺得和這種人講話比普通工人要容易些。

技師們看見發爾弗郎先生走進了門口，便一同立起來。

「對他們說，你是會講英語的，讓他們解釋給你聽，」發爾弗郎吩咐蓓荅。她才說了幾句，技師們的臉上便浮起笑容，她很覺滿意。當然她說的只是極普通的幾句日常應酬的說話，但是技師們臉上的笑容，顯然是善意的表示。

「他們完全能了解她，」經理輕輕對發爾弗郎說。

「很好，」發爾弗郎說，「你問問他們，爲何比預定的時候早來了一星期。」

對他們說，我們廠裏的工程師會說英語，這件事本當由他接洽，但是現在他不在廠裏。」

蓓荅忠實地譯成了英語，再把技師們的答覆譯成法語。

「他們說，他們在空布雷裝置一架機器，結束得早了幾天，不會回英國，直接就到這裏來的。」

「他們在空布雷那一家裝機器？」發爾弗郎問。

「亞維林兄弟公司。」



《 譯 傳 地 實 忠 荅 蓓 》

「什麼機器？」

「蓓荅遲疑了一會。」

「你爲何不把他們的話告訴我？」發爾弗郎問。

「這裏有一個名詞我不會譯。」

「就把英語說出來。」

蓓荅就把「水力軋布機」的英文說了出來。

「我知道了，」發爾弗郎說。

接着他便回頭向經理說：

「你看！亞維林要打倒我們，我們不能再耽擱了。我要打電報給法布利，叫

他火速回來。但是我現在一定要叫這些傢伙馬上動手。小姑娘，你問他們，爲何

至今還沒動手。」

那領袖技師答覆了很長的一篇話。

「唔？」發爾弗郎不耐煩地說。

「他說了不少的事情，我覺得太繁雜了，」蓓荅歎息着說。

「無論如何，終要設法說給我聽，」發爾弗郎和氣地說。

「他們說地板不很結實，擔當不起這架十二萬磅重的機器。一開動，地板馬上就會陷下去。」

「但是橫樑很結實，」發爾弗郎說。

「他們說，他們已計算過了，爲安全起見，一定再要加幾根樑。」

「這些事情，法布利都很明白。但是我們現在馬上就添幾根好了。對他們說，馬上就動手。要什麼儘管說。小工、木匠、泥水匠，要多少都有。你依舊充譯員。他們要什麼，你就去告訴貝諾絲。」

蓓荅把這一番話譯了過去，他們聽說由她充譯員，似乎很表滿意。

「你必須留在聖匹堡，」發爾弗郎對蓓荅說，「拿一張名片去，住在旅館裏

面，一切開支，都由廠裏供給。如果事情辦得好，待法布利回來了，分些紅利給你。」

第十七章 爲廠主服務

當譯員比了推小車是要愉快得多了。汽笛一響，蓓荅將技師們領到旅館裏去，替他們開了房間。最後，她自己也揀了一間。不是和別的女孩子們同住的大房間，却是他獨自使用的一個房間。

那些英國人，一句法國話也不會說，所以叫蓓荅和他們一同吃。他們所點的菜，簡直足以供給十個人的食量。一道道美味的菜，當然和昨天蓓荅款待洛賽麗的是很不相同的。

那天晚上，她才算有真的床，真的被單睡覺了。但是她一時再也睡不着。她想着她的將來，使她的精神非常興奮。她不願意把事情看得太有希望，但是一切事情又似乎確很順利。

明天早上，蓓荅和太陽、同醒來。她一聽見汽笛響，就去喊那些英國人，對他們說，工作的時間到了。但是英國的工人是不服從汽笛的——至少他們到了法國之後。他們很考究地梳洗過了，再喝了不知多少杯數的茶，吃了一大盆的奶油吐司，然後才想着動身。那時蓓荅已不耐煩地等在旅館門口。她恐怕發爾弗郎早已先在廠裏了。

但是他到了下午才來。他的外甥卡西米陪着他。

卡西米一見那些英國技師單只完成了一些極初步的工作，便滿臉露出不滿意的神氣。

「恐怕到法布利回來的時候，這些傢伙還做不了多少工作，」他說，「不過這也難怪他們——誰教你指派這樣一個監工的。」

最後一句話是在諷刺發爾弗郎，發爾弗郎也就嘲笑他道：

「如果你能做這件事，我無須到廠裏去喊一個女孩子來了。」

卡西米聽了他舅父的話，未免有些生氣，但是依舊好刁地說道：

「我如果有先見之明，知道有一天會丟掉了執行的工作，來做機械的工作，我當然要讀英文，不願意讀德文了。」

「但是現在還來得及呀，」發爾弗郎嚴厲地說。

蓓芬恐怕卡西米遷怒於她，所以連動也不敢動一動。但卡西米並不向她望，馬上領了他的舅父走了。蓓芬便低了頭回想甥舅兩人的談話。發爾弗郎待他的外甥何等嚴厲！卡西米一定很覺難堪！也許他們心裏還有些感情，但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出來。那不幸的老人盲了眼睛，做小輩的爲何不格外裝得和氣些呢？發爾弗郎失了兒子，爲何還要這樣嚴厲地對付外甥呢？

過了幾分鐘，發爾弗郎回來了。這回是經理陪着他。他坐在一隻板箱上，經理便告訴他，工人們已做了多少工作。

不一會，蓓芬聽見經理在喊：

「奧利麗，奧利麗。」

她忘掉了這是她的假名，所以不會答應。直到聽見了第三聲「奧利麗」，才驚醒了，連忙跑過去。

「你耳朵聾了嗎？」那經理說。

「沒有，先生，我正在注意工人們，不會聽見，抱歉得很。」

「你去罷」，發爾弗郎對經理說。

經理一走，那老人便問蓓荅：

「孩子，你識字嗎？」

「識的，先生。」

「識英文嗎？」

「識的，英文法文都識的。」

「你能夠看了英文譯成法文嗎？」

「如果句子不十分難，我是能夠的。」

「你能夠譯報上的新聞嗎？」

「我不會嘗試過，但是我想能夠的。」

「那末，讓他們去工作，我們看報罷。不過你必須先關照他們，他們如果需用你，儘可來喊你。快些去對他們說。快些回來。我要你替我譯幾段消息。」

舊芬回來了，發爾弟授給她一張丹梯新聞。

「你要我讀那一段？」她攤開了報紙問。

「看商業新聞。」

舊芬很焦急地一欄一欄的找，不知自己會不會把這件新工作做得使那老人滿意。她慢了，他會不耐煩嗎？但是他並不催促她，叫她不要怕。因為他那敏銳的聽覺已經覺察舊芬在發抖了。

「不要性急，孩子，我們的時間很充足呢。你也許還是第一次看商業新聞

吧。」

「是的，先生，第一次。」

她找了一會，居然找到了，便情不自禁地喊了起來。

「你找到了嗎？」

「我想是找到了。」

「很好，看標題——亞麻布、大麻、黃麻、麻袋、麻繩。」

「呀，你也識英文的！」她興奮地說。

「只有幾個商業上的字；真苦！」發爾弗郎說。

她看到了，就開始繙譯。她進行得非常慢，生恐譯錯。熱得手上頭上全是汗。但是發爾弗郎却時時鼓勵她。

「讀下去，我懂得你的意思。你譯得很好。」

於是她努力繼續下去。因爲外邊工人的鎚子聲音很鬧，所以她的喉嚨提得很

高。好容易把那一欄完全譯好了。

「現在再看看，有從加爾各答來的消息嗎？」

蓓荅便找。

「有的，標着特約通信字樣。」

「對的，讀給我聽。」

「這消息來自達加——」

她讀到達加，聲音便咽住。發爾弗郎很詫異，問道，

「你爲何又發抖起來了？」

「沒有事。我只是有些胆怯。」

「我對你說過了，不要胆小。你讀得很好，已經超過我的預料了。」

她就繙譯達加來的消息。那是關於雅魯藏布江流域黃麻的收穫的。她譯完

了，發爾弗郎又叫她找船船的消息，還有關於聖赫勒拿島的事情。

她把報紙翻了過來，就找到了。

「二十三日，英船阿爾馬自加爾各答往丹梯。二十四日，挪威船格蘭勒文，自那拉更往布倫。」

他似乎滿意了。

「你譯得很好，我很歡喜你，」他說。

她想回答，但是恐怕自己的聲音會引起他的疑惑。

「我看，彭笛脫不在的時候，我少不得你，」他接下去說。

他接到了英技師的報告，又吩咐了幾句話，便叫蓓荅陪他到經理的辦公室去。

「要牽住你的手嗎？」她胆怯地問。

「當然要的，孩子，不然你怎樣引導我走呢？有什麼障礙，就告訴我。」

「曉得了，先生，你靠託我好了。」

「好的，你看，現在我是要靠託你了，」他和氣地說。

他左手牽着蓓芬，右手扶着杖，一同下樓去。出了門，就是一條鐵軌。蓓芬想，這是障礙，該通告他了。

「你不必通知我，」他說，「整個工廠的模型，全在我的腦子裏和腿裏。意外的障礙，我才不知道，那是要你通知的。」

這失明的老人，不但明瞭工廠的全圖，便是工人也認識得不少。他們倆在場上走，工人們都向他脫帽致敬，嘴裏還說幾句請安的話，好像他是依舊看得見他們的。

對於大多數工人，尤其是那些年老的，他終答道：「約克，你好。」「巴斯，你好。」足見他的耳朵沒有忘掉他們。有時他覺得有些模糊了，便說：「你保爾嗎？」「你是約瑟嗎？」

他們走得很慢，好久才走到辦公室。他坐到了椅子裏，便說：

「明天早上，我再叫你，還有事要你做。」

第十八章 答覆問題

明天，發爾弗郎又到英技師們工作的地方來了。又是經理陪着他。蓓芬很想跑過去，但是不能夠，因為忙着把領袖技師吩咐的話，譯給工人聽。技師說一句，她就譯一句，毫不遲疑，毫不含糊：工人說的話，也一一譯給技師聽。

發爾弗郎慢慢地走近工人，聽見工人們停止講話了，便吩咐他們儘管照常工作，只當他不在旁邊一樣。

蓓芬也就繼續她繙譯的工作。後來忽然聽見發爾弗郎低聲對經理說：

「你以為這個孩子將來會成功一個能幹的工程師嗎？」

「她的天才真夠人吃驚，」經理說。

「不但這樣呢，」發爾弗郎接着說，「昨天她替我譯丹梯新聞，居然譯得比彭

「笛脫還好。她還第一次看商業新聞呢，你想。」

「她的父母是誰？有人知道嗎？」經理說。

「也許泰羅知道的。我實在是不知道。」

「不過，她似乎很窮苦呀，」經理說。

「什麼？我們供給她膳宿了。」

「我是說她的衣服。她的襯衫破得不成樣子了。我只看見吉卜賽人穿這種衣

服。她穿的那雙鞋子，也像是她自己做的。」

「她的面貌怎樣？」那老紳士問。

「伶俐，很伶俐。」

「不好猜，不小家相嗎？」

「不，不，恰巧相反。很誠懇，很大方。她的目光很銳利，似乎穿得過牆

壁；但是又覺得非常溫柔。」

「她是什麼地方來的？」

「總之，不是在這裏附近的。」

「她說，她的母親是講英語的。」

「她不像英國人，英國人我見得多了，」那經理說，「她完全和英國人不同。並且也很美麗。她的襪襖的衣服，却使她越顯得美麗。她似乎有神祕的力量——內心的同情，天然的威嚴——叫人們服從她，雖然她穿得這樣狼狽。」

那歡喜稱讚人家的經理還接下去說：

「這許多想來你早已猜到了，雖然你看不到她。」

「她的聲音很感動我，」發爾弗郎說。

這一番談話，蓓荅雖不完全聽見；但是單只零零碎碎聽到的一些，已夠使她與奮得發抖了。她努力收束自己的精神，貫注在工作上面，免得在發爾弗郎面前鬧出錯誤。但是她實在快樂極了。

「奧利麗！」發爾弗郎叫她。

這一回她馬上答應了。

「我又要你繙譯了，」那老人高興地說。

這一回，他給她一本册子，叫做丹梯貿易報告。這是一本黃麻交易的正式報告，舊本要從頭到底繙出來。

繙好了，發爾弗郎又叫她陪到辦公室去，一路上問了她許多問題。

「你說你的媽媽死了。死了多少時候了？」

「五個星期。」

「死在巴黎的嗎？」

「是的，先生。」

「你的爸爸呢？」

「死了半年了。」

他執着她的手，覺得逐漸緊張起來了，知道她很是悲傷。

「你的父母做什麼事情的？」他溫和地問。

「我們有一輛車子，販賣些東西。」

「在巴黎近郊嗎？」

「有時在這個國家，有時又到別個國家，沒有一定的地方。」

「你的媽媽死了你就離開巴黎的嗎？」

「是的，先生。」

「爲什麼？」

「因爲媽媽叫我答應她，她死後我就離開巴黎。她叫我到北方去，到爸爸的家裏去。」

「那末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媽媽沒有死，我們已把車子和騾子賣掉了。賣得沒有多少錢，又因媽媽生

病，用掉了。我離開巴黎的時候，袋裏只有五佛郎三十五生丁。不夠趁火車，只好步行。」

發爾弗郎先生做了一個手勢，蓓荅不懂他什麼意思。

「請原諒我，我不該把這種煩惱的事情告訴你，」她連忙說，「我說得太多了。」

「不，我覺得很有興味。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子，我很歡喜你。我最歡喜有勇氣，有毅力的人——不灰心的人。這種成人也很少，你還是一個孩子，真正難得。你帶了五佛郎三十五生丁動身了，以後怎樣？」

「是的，我還有一把洋刀、一塊肥皂、一個針箍、兩隻針、幾根線，還有一張地圖，」蓓荅笑笑說。

「你能夠看地圖嗎？」

「我們行蹤無定的人，當然是要能夠看地圖的。所以什麼東西都賣掉了，這

張地圖可留着。」

發爾弗郎插口道：

「左邊有一棵大樹，是不是？」

「是的，樹下還有凳子，」蓓荅說。

「我們去坐一會吧。舒服些，」那老人說。

他們坐了下去，蓓荅便繼續講她的經歷。她講得很詳細，一些也不遺漏，因為她覺得那老紳士對於任何瑣碎的事情都很有興味。

當她講到大風暴後從林中出來的時候，他問道：

「你不想求乞嗎？」

「不，先生，我不想。」

「你不能在田裏找到工作，那麼準備怎樣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要還有力氣，我便向前走。我並不怕。直到累倒

了，我才哭起來。我不能走了。但是，運道還好，我遇救了。」

於是她就講，那販賣舊貨的老婦人恰巧也在那條路上。巴力加舐她的臉，她醒了。最後，一直講到碰着了洛賽麗，領她到馬拉庫耳。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我知道無論什麼人都能在你的廠裏找到工作。我就投到廠裏，多謝他們，他們居然答應我在繞線間裏把梭子裝在小車裏，推到織布間去。」

「什麼時候，你再動身？」發爾弗郎問。

舊吞大吃一驚，她不會預料到這個問題。想了一會，才答道：

「我不想再動身了。」

「你家裏的人怎樣？」

「我不知道他們。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歡迎我。他們恨我的爸爸。我沒有別的法子想了，只得去投奔他們，不過決不定他們會收留我。現在我既然有工作

做了，覺得還是留在這裏的好。如果趕了去，他們驅逐我，那怎麼辦呢？只要我有工作，我就不會餓死了。」

「他們找尋過你嗎？」

「不會，先生。」

「那末你的主意也許是對的。不過，你這樣孤苦伶仃，說不定還會碰到什麼困難，所以還是寫一封信去的好。你要知道，孤苦伶仃的女孩子，要獨自謀生，是非常困難的。孤獨是世界上最悽慘的事情，你的家裏人也許很歡迎你回去呢。」

「是的，我知道孤獨是悽慘的。我天天感覺到。老實說，他們的手臂如果張開着，我極願意全身撲進去，但是如果他們像待爸爸那樣待我——」

「你的爸爸待錯了他們罷？」

「我不信他會這樣。他對待無論什麼人都很和氣，對於媽媽和我，尤其溫存

親熱。真奇怪，他家裏的人爲何要惱恨他？也許這裏還有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他們惱恨他，對你可沒有影響。孩子們不該爲了父母的過失而受苦。」

「但願這樣，」蓓荅聰明地說。

「看來你是很想回去呀，」發爾弗郎說。

「不錯，不過與其受他們驅逐，還不如不去的好。」

「他們怎麼會驅逐你呢？除了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母還有別的孩子嗎？」那

老人問。

「沒有。」

「那末他們正要你去代替他們的兒子呀。你還沒知道，孤獨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蓓荅焦急地看着那老人，似乎要看出他心裏的感情是否和說的話一般。但是老人看不見她發着光的眼睛，停了一會，又說道：

「你的主意打定了嗎！」

「請原諒我。你的一番好意，我非常感激。不過我信不過他們會歡迎我這個不需要的人。我又不便跑去對他們說，我是他們的孫女。」

「你還不懂人們的心情呢，可憐的孩子！少年人不耐孤獨，老年人也何嘗過得慣孤獨的生活呢？」

「凡是老年人都這樣想嗎？」

「如果不想，覺終是覺着的。」

「你真以為這樣嗎？」蓓荅戰慄着問。

他並不直接回答她——輕輕地自言自語道：

「他們是覺着的。」

於是他忽然立起，似乎要忘掉那苦痛的思想。吩咐蓓荅道：「帶我到辦公室去。」

第十九章 泰羅的盤問

法布利幾時才回來呢？這問題煩惱着蓓苓。他一回來，她這繙譯的任務就要結束了。發爾弗郎先生還要她繙譯嗎？

星期四早上，她同英技師到廠，看見法布利正在工場裏，考察已經完成了的工作。於是她只好站在一旁，不敢參加那工程師和技師的談話。但是那領袖技師却偏要牽涉到她。

「如果沒有這個小姑娘，」他說，「我們就不能動手。我們只能坐着等你回來。」

法布利看看蓓苓，但是一句話也不說。蓓苓着急了。她必須回去工作嗎？但是她決意等發爾弗郎先生來了再說。

他在一定的時候到了。法布利便報告他，工作不免有些誤會的地方。

「那女孩子爲何不在這兒呢？」他憤憤地說。

「她在這裏，」那經理說着，向蓓苔點點頭，叫她過去。

「你爲何不回馬拉庫耳去？」他問。

「我想我必須等你來了再走，」她輕輕地回答。

「你的主意不錯，」那老紳士說，「你應該等我吩咐。我在馬拉庫耳還用得
到你。今晚你還是回去。明天早上到我的辦公室來，我有事情叫你做。」

「我在馬拉庫耳還用得到你，」她一路回去，只是念着這一句話。不知發爾
弗郎先生有什麼事叫她做？至少她是不必再推小車了！至於別的，慢慢地等着
罷。那是用不到焦急的。她只要照了母親吩咐的話做去好了——小心謹慎，慢慢
進行，事情是急不來的。她的前途，全靠自己怎樣做去。她一定要耐性好些。

蓓苔高高興興地回去，一路上採些花，看看路旁美麗的花園。有時她竟快活

得跑和跳起來。

她回到小屋子裏，看見依舊和出去的時候一樣。一切東西都在原來的地方，足見不會有人來過。蘋果已熟了，她覺得又可多一樣東西吃了。

時候還早，她吃了夜飯，並不就想睡，便坐在門口閒眺。她覺得雖然自己出門了沒有幾天，但是田野裏却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不像她初來的時候一般寂靜了。當初她所能聽見的，只有回巢的鳥兒的鳴聲。現在她能聽到車輪的聲音，收穫機的聲音，鞭撻的聲音，以及遠處嘈雜的人聲。收穫已在開始，漸漸將要侵入她的領土，她不得不捨棄她可愛的家庭了。雖然她嘗過了安適的旅館生活的滋味，但是她依舊愛着那草墊和小屋子。

明天早上，汽笛才響，舊茶已照常等在廠門口。但是，她並不跟了別的女孩去工作，却一直向辦公室走去。她不知怎樣做才好。還是進去呢，還是等在外面？

她決定等在外面。她只要站在辦公室外面，發爾弗郎一叫她，她就可進去。大約等了一個鐘頭，泰羅來了，很嚴厲地問她在做什麼。

「發爾弗郎先生叫我今天早上到辦公室去，」她說。

「場上不是辦公的地方呀，」他說。

「我等她叫我。」

「走來。」

她跟了他走，走廊裏有幾隻舒適的椅子，他坐在一隻上，叫蓓荅走近些。

「你在聖匹堡做些什麼事？」他問。

她把發爾弗郎叫她做的事情一齊告訴了他。

「法布利幹錯了事嗎？」他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算聰明罷？」

「我實在不知道。」

「你真聰明得很。你不願意告訴我，就不告訴我。不過你想想清楚，你在和誰講話？我是誰？」

「你是總經理。」

「是的。那就是說，我是你的主人。你做的事情一定要告訴我。誰不聽我的話，我就開除他。記好了。」

這就是那天晚上，在弗郎沙家裏，和她同住的女孩子們講起的那個人。他很殘暴，他有野心，要做這許多工廠的主人。他用盡種種方法培植他的勢力，便是發爾弗郎先生，他也想玩弄。

「我在問你，法布利做了什麼錯事？」他輕輕地說。

「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沒法告訴你，」蓓峇倔強地說，「發爾弗郎先生叫我對英國技師說的話，我能告訴你。」

她就詳細說了一遍。

「完了嗎？」泰羅問。

「完了。」

「發爾弗郎先生還叫你譯什麼信嗎？」那經理急切地問。

「沒有，先生。我只譯了幾節丹梯新聞和一冊丹梯貿易報告。」

「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把實在情形告訴我，完全告訴我。我就會知道的，到

那時——滾你的蛋！」

他一邊說，一邊還伸手作勢。

「我爲何不把實在情形告訴你呢？」蓓荅勇敢地問。

「我只是警告你一聲。」

「知道了，」蓓荅說。

「好，現在你去坐在那邊凳子上。發爾弗郎先生叫你來，一定會喊着你

的。」

蓓荅在凳上足足坐了兩個鐘頭，因為泰羅在旁邊，不要說不敢動一動，便是想也幾乎不敢想一想。但是泰羅走開之後，她越覺焦急。她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去反抗這個可怕的人。他的用意，她很容易猜透，無非是要她做他的間諜。替發爾弗郎譯了什麼信，便去告訴他。

蓓荅見威廉在辦公室裏出入了五六次。每次都認為來喊她進去了。但是威廉也不向她望。有一次，威廉同了三個人出來，輕輕地講着話。那分明是發爾弗郎有別的事情做，一時用不到她去譯信。

後來威廉終於喊她進辦公室去了。發爾弗郎坐着，很大的寫字檯上是一堆堆的文件。每堆文件上壓着一張紙，紙上有浮雕的字母，所以他眼睛雖然看不見，但是可以用手摸，知道那是一堆什麼文件。桌子的又一端裝着電鈴和電話之類。

威廉沒有替她通報。停了一會，她想必須自己說明了。

「我是奧利麗。」

「我聽見你的腳步聲了，」發爾弗郎說，「過來，聽我說。你上次告訴我你的經歷，顯得你非常勇敢，我很歡喜你。你充當我的譯員，我覺得你很有智慧。我很滿意。我的眼睛瞎了，我需要一個人替我看，並且要懂得怎樣把事情正確地告訴我。我想威廉能夠這樣做。不過我看他沒有興味。並且，他愛喝酒，幾乎不能替我趕車子。威廉不能做的事情，你能替我做嗎？起先每月給你九十佛郎。以後當然要增加，如果你的工作使我滿意。」

蓓荅感動得太深了，連話都說不出來。

「你沒有答覆我。」

「我正在想幾句話來謝謝你。不知怎樣說才好。我想不出——」

蓓荅失望地停頓了。

但是發爾弗郎了解她的意思。

「我知道你很是焦急，但是我並不怪你。足見你非常歡喜。但是，閒話少說。你寫信給你的家裏嗎？」

「沒有，先生，我不能寫。我沒有信紙和墨水。」

「好，好！現在你能夠寫了。彭笛脫的辦公室，你去用罷，等他回來了再說。你要用什麼東西，那邊都有。你寫的時候，把這裏的情形告訴他們。如果有更好的事情叫你做，他們會接你回去；如果沒有，那你就留在這裏。」

「我就留在這裏罷。」

「好的，我想將留在這裏。你在這裏很好，你在辦公室裏，將與許多工人接觸，把我的命令傳給他們。我出去，你就陪着我。不過，貝諾絲對我說，你的衣裳是——很破了。」

「破得很了，不過並非因為我穿得不愛惜，」蓓荅說。

「我知道的，現在你應該換了。到會計處去，領一張條子，到拉社茲的店裏

去買——襯衫、帽子、鞋子，以及一切需要的東西。」

「舊茶聽了，覺得這幾句話是一個仙子說的，不像是盲目的老紳士說的。」

但是那老紳士又說下去了。

「你要什麼東西，隨你的意揀選。不過你要記住，終要合你的身份。今天就去。現在沒有事了，明天早上再來。」

第二十章 新衣

幾分鐘以後，蓓苓便帶了條子，出工廠去了。她但願拉茲衣店便是她前次買衣料的所在。店主熱悉的，揀選起來也可便當些。那是一個難題，因為她記着發爾弗郎最後的一句話：「你終要選得合你的身分。」

當然她不想買奢華的衣服。不過，怎樣選擇，才能使自己和發爾弗郎先生都滿意呢？她還是一個孩子，不會穿過值錢的美麗的衣服。人家穿的，當然已看見過不少。不過她目下的環境不配穿值錢的衣服。她不能選得太華麗，但是仍須合她的身份。她還要陪了發爾弗郎先生乘馬車一同出去呢。

但是拉茲衣店比她上次買衣料的所在要壯麗得多了。位置在教堂前面的方場上，無疑地，那是馬拉庫耳最可愛的商店了。櫥窗裏陳列着各色精美的衣料、

絲帶、帽子、珠寶、和香水。蓓芬一見，越發胆怯了。她好容易推進門去，店夥並不怎樣注意她。她呆呆地立在裏面，不知怎樣做才好。最後她把條子拿了出來。

「那是什麼？」店主拉茲太太問。

蓓芬就把條子授給她，她一見「馬拉庫耳工廠」的字樣，不等讀完，面色就換了樣了。

「你要什麼東西？姑娘，」她一邊很有禮貌地問，一邊自帳檯裏走出來，請蓓芬坐。

蓓芬說要一套衣裳、一隻帽子、一雙鞋子。

「我們都有的，」店主客氣地說，「並且都是很好的。先揀衣裳好嗎？待我拿些衣料出來給你看。我想你一定中意的。」

蓓芬不要買衣料。她要買現成的衣服。因為她明天就要穿了和發爾弗郎出去

的。

「喔，你要和發爾弗郎先生一同出去嗎？」那店主顯得非常詫異，發爾弗郎怎麼會看中這樣一個吉卜賽般的女孩子，要她陪着出去呢？

但是蓓荅不同答她，只說她要一身黑的衣服，因為她正在居喪。

「喔，你要去參加葬禮嗎？」店主問。

「不是的。」

「你要知道，我所以要這樣問你，那是因為我必須曉得了你的用途，才能把相當的衣服給你看。不過你還要告訴我，什麼式樣？什麼質料？大概多少價錢？」

「式樣要簡單，質料要堅牢，價錢要便宜，」蓓荅直率地說。

「好，好，待我們拿給你看，」她又回頭喊道：「維基尼，來招待這位姑娘。」

拉社茲太太神氣活現地回到帳檯上，不願親自招待這樣一個顧客。她想，那一定是發爾弗郎的婢女，因為要帶她出去，所以叫她來買衣裳的。

她見維基尼取出一件羊毛絨的衣服，飾着花邊和黑玉，使用嘲笑的口吻說道：

「不對，不對，這身衣服太貴。拿一身黑標布的來。有點子的。這衫子長一些，腰身也大一些，但是這裏縫幾針，那裏縫幾針，也就很合身了。這一身，價錢是很便宜的。」

蓓苔雖覺那衣服太大，但是聽說可以縫得小些，也就很滿意了。

至於襯衫和襪子，那是很容易挑選的。蓓苔當然只要價錢最便宜的。但是她說了只要買兩件襯衫兩雙襪子，維基尼也就像店主婦一般的看不起她了。她接着懶洋洋地授給蓓苔一雙鞋子，一隻黑草帽，交易便完畢了。誰聽見過這種事情——只買兩雙襪子，兩件襯衫！蓓苔想着還要買三條手帕。她只買了三條沒有花的，

那當然不能轉移維基尼輕視她的神氣。

「我想，都要我們送去罷，」店主抱怨地說。

「不要送，謝謝。今天晚上待我自己來取。」蓓荅說。

「好的，不要在八點鐘以前，也不要過九點鐘，」

蓓荅所以要自己來取，那是有理由的。她沒有住宿的地方，叫他們送到什麼地方去呢？從此以後，她知道，決不能再去住在那小島上了。你一貧如洗的時候，你的住所當然用不到門，也用不到鑰匙。如今你有了財產——雖然那店主看不起她只買這些東西，但在蓓荅却以為是了不得的財產了——總得要有安全的地方收藏起來。她決意要找間屋子。所以一出店，就向洛賽麗家走去。她想，獨租一間不很貴的小屋子，那是很舒服的。她才到門口，洛賽麗恰巧奔出來，便喊道：

「呀，你出來了。」

「是的，但是你爲什麼不在廠裏呢？」

洛賽麗有一件緊急的差使，要到匹岐格尼去。在她回來之前，不能把租房間的事情對她祖母說。

「但是你下半年橫豎沒有事情做，爲何不和我一同去呢？很有趣的！」

她們倆一同出發，辦好了差使，一同回來。路上停停歇歇，說說笑笑，回到馬拉庫耳，已在傍晚時分。洛賽麗跨進了門口，才覺得時間晚了。

「我不知道姑母又要嘮嘮叨叨地說些什麼？」

「不知道，」蓓荅說。

「不要去管她。我們玩得很快活，是不是？」

「是的，真是快活，」蓓荅笑笑說。

幸虧姑母正忙着招待客人，所以蓓荅和老祖母接洽得很順利。每天兩餐，五十佛郎一月；一個小房間，有一扇窗，一面鏡子，一架盥洗檯，每月十二佛郎。

八點鐘，蓓荅獨自在大食堂裏吃晚飯，膝上鋪着一條潔白的手巾。八點半，到衣店去取衣。九點鐘，因為興奮過度，頭裏有些昏沈沈，就關了房門，滿懷着希望，上床睡覺。

明天早上，發爾弗郎對廠裏各部分的領袖吩咐完了，便喊蓓荅進去。

她進了門口。就大吃一驚，覺得那老人的顏色非常嚴厲，與昨天那種仁慈和藹的態度，簡直判若兩人了。他不知爲了什麼事正在發脾氣。

對於這個變化，蓓荅唯一的解釋，便是昨天買的東西太費錢了。他吩咐要合她的身分，可是他滿意了。她已是拚命節省，揀最便宜的買了！她該買什麼呢？什麼東西買錯了呢？

她沒有多少時候來考慮這件事，發爾弗郎已冷冷地開口了。

「你爲何不老老實實地對我說？」他問。

「我什麼事情騙了你？」蓓荅失望地喊。

「自從你到了這裏以後的一切行動。」

「我可以立誓，我沒有說過一句謊話。」

「你對我說，你住在弗郎沙家。你究竟住在那裏？有人要打聽你的消息，去問過她的女兒齊諾皮，說你只在她家住過一夜！以後你在那裏，沒有人知道！」

舊芬嘆了一口氣。

「有人能夠告訴你，我究竟住在那裏。」舊芬溫和地說。

「誰？」

「洛賽麗，她的孫女兒。她會證明，我下面說的一番話都是實在的。你要不要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你？」

「你在這裏的職位，使我必須知道你的底細，」發爾弗郎嚴厲地說。

「好，先生，我一齊說給你聽罷。我講完了，你可喊洛賽麗來。她會證明我不會說謊。」

「那很便當，」老人的口吻溫和了些了，「好，講罷。」

舊芬便從初到馬拉庫耳講起。她說第一夜和許多女孩子同住一個房間，怎樣的悶熱，怎樣的缺乏空氣，怎樣的不舒服，她簡直要悶出病來了。

「人家能夠住，你偏偏不能夠住嗎？」他問。

「她們也許不像我這樣住慣在曠野裏的。貧困差不多已把我磨練得什麼事情都能忍受，但是那間屋子，實在要把我悶死了。我想，逃死，終不能算是懦怯的舉動罷，」她嚴重的說。

「弗郎沙的屋子竟這樣不合衛生嗎？」

「唉，先生，只要你能夠去看一看，你就不忍你的工人住在那裏了。」

「講下去。」

舊芬便說發現了一個小島，決意住在島上的一所小屋裏。

「你不怕嗎？」

「這樣的事情，我是不怕的，」蓓芬簡單地回答。

「你說的是大路左邊最近的一個池沼嗎？」

「是的，先生。」

「那間屋子是我的。孩子們打野鴨的時候用的。你就睡在那裏呀！」發爾弗郎笑起來了。

「我不但在那裏睡，還在那裏住，在那裏吃。有一天居然還請過洛賽廳吃飯。她自會告訴你的。後來你就喊我到聖匹堡去，我才離了那間屋子，住在旅館裏。」

「你有錢宴客嗎？」那老人問。

「如果我可以告訴你——」

「你必須一齊告訴我。」

「我恐怕浪費你的時間，」蓓芬說。

「我時間多着。時間是很長的——很空虛的。」

她看見老人臉上浮起了一陣愁容。她對於「空虛」兩個字很表同情。她也覺得，日子確是很長很空虛。自從母親死後，她一直覺得非常寂寞。沒有人安慰她，沒有人替她分憂：她已嘗慣了孤獨的滋味。那老人當然不懂得貧困的苦楚，但是他一定也有極大的痛苦，所以這樣的憂愁。

也許她能夠安慰他。這是值得努力的一件事。於是高高興興地講下去道：

「還有比宴客有趣得多的事情呢。我找到烹飪的用具——我找到能夠烹調的東西！待我從頭講起罷。」

於是她把在那小屋子裏的生活情形，詳細的講給那老人聽，他聽得很有興味。

「你自己做的嗎？」他常常這樣地問。

舊吝恐怕那老人厭倦，有時把枝節略一些，但是他自己會提出問題來問，足

見便是極瑣屑的事情，他也要知道——不但她找到的；還有她自己做的。

「你做一隻湯匙嗎？」他含笑說。

等到講完了，他拍拍她的頭說：

「好，你是一個勇敢的孩子。你能夠自己造東西，真使我歡喜。現在到你的辦公室裏去，隨你做什麼事罷。三點鐘，我們一同出去。」

第二十一章 代替威廉

蓓荅的，其實是彭笛脫的辦公室，遠不及發爾弗郎的寬敞和華麗。發爾弗郎的辦公室有三扇大的窗，幾隻桌子，幾堆文件，深綠色皮墊的椅子，壁上有金框的鏡架，裝着各處工廠的圖樣。那是很動人的所在，一望而知是廠主辦公的地方。

彭笛脫的辦公室却很狹小。只有一隻桌子，兩隻椅子，幾隻放文件的黑櫃，一張世界地圖，畫着汽船的航路——只有這些東西。但是光滑的地板，粉紅的窗帘，高爽的平頂，已使蓓荅十分滿意。門開着，能夠看到發爾弗郎左右的各個辦公室的裏的事情。一間是他的姪子和外甥的，一間是會計室。長廊那邊，是法布利的辦公室，書記們正在忙着繪圖。

她沒有事情做，也不敢坐在彭笛脫的椅子上，便翻翻那字典——那是辦公室裏所能找到的唯一的書。當然，看故事要有趣得多，但是沒有，也只得翻翻字典來消磨時間了。

正午的汽笛一響，她就第一批離開辦公室。路上給蒙貝羅和法布利追上了。他們也是到弗郎沙家去吃飯的。

「好，奧利麗，現在你是我們的同事了，」蒙貝羅還沒有忘掉在聖匹堡所受的辱，要想在蓓苔身上出氣。

蓓苔聽了這句話，一時不知怎樣說才好，她懂得那嘲笑的口吻，於是說道：

「不是你的同事，先生；只是威廉的同事。」

這句話，法布利聽得很滿意，便向蓓苔笑笑，似乎在稱讚她。

「但是你接替彭笛脫的職位了，」蒙貝羅很快地說。

「你應該說，她是接替彭笛脫保守着職位，」法布利說。

「那是一樣的。」

「並不一樣。至遲再過兩個星期，彭笛脫就要回來，繼續她的職務。若沒有這位姑娘能講英語，他的位置早給人家佔去，他就不必回來了。」

「在我看來，」蒙貝羅說，「我和你也出過些力的。」

「是的，但是這位姑娘也出了不少力。所以彭笛脫應感謝我們三個人，」法布利笑笑說。

到了弗郎沙家，蓓荅當然受不到像同事一般的款待。她佔着食堂角角裏的一隻小桌子。主人招呼過了別人，才會輪到她。

但是這事情並不使蓓荅傷心。她本來用不到人家伺候。她能夠和他們接近，聽他們談話，已經很是滿意。她將來當然還要遇到不少的困難，聽了他們的話，也許對她有些幫助。她很怕泰羅，但願多聽見些關於他的話。好在她並不是竊聽人家的話。他們說的時候，知道她在旁邊的，她儘管聽好了。

第一天，不會講起重要的事情。他們所講的都是關於國事、打獵、以及火車肇禍的事。飯後，蓓荅便問洛賽麗，發爾弗郎怎麼會知道她不住在她祖母家裏的。

「瘦子說的，」洛賽麗說，「昨天我們在匹岐格尼的時候，他到這裏來過。你曉得，要姑母齊諾皮說話是極容易的，尤其是她覺得自己能佔便宜的時候。她說你只在這裏住了一夜，此外她還說了不少的話。」

「瘦子是這樣的一個人呀，」蓓荅說，「她還告訴他些什麼話？」

「我不知道，因為我不在這裏。不過你也想得到的，她當然只會說壞話。好在對你並沒有壞的影響，是不是？」

「是的，只有好的影響，因為發爾弗郎先生對於我的事情聽得很有興味。」

「待我去告訴她，她一定要氣得發昏呢。」

「呀，我怕她和我爲難，」蓓荅說。

「和你爲難？不要怕。她知道了發爾弗郎先生給你的職位，她就要和你做最好的朋友了。你等着看好了。不過你有什麼事情，不願意給瘦子知道的，還是守着祕密。姑母是最會傳佈消息的。」

「知道了，」蓓芬笑着說。

「她這個人真惡辣，」洛賽麗嘆息着。

「是的，」蓓芬說。

三點鐘，發爾弗郎打鈴叫蓓芬去，一同乘了馬車到各處廠裏去巡視一周。這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必須去聽經理們每日的報告，再吩咐他們幾句話。

他們先到法雷克。那地方的工廠是專門績麻的。他們到了以後，並不一直進辦公室去。發爾弗郎叫蓓芬帶他到堆積大麻的棧房裏。

廠裏的規則，廠主來的時候，工人不能停止工作；他不開口，別人不准先和他講話。所以工作照常進行，只像他沒有來一樣——當然大家看見他來了，工作

得格外小心些。

「留心聽我的話，」他對蓓荅說，「我要試試你，你究竟能不能代我看東西。待我們看幾捆大麻。你識銀灰色嗎？」

蓓荅遲疑不答。

「唔，那末珠灰色呢？」

「識的，先生，我識的，」蓓荅高興地說。

「好，你也能分別各種綠色嗎？深的、淺的。你認識褐灰嗎？紅色當然是懂
的。」

「是的，先生。」

「任便從那一捆裏抽一把大麻，仔細看一下，告訴我是什麼顏色。」

蓓荅照着他吩咐的話做，抽了一把，仔細看過了，胆怯地說道：

「紅的，是不是？」

「授給我，待我看，」那老人說。

他把大麻嗅了一陣。

「對的，這一捆大麻一定是紅的。」

蓓荅很奇怪地對他看着。他似乎知道蓓荅在奇怪，便自己解釋道：

「你嗅嗅看，有沙糖的氣味，是不是？」

「是的，」蓓荅說。

「這種氣味表示那大麻曾在爐火上烘過。氣味和顏色是有關係的。好，待我

們再試一次。」

此次，她揀了一捆綠的。

「綠有二十種呢，」那老人說，「怎樣的綠法？」

「卷心菜般的綠。有許多黑色和褐色的點子。」

「給我。」

這一回他不嗅了。他用力的拉，終於拉斷了。

「這些大麻是綠的時候割下來的。紮成了捆，又着過濕。你說得不錯，我很滿意。」

他們繼續到各處廠裏去巡視了一周，最後才到聖匹堡。他們在那地方停得最長久，因為要看英技師們的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發爾弗郎到了廠裏，威廉便把馬車安頓在一棵樹下。他想，主人在這裏要耽擱好一會，不妨到鎮上去走走。他在街上碰到一個朋友，便進酒館去一同喝幾杯酒，敘敘別後情形。威廉本來是愛喝酒的，幾杯到肚，便把時間忘掉了。

發爾弗郎和蓓芬從廠裏出來，威廉並不候着。

「去喚他來，」發爾弗郎對經理說。

找了好久還不來；發爾弗郎發怒了，因為他是不肯浪費時間的。後來，蓓芬看見威廉踉踉跄跄地走來了。發爾弗郎也已聽見他的腳步聲。

「那東西又喝了酒了，」他冷冷地說。

「那是瞞不過你的，先生，」經理說。

「我眼睛瞎了，耳朵可沒有聾，」發爾弗郎怒沖沖地說。

他又對威廉說道：

「你在那兒？」

「唔，我告訴你，先生，我在——」

「我知道你在那兒。」

「唔，我告訴你，先生——」

他一邊說，一邊在瞎摸韁繩。竭力掙扎到座位上去，幾乎跌下來。

「我想還是我送你回去罷，先生，」那經理說。

「爲何要你送？」威廉無禮地說。

「不要開口！」發爾弗郎厲聲呵斥，「我不用你了！」

「可是，先生，我有原因——」

但是發爾弗郎不要聽他，回頭對經理說：

「謝你，貝諾絲，這位小姑娘能夠送我回去。」

「她會趕車嗎？先生。」

「她當然會的，她從小就在車子上過生活，趕車子是早就學會的了。是不是，孩子？」

「並且，柯柯像綿羊一般和善，你只要不把他趕進溝裏去，他自己是不會闖禍的。」

發爾弗郎坐進了車子裏，蓓芬跟着也去坐在他旁邊。她知道自己的責任非常重大。

「不要太快，」那老紳士說。

「曉得了，」蓓芬說。

馬拉庫耳的人，看見一個身穿喪服，頭戴黑草帽的女孩子在替發爾弗郎趕車，都非常詫異。威廉在那兒？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女孩子是誰？

他們行近弗郎沙家的時候，齊諾皮恰巧在門口。她一見蓓芬，便舉起了手，似乎嚇呆了。但是馬上就恢復了鎮靜的態度，向蓓芬笑笑，似乎她們倆向來是很要好的朋友。

「發爾弗郎先生，你好，蓓芬，你好，」她說。

她一等車子過去，就跑去對鄰居們說，她對瘦子說了蓓芬的好話，廠主就提拔她了。

「不過她是一個好孩子，」齊諾皮說，「她不會忘掉我的恩惠的。」

「你怎樣說法？」鄰居們問。

齊諾皮便捏造了一段好說話，馬上傳佈出去，隨時又添上些枝葉，所以天色還沒有黑，蓓芬已經成功一個重要的人物了。

鎮上的人見蓓峇在趕車子，已是大驚小怪；泰羅一見，當然越發駭怪。

「威廉呢？」他一邊喊。一邊跑出來。

「他喝醉了酒，給我歇掉了，」發爾弗即簡單地說。

「我想，你早就想歇掉他了，」泰羅說。

「是的。」

泰羅說話，常常用「我想」開頭，靠了這句話，他已扶植了不少的勢力。他很能使發爾弗即信任他。他常常假作癡呆，以爲自己是主人的純粹工具，要他怎樣做，便能怎樣做的。

他常常說，「我最注意的事情是要猜透主人的意思。我只關心他的事。所以他心裏想着什麼事，我都能知道。」

所以他常常用「我想」來開頭，有系統地偵察他的主人，不很會鬧錯誤。

「並且我想，」他在幫那老人下車的時候說，「這位姑娘是天生準備替你趕

車子的。」

「是的，她的本領很好，」發爾弗郎高興地說。

「我早就料到了。我第一次看見她——洛賽麗陪她來找工作的那天——我就知道她是一個比衆不同的孩子。停幾天你一定會發現她。」

泰羅說了這幾句話，看看蓓荅，他的眼光似乎在說：「你看，我在說你好。不要忘記——你也要一樣地報答我。」

不久，他就要求蓓荅報答他了。將近放工的時候，泰羅站在蓓荅的辦公室門口，輕輕說道：

「威廉在聖匹堡做錯了什麼事情？」

蓓荅認為這事情用不到隱瞞，便告訴了他。

「很好，」他說，「如果他再來要求我僱用他，我有法子對付他了。」

第二十二章 神祕的信

晚膳的時候，大家都問着這個問題。大家都聽說是蓓芬送發爾弗郎回來的，便問她，「聖匹堡發生了什麼事情？」蓓芬把告訴泰羅的話又說了一遍。大家都認爲威廉是咎由自取，沒有人對他表同情。

「他不把車子翻進溝裏去，本來太奇怪了。我看他像瘋子呢。」

「像傻子！」

「早該歇掉了。」

「沒有後台老闆，當然早已歇掉了。」

蓓芬留心地聽着，雖然表面上裝着漠不關心的神氣。

「唔，人家說他是用賄賂的。」

「那是一定的。」

「他只要忠實些，就不必這樣。行爲正直的人，用不到扶植黨羽。」

「但是他不能正直呀，你看。」

「他這樣奸刁，不怕將來釀成不幸的結果嗎？」

「他不回來了，一定有人在駭怪，我但願那時我也在那裏。」

「唔，接替他的人當然也要像他一樣能夠充探子的。」

「不過事情真奇怪，給他們偵探的那個人爲什麼老是不會醒悟的。他應該認識那傢伙的手段了。他的「想」只是多方偵探的結果，並不是真正懂得他的意思。」

大家笑了一陣，又彼此使使眼色。

便是舊荅不知道他們在談論什麼人，那麼這個「想」字也足夠使她明白。不過她早已知道他們在講泰羅，那個被偵探的人，便是發爾弗郎。

蒙貝羅和法布利繼續談論着泰羅，不過不說出他的名字。他們說他怎樣會升到這個重要的位置，說他怎樣還有野心，想做廠主人，管理那一千二百萬的產業。

齊諾皮帶水果進來了，大家便一句話也不說。等她分好了水果，才跨出門口去，談話又繼續了。他們不防備蓓荅，認為她是聽不懂他們的說話的。

「如果那停歇的人回來了，那便怎樣？」蒙貝羅問。

「這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法布利說。「但是萬一他不回來，那一定有別的理由，死了，也許。」

「唔，也有一個人，但願他不回來呢。」

蓓荅已知道泰羅是一個工於心計而野心極大的人，但是想不到他竟會想霸佔發爾弗的產業！所以他要籠絡全廠的人呀！也許他還要擠出那姪子和外甥去呢！現在他是要把她做成一個探子！

那天晚上，舊峇費了許多工夫，想着泰羅。同時也想到自己該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他。

發爾弗郎每天上午第一件事便是拆郵件。書記替他到郵局裏取了來，分做兩堆，堆在他的桌子上。一堆是法國郵件，一堆是外國郵件。他眼睛沒有盲的時候，通常是自己拆的。拆了之後，把應該答覆的話或應該吩咐手下的話，寫些在信封上，再分發到各個辦公室去。但是自從他失明之後，只得叫姪子、外甥、或泰羅來幫助。他們把信讀給他聽；他吩咐什麼話，也替他寫下來。至於外國信，自彭笛脫請病假後，如果是英文的，便送給法布利；如果是德文的，送給蒙貝羅。

這天早上，卡西米、西圖爾、泰羅在辦公室裏拆信。西圖爾本來忙着拆外國信，忽然喊起來了。

「這裏有封達加寄來的信，還是五月二十九日寄的。」

「法文的嗎？」發爾弗郎問。

「不是，英文的。」

「誰寫的？」

「那署名不很好認——又像煥爾茲又像發爾茲。一共有四張。有好幾處寫着你的姓氏。待我送給法布利。」

「不要送去，給我，」發爾弗郎說。

西圖爾和卡西米一同看看那老人，大家面上都露出詫異的神氣，但是馬上又裝得若無其事了。

「放在你桌子上罷，」西圖爾說。

「不要放在桌子上，授給我。」

工作完畢，書記把郵件帶了出去，西圖爾、卡西米、泰羅正要問發爾弗郎許多問題，但是他立即喊他們退出去。他們一出去，他便打鈴喊蓓苔。

她馬上來了。

「這封信裏講些什麼？」他很興奮地說。

蓓芬拿起信來看了一看。如果發爾弗郎沒有失明，就要奇怪她的面色爲何忽然會變得蒼白。

「這是達加來的一封英文信，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她說。

「署名是誰？」

她就翻最後一頁來看，答道：

「費爾茲神父。」

「你決得定嗎？」

「當然，先生，決得定的。」

「說些什麼話？」

「待我看了幾行再回答你，好嗎？」

「當然好的，不過快些！」

蓓苓也想快些，但是眼眶裏充滿了淚珠，幾乎連字句也看不清楚了。

「唔？」發爾弗郎不耐煩地說。

「字跡極難認識，句子又非常之長，很不易懂。」

「不必一個一個字譯出來，只要說些大意好了。」

過了幾分鐘，蓓苓說道：

「費爾茲神父說，你寫信給他的勒賴克神父死了，他自己不在達加，你要打

聽的消息又很難搜集，所以答覆得遲了。並且他還說他不能寫法文信，很是

抱歉。」

「但是消息呢？我打聽的消息呢？」發爾弗郎焦急地說。

「我還沒看到呢」，蓓苓爲難地說。

他聽了蓓苓的話，知道性急是沒有用的，就說道：

「你說得不錯。你現在讀的不是法文信，不很容易。必須先懂了，再能夠用法文告訴我。帶了到彭笛脫的辦公室裏去罷，那地方不會有人來打擾你。譯得當心些。把你的譯文寫下來，再讀給我聽。不過不要浪費時間。我急於要知道這封信的內容。」

蓓荅出去了，但是那老人又喊她回來道：

「聽好，孩子。這是一封私信，我不願意別人知道，什麼人都不可以知道。你曉得了嗎？如果有人來問什麼話，你不要告訴他。就是猜也不要放他猜。你看，我是這樣的信任你了。如果你忠心於我，我會好好地酬謝你。」

「我答應你，我決不辜負你信任我的一番好意，」蓓荅說。

「去罷——趕快些。」

蓓荅把那封信讀了兩遍，才提起筆來在一張大紙頭上當當心心地寫。

達加五月二十九日寄

親愛的先生：

你寫信給勒賴克神父，要他報告你一樁消息，但是不幸得很，勒賴克神父死了。這樁消息對於你似乎很重要，所以我必須代他答覆你。不過我恰巧到內地去了一次，並且那件事情又是發生了十二年了，收集消息很不容易。所以隔了這許多日子才答覆你，這是沒法想的，請你原諒。並且我不很懂法文，只能用英文寫，那也是要請你原諒的。

舊卷寫好了第一節，放下筆，讀一遍，看有沒有錯誤要修改。她正在聚精會神地從事這件工作，她的辦公室門開了。西圖爾走了進來，向她借一本英法字典。那字典放在她面前桌子上，她就授給了他。

「但是你要用嗎？」西圖爾問。

「是的，不過不用也不要緊。」

「不要緊嗎？」

「不要緊的。我只要用來翻字的拼法，不要翻字的意義。只要一本法文字典就夠了，因為我現在正在寫法文」，蓓苓笑笑說。

她覺得他俯在她肩頭上看。

「你在譯達加來的那封信嗎？」他問。

她猛吃一驚，這封信是保守祕密的，怎麼來源給他知道了？她又發覺，他還想要看下去。借字典原不過是藉口，是一種貧乏的藉口。他英文字都一個不識，爲什麼要來借這本英法字典呢？

「是的」，蓓苓說，「我正在譯。」

「譯得怎樣？」

他又在偷看了。他是近視眼，不靠到她肩頭上，看不見。她發覺之後，馬上把紙頭翻過來，他就不能看了。

「呀，先生，請不要看！我譯得不好，並且這只是一張草稿，非常潦草。」

「那不要緊的。」

「要緊的，先生，我怕羞，我不能給你看。」

他想伸手拿這張紙頭，但是蓓芬用手壓着。起先她想用推託的方法保護這張信紙，如今她只能鼓起勇氣來了——不管他是怎樣有權力的人！

西圖爾用說笑的口吻接下去道：

「把那張草稿給我。你想，我會像嚴厲的教師一般對待你這位美麗的小姑娘嗎？」

「不，先生，那是不能夠的。」

「來，給我！」

他想把紙頭搶去，但是蓓芬按得很牢。

「不，先生，我不能讓你拿去。」

「我只是同你玩玩罷了！」

「不要同我玩，先生，這事情不是玩的。發爾弗郎先生吩咐過我，不許給人家看」。

「但是這封信還是我替他拆的。」

「你拆的是英文信，不是譯文。」

「但是叔父仍要給我看的。」

「他給你和我給你看是不同的。他怎樣吩咐我，我只能怎樣做。」

她的聲調，她的態度，都很堅決，如果一定要搶來看，她似乎要喊起來了。於是西爾爾便不敢強迫她。

「好，你忠心於我叔父，我很歡喜你，雖然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情。他一出去，舊苔想繼續工作。但是她的方寸亂了，她譯不下去了。她反抗了西爾爾，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呢？如果他開除她，那便怎樣？她怎能反抗這樣有力的一個人呢？」

辦公室的門又輕輕地開了，秦羅溜了進來，眼光直射在那封信和譯文上。

「達加的來信譯得怎樣了？」他問。

「只開了個頭，」蓓苓說。

「西圖爾來打岔你，他要做甚？」

「他要借英法字典。」

「英法字典？做甚？他不識英文的。」

「他沒有告訴我什麼理由。」

「他問你信裏的話嗎？問不問？」

「我還只譯了一節呢，」蓓苓規避地說。

「你想騙我，說連讀也不會讀過嗎？」

「我還沒有譯。」

「也許你不會寫成法文，但讀終是讀過了。」

她不回答。

「我問你讀過沒有。你想回答我嗎？」

「我不能回答你，」蓓荅說。

「爲何不能？」

「因爲發爾弗郎先生叫我不要說的。」

「但是你要知道，我和發爾弗郎先生是像一個人一樣的。他有命令，都由我傳達出去；他有恩惠給人，也都由我經手；所以他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

「連私人的事情也是的嗎？」

「這是一封私人的信，是不是？」泰羅敏捷地問。

蓓荅知道說錯話了：

「我並非說這是一封私人的信，我是要問你，便是要問私人的信，我也得把內容告訴你嗎？」

「當然要的。我一定要曉得他的事情。你想，他是有病的人，他的苦痛受得夠了。如果他忽然聽到了大憂大喜的消息，他受得了嗎？所以我一定先要曉得關於他的一切事情——好先作準備，不使他受到致命的打擊。」

泰羅這番話說得理由十分充足，並且態度也變得比平時和緩得多。他見蓓芬蒼白了面色，看着他，便繼續說道：

「我看你很伶俐，終該明白我對你說的一番話。你要曉得，使發爾弗那先生身子健康，是我們大家都該努力的事。他表面上雖然還健朗，但是實際上可並不這樣。憂愁毀了他，失明又毀了他。我們一定要使他心裏舒服些。我當然要領導大家做去，因為他最信任我。」

如果蓓芬沒有知道泰羅是怎樣的一個人，她一定給他這一番話說服了。但是她已聽過許多人談論他，她不能信任他。她知道，他花言巧語，無非是要引誘她講。他要達到目的，什麼手段都做得出——說謊、利誘、威嚇。她早已明白了，

泰羅和西圖爾都是不忠實的。他們都想探聽這封信的內容。發爾弗郎一定早已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預先警告過她。她應該服從他，不放人家知道這封信的內容。

泰羅靠在桌子上，注視着她，竭力想壓伏她。但是她下了極大的決心，用堅決的口吻說道：

「發爾弗郎先生不許我和人家講關於這封信的事情。」

泰羅立了起來。他心裏雖然怒不可遏，但是面上依舊很和氣。

「但是我並不是閒人，我就是他自己呀。」

舊荅不回答。

「你默了嗎？」他粗暴的問。

「也許是的，」她說。

「不過你該明白，你必須識些時務，才能保住發爾弗郎先生給你的位置；如

果不識時務，休想做長久。我無法迴護你，我只能停歇你。你明白嗎？」

「明白的，先生。」

「好，想想明白。你現在的位置，對你有何好處。如果明天又回到了街上，你將怎樣？想明白了，今天晚上答覆我。」

他等了一會，看蒼苔是否軟化。接着便像進來的時候一般，偷偷地溜了去。

第二十二章 得廠主信任

「想想明白」。發爾弗郎先生等着她，她有工夫想嗎？她就繼續繙譯。她想，工作也許會穩定她的心緒。等譯好了，再決定對付泰羅的最好辦法罷。

她接下去寫道：

我搜集的時候，最困難的事情，我已經說過了，因為令郎愛德門益特華結婚以來，已有好久了。並且勒賴克神父替他們主持過婚禮，我是局外人，什麼也不知道。我只能從多方面去搜集材料，使你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我搜集的結果，知道令郎的夫人是一個年青的女子，有天賦的種種好的德性：聰明、和善、活潑，有溫柔的心腸，有勇往直前的意志；至於容貌的姣好，我們可不必提起，這是容易消失的東西，雖然世上一般虛榮心強烈的

人，還以為那是一個極重要的條件。

這是信裏面最複雜的一句句子，蓓荅尼寫了四遍。她極想把原文的意思完全送出。後來雖然依舊不能完全滿意，但是自問已經盡了她的力了。

以前，印度女子的教育，只包括些關於禮儀的事情，例如坐得端正，走得大方之類。但是這個時代是過去了。現在，大多數的印度女子，也會受過精神上的陶冶。和令郎結婚的那個女子，便是極好的一個榜樣。

令郎在一家規模宏大的紗廠裏工作，就在廠主的夫人，貝爾哲太太家裏，他認識了瑪麗多麗賽尼。我所搜集到的許多材料裏邊，都說這個女子很不錯，雖然我自己是沒有什麼成見，因為我被派到達加的時候，她已走了。

他們的結婚為何會引起反感，這是一個疑問。但是我無須去談牠。

無論怎樣的反對，愛德門益特華和瑪麗多麗賽尼終於在我們的教堂裏，由勒賴克神父主持，舉行婚禮了。結婚的記錄，載在我們的登記冊上，如果

你要，我可以鈔一份給你。

愛德門益特華在岳父家裏住了四年，生了一個孩子——一個女孩子。達加地方認識益特華夫婦的人，至今都還懷念着他們，說他們是一對模範夫婦，很愛好社交的娛樂。這是年青人的天性，我們是無可求全責備的。

起先幾年，這一對夫婦很是幸福。後來受到了意外的損失，使他們完全破產了。令郎的岳父母也在幾個月裏相繼死去；他們的好友，貝爾哲夫婦，又回到法國來了。令郎就和他年輕的夫人，三歲的女兒，向大賀胥出發，作長途的冒險旅行，替英國的一個行家，搜集植物和古玩。

從此以後，他不曾回過達加。不過他曾和一個朋友通過幾次信，我們這裏有幾位牧師也曾聽勒賴克神父提起過，據說，他在得拉鎮住了好幾年。他到西藏和喜馬拉耶山中去探險，根據地就在這個鎮上。

我不認識得拉鎮，但是我們也有一個教堂在那裏，我極願意寫信去，向

那邊的牧師探聽探聽，如果你認爲這事情對於你是有些用處的。

這封可怕的信，終於完了。她等不得譯上署名，就抓起了一堆信紙，走進發爾弗郎的辦公室去。看見他正在來回的踱着，數着脚步，免得撞在牆上。

「你譯得很慢呀」，他說。

「這封信長得很，譯起來又非常困難」，蓓荅說。

「有人來打岔你嗎？我聽見你的辦公室門開過兩次的。」

蓓荅想還是原原本本的回答他罷。也許這便是唯一的正當而適宜的辦法。

「是的，」她說，「西圖爾先生和泰羅先生進來過的。」

「呀！」

發爾弗郎本想再盤問下去，但是他的主意變了。

「先把信讀給我聽。別的事情停一會再講。坐在我身邊，讀得慢些，清楚些，不過聲音不要提高。」

她照她吩咐的話讀，聲音很低弱。發爾弗郎還時時打岔她，自顧自念着：

「模範夫婦」

「社交的娛樂」

「英國的行家，什麼行家？」

「一個朋友。什麼朋友？」

「這封信太含糊了。」

蓓荅讀畢，他就說道：

「什麼話！沒有名字，沒有日期，這傢伙真糊塗！」

這幾句不是對蓓荅說的，所以她不开口。隔了一會，發爾弗郎說道：

「你也能夠從法文譯成英文嗎？」

「如果句子不很難，我能夠的，先生，」蓓荅說。

「電報呢？」

「我想能夠的。」

「坐在這隻小桌子上寫。」

他口裏說出法文，蓓芬就寫成英文。

印度達加教堂費爾茲神父

來信到，請示我兒與何人通信，在何時日，及得拉鎮牧師之名，我將與其直接通信。

益特華。

「多少字？」他問。

蓓芬數了一遍。

「七十二佛郎，再加三十二佛郎回電。待我給你一百另四佛郎。你親自把電報送到局裏去，續給發電生聽，不要放她弄錯。」

蓓芬出了辦公室門，就碰到泰羅。他把手插在袋裏，來回踱着。「見蓓芬，

便問：

「你到那裏去？」

「到局裏拍電報去，」她回答。

她一隻手拿着電報，一隻手拿着錢。泰羅竟出其不意地搶那電報紙。幸虧蓓放下了手，不會給他撕碎。急急翻開一看，見是英文的，便怒沖沖地還給蓓。

「記好，停一會我再問你，你告訴我，」他說。

「好的，先生，」蓓說。

她到了三點鐘，才再見發爾弗。她心裏在狐疑，今天不知什麼人代替威廉的職務。不料發爾弗叫人把馬車停在門口之後，就把那人打發開去，叫蓓坐在他旁邊。

「昨天你趕得很好，今天當然還是你來，並且，我還有些事情和你講。車裏只有我們兩個人，也方便些，」那老紳士說。

他們一路上當然又引起了許多人的驚異。出了鎮，發爾弗郎就開口了。

「你說西圖爾和泰羅進過你辦公室的。」

「是的，先生，他們來過的。」

「他們來做什麼？」

「舊茶猶豫了一會。」

「爲什麼不說？你不該完全告訴我嗎？」

「是的，先生，我該告訴你；不過還有些顧忌。」

「這是你的責任，用不到顧忌。如果你認爲不該對我說，就不要說。如果你認爲應該說的，就快些說。」

「我想，我是應該說的，」舊茶說。

「那末我等着了。」

舊茶就把西圖爾進辦公室後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那老紳士，一句也不隱

瞞，一句也不加多。

「就這樣嗎？」發爾弗郎問。

「是的，先生，就這樣。」

「泰羅怎樣呢？」他問。

她又原原本本地說了。未後還說他要看電報。

發爾弗郎靜默了長久。他似乎上了心事。面上又是不快，又是憂愁。好一會才開口道：

「第一點，我先該使你放心。你把這番話報告了我，你決不會受到損害。如果有人因為你反抗了，要想報復，有我在保護你。並且，這樁事情是要我負責的。我叫你保守秘密的時候，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我決不能放你落在他們手裏。明天起，不要到彭笛脫的辦公室去了，就坐在我辦公室裏的那隻小桌子上吧——剛才你寫電報的那隻小桌子。我在那裏，他們不會再來盤問你。

不過停止辦公的時候，他們仍要來糾纏你。所以今天晚上起，你就住到我宅裏去罷。飯也和我一同吃。我看，我和印度地方還要通許多次的信，我就只讓你一個人知道。你決不要洩漏出去。你忠心於我，不會有危險。並且，這樣一來，一方面我報復了那些糾纏你的人，一方面也酬報了你的忠實。」

蓓荅，起先是戰慄着的，現在竟喜出望外，不知拿什麼話來感謝這仁慈的老人。

「你不畏強暴，很有勇氣，所以我信任你。像你這樣勇敢的女孩子，是值得看重的。你證明了我的見解沒有錯誤，我沒有認錯人，所以從此以後，我就像和你認識了十年一樣的信任你。你到這裏之後，一定聽見人家講過我不少的壞話。事實是這樣的，我的生活很困苦——比我廠裏最窮的工人還要困苦。有了錢沒有健康是一種負擔！這副担子在我肩膀上壓得很重。每天早上，我就想到有七千個人靠了我的工廠生活，我必須替他們設法，替他們工作。如果我失敗了，就

有不少的人要貧困、飢餓、甚至死亡。我必須爲了他們，爲了我手創的事業而繼續努力。這是我的快樂，我的光榮！但是我的眼睛瞎了。」

那老人停了一會，蒼蒼是聽得眼眶裏都是淚珠了。只聽他又接下去講道：

「從人們的閒談裏，從以後你還要替我譯的信裏，你可知道，我是有一個兒子的。這兒子和我中間，起過極嚴重的爭執。這事情，爲了種種的關係，我不願提了。爭執使我們分離了開來，後來他又違背我的意志結了婚，我們就不再見面了。不過，無論如何，我愛他的心，始終沒有變化。現在，我還像他在襁褓裏的時候一樣的愛着他。我想到了他，我是日日夜夜想着他的，他的影子就活現在我眼前。我的兒子和他所愛的一個女子結了婚，就住在她家裏，因爲我不能夠，也不願意收容她。我希望他終有一天會明白過來，他一定也這樣的希望着我。但是我們倆的性格都是很倔強的，誰也不肯先讓步。結果我竟不要聽他的消息了。我有了病，我想他終該回來了。因爲我相信，這裏的消息，一定有人通知他。他顯

然給那惡婦牽制住了，她不但把他從我這裏帶走，還不許他回到我這裏來——那可惡的妖婦！」

蓓荅一直很注意的聽着，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聽到這裏，不得不插口道：

「但是費爾茲神父說，那女子有種種好的德性：聰明、和善，有溫柔的心腸。如果她是一個妖婦，他不該這樣說法！」

「這信會同事實符合嗎？我恨她的主要原因是，她叫我的兒子離開我，不放手他走近我。使得他不能回來，過他幸福的生活。世上還有第二個這樣的女子嗎？就爲了她，我們才不能見面。你看，我費了多少心力，還不能知道我兒子究竟在那裏。你看，要得到他一些消息，多麼的困難！這裏邊還有種種關係，使我越發不易找到他。你年紀還輕，不懂得這些，以後你慢慢會知道的。你看，我那失蹤已久的兒子，現在是有些希望了。如果他不在這裏，那末將來到了我不能工作的時候，叫誰接替下去呢？再有，我死了以後，我的產業，叫誰承繼呢？你懂得我

的話嗎？」

「我想，我是懂的，先生。」

「固然，有些人肯幫助我，但是他們都但願我的兒子不再回來。有的竟然說他死了。死了，我的兒子！怎麼會呢？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他死了叫我怎樣呢？如果他遇到了不幸，我該知道的。他的妻子第一個就要通知我。愛德門沒有死。我不信他會死。」

舊荅不敢看那老人了，她只想把自己的面孔遮起，好像那老人能看見她似的。

「因為人家都相信他死了，所以我格外要設法得到他的消息。我老老實實地和你說了，你該認清楚你的工作。你是在幫助我把我的兒子找回來。我曉得你心腸很好，很願意幫助我。我的脾氣是這樣的，要做什麼事情，就一直做去。有時，那些聰明的傢伙，以為我是在枉費心力，設法阻撓我。他們也曾這樣的阻撓

你，以後有機會，還要設法來阻撓你。你小心提防着。」

他們已到黑科克，離馬拉庫爾最遠的一個廠了。車輪再轉了幾回，就要進市街。蓓荅戰慄着，她感動得很厲害，她的嘴唇乾枯了，她的喉頭塞住了。她想回答，但一時竟說不出。

「我對你說，」她終於喊出來了，「我的心向着你，先生，整個的心！」

第二十四章 宅裏

他們在各處工廠裏巡視了一周，發爾弗郎就吩咐蓓苔一直趕回宅裏，不再到辦公室去了。蓓苔第一次進這座偉大的精鐵製成的門。據一般人傳說，有一位國王見了，覺得把這樣一所屋子作他的王宮，還嫌得太傷費呢。

「沿了圓場走，」發爾弗郎指導她。

那些美麗的花壇，以前蓓苔只在遠處看見過，如今是攤在她面前了。那馬是認識路的，無須蓓苔去指揮，所以她只是左面看看，右面看看，欣賞那整齊美麗的花草樹木。那花園依舊十分繁榮，和當初牠主人在裏面流連賞玩的時候一樣。

馬在一座偉大的石階下停了，一個老僕人，得到了關者的信號，早已在那裏等着。

「巴司丁，是你嗎？」發爾弗郎在車子裏問。

「是的，先生。」

「你把這位姑娘領到蝴蝶室去。這間房間是她的了。你仔細看看，她需要什麼東西，一齊供給她。預備兩個人的晚餐。馬上去叫法立克來，我要他同我到辦公室去。」

蓓荅覺得自己是到了夢裏了。

「我們八點鐘吃夜飯，」發爾弗郎說，「八點鐘前，你沒有事了。」

蓓荅跟了老僕人進去，但覺目迷五色，好像走進了魔術之宮一般。

本來，白大理石樓梯的脚下，一條鋪着紅地毯的走廊，也實在很像一座王宮的入口。梯子兩旁，點綴着花草，空氣裏充滿了芬芳的氣味。

巴司丁領她到二層樓上，開了一扇門。

「我去喚一個女僕上來，」他說。

蓓荅獨自走過了一條小的走廊，就到一個光線充足的大房間裏。象牙色的牆壁上，一隻隻明麗的花蝴蝶。陳設的家具，都是烏眼楓的。黑底子的地毯，織着野花的圖案。多麼美麗呀！

她正在驚奇的時候，那女僕來敲門了。

「巴司丁叫我來伺候你，小姐，」她說。

蓓荅仍在夢中嗎？一個女僕，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綢紗的帽子，來伺候她了。幾天以前，她不是睡在草墊上，和青蛙小鳥合住着一座小島的嗎？

「謝你，」蓓荅說，「我不要什麼東西。」

「如果你允許我，」那女僕說，「我就引你去看看各個房間。」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去開浴室的門，開貯衣室的門，再抽開梳裝檯的抽屜，看看裏面的刷子、肥皂、化妝品的瓶、修指甲的剪刀等等東西。那女僕又把牆上的兩個鈕子指給她看。

「這一個是喊人的，這一個是開燈的。」

她掀了一個鈕子，房間裏、浴室裏、走廊裏，登時大放光明。蒼苔便聯想到那天在路上，遇到了大風暴，電光閃在她頭上的那番光景。

「如果小姐你要什麼東西，小姐你就掀鈴。掀一下是喊巴司丁，掀兩下就是喊我。」

但是「小姐」所需要的，只是讓她獨自在房裏，看看各個小房間裏的情形，證明她並非在做夢。

這一天的事情實在變化得太厲害了！早上，西圖爾和泰羅威嚇她，形勢顯得非常惡劣，誰說會有這樣的結果的呢！

如果她能夠看見泰羅威在辦公室門口碰見發爾弗時，面上的那副神情，她一定覺得非常有趣。

「我想那小姑娘不能使你滿意呀！」他說。

「並不，」發爾弗郎說。

「但是她不替你趕車子了。」

「喔，我把她安頓在宅裏，讓她休息一會，預備和我一同吃夜飯。」發爾弗郎說。

「吃夜飯！我想——」

泰羅吃驚不小，竟說不下去了。

「我想，」發爾弗郎冷冷地說，「你一時想不出了。」

「唔，我正在想她和你吃夜飯時的情形。」

「是呀，我常常有一個人和我做伴。不過那個人要聰明、謹慎、忠實，我才能信任他。這個女孩子似乎很合這些條件。我知道她是聰明的。今天又證明了她的謹慎和忠實。」

發爾弗郎說這幾句話時，語氣並不加重，但是他繼續說下去了，所以泰羅決

不能誤會他的意思。

「我現在叫她跟在我身邊，免得她遇到什麼危險——當然她決不會肇什麼禍，但是人家要和她爲難。如果我放任這種事情發生出來，我豈非不得不把那些人趕走了嗎？所以還是叫她一直跟着我。讓她在我的辦公室裏工作，讓她陪我出去，讓她同我一桌子吃飯——我也可以吃得快活些——讓她住在我家裏。」

泰羅此時早已恢復了他的機智，他不能反抗他的主人，便說道：

「我想，她一定很能使你滿意。」

「我希望這樣，」發爾弗郎說。

他們倆在談話的時候，蒼苔正靠在窗口，看着草地、花壇、花園，以及遠處鎮上的工廠。她看見田野和池沼在夕陽下反映出金黃色的光來。小山的那邊，有一座小林，她第一天到馬拉庫耳，曾經坐在那裏，想起她母親臨終時的話：

「你將來終有好日子過。」

母親的預言實現了。她現在只要忍耐，一切事情都將陸續實現。

廠裏的汽笛響了，一天的工作完了，蓓荅依舊站在窗口，夢想着她的將來。不一會，她聽得鬧者的鈴聲，通知僕人們，主人回來了。

她在自己的房間裏，梳洗了一會。她用了不少精美的香皂。一聽架上的鐘敲了八下，就到食堂裏去。

她正在遲疑，不知餐室要到什麼地方去找。但是，一個穿黑衣服的僕人，已候在樓梯脚下，引導她到餐室裏去。不一會，發爾弗郎先生也來了。並沒有人領導他。柔軟的地毯上鋪着一條帆布，所以他的腳能夠代替他的眼睛。

桌子上方是一個大燈架，銀碟子、玻璃杯，都反射出燦爛的光。桌子的正中，是一束蘭花。

蓓荅立在椅子背後，不知怎樣做才好；但是發爾弗郎來替她解圍了。

「坐呀，孩子，」她說。

晚膳開始了，引導她進餐室的那個僕人把一碟子湯端到她面前；巴司丁是伺候着他的主人。

如果蓓荅獨自陪着發爾弗郎，她倒可以格外覺得舒服些。在那兩個僕人的好奇的眼光之下，她反而羞怯起來了。幸虧她的父母會好好地訓練過她，雖然他們的生活一向是非常困苦的。

「自從我失明之後，」發爾弗郎說，「我常常喝兩道湯，爲的是便當些。不過你，當然，不必像我這樣喝那麼許多湯的。」

「我長久沒有好的湯喝了，所以很歡喜喝兩道湯。」蓓荅說。

但是那兩道湯並不是一樣的。第二道是卷心菜湯，裏面有些蘿蔔和山芋——純樸的鄉村的風味。

實在，這一頓晚膳，除了點心和水果之外，是簡單不過的。一隻和豌豆同煮的羊腿，一盤生菜，就完了。點心和水果可很精緻：四碟子各式各樣的糕餅，四

碟子希奇古怪的水果。

「明天，你如高興，可以到園中的暖房裏去看看，這些果子便是生在裏面的，」發爾弗郎說。

蓓荅自己拿了幾顆櫻桃吃。發爾弗郎又叫她吃些杏子和葡萄。

「我在你的年紀，我一定要把桌上的水果吃完，只要那是給我吃的，」他說。

於是巴司丁從發爾弗郎的背後走過來，揀了些水果，放在蓓荅的碟子裏。

雖然那水果非常可愛，但是蓓荅但願這一頓晚膳快些結束。她想，明天，也許那兩個僕人已滿足了好奇心，不致老是把眼睛釘着她了。

「現在你沒有事了，」發爾弗郎從座位上立起來的時候說。「你可以在月光下散步，也可以到藏書室裏去看書，就是要帶一冊到房間裏去也可以。」

蓓荅自己也不知怎麼做才好，但她願多陪發爾弗郎一會兒。她正在遲疑不

決，看見巴司丁在向她做手勢。起先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他的左手似乎捏着一本書，右手似乎在翻，嘴唇又做出讀書的樣子。同時又指指發爾弗郎。於是蓓荅覺得懂了。

「但是你要我讀書嗎？先生，」她問。

她見巴司丁在向她點頭，便知自己沒有猜錯，很覺得意。

「你工作得辛苦了，應當休息休息，」發爾弗郎說。

「但是我毫不覺得疲乏，」蓓荅堅持着說。

「好的，那末跟我進書房去。」

這是一個黑暗的大房間，並不和餐室連在一處。但是走廊裏有帆布的軌道一直通過去。

蓓荅常常奇怪，不知發爾弗郎在空閒的時候，有些什麼消遣。一進書房，他的問題可還不能馬上得到答案。發爾弗郎開了燈，她只見一隻桌子，幾隻椅子。

桌子上堆着些新聞紙和信件。窗下有一隻大沙發，墊子已在破了，足見他常常坐在上面凝視着望不見的天空。

「我不曉得你能夠讀什麼書給我聽，」他說。

「舊苔見桌上有幾包新聞紙沒有看過，便說：

「讀讀報吧，你喜歡不喜歡？」

「一個人費掉在新聞紙上的時間，越少越好，」那老紳士表示他厭看報紙了。

「舊苔一時想不出別的話來。」

「你歡喜讀遊記嗎？」他問。

「歡喜的，先生。」

「我也很歡喜。這種書很有趣，能夠養成我們活潑的心地。」他又自顧自說下去，好像舊苔不在旁邊一般：

「把自己丟開，度人家的生活。就是這麼一回事。」

靜默了一會，他又說道：

「我們到藏書室去吧。」

藏書室和書房是相連的。書櫥那裏只有一盞燈。

「你知道環游世界這一套叢書嗎？」他問。

「不知道，先生。」

「那末我們先翻目錄。」

他領她到放書目卡片的櫥旁。

「找什麼書？」蓓答問。

「在『印』字一部裏，查印度。」

可見這老人依舊是想着兒子！他很願聽聽印度的情形，度他兒子所度的生活。

「我得到嗎？」

「找得到的。印度：中印度及孟加拉遊記……一八七一（二），二〇九至二八八，」她說。

「這就是說，這段遊記在一八七一號書的第二卷，自二〇九頁至二八八頁。拿了這本書，待我們到書房裏去讀。」

蓓荅在架上取了書，回到書房裏，看見壁爐上面有一幅肖像，她就立定了看。

「什麼事情？」發爾弗郎問，「你爲何立定了？」

她老實說道，「我是在看壁爐上面的那幅肖像。」

「這是我兒子二十歲上攝的」，那老紳士說。「等一會，你看不清楚吧，待我把燈開了。」

他掀了一個鈕子，那肖像前面的一盞燈亮了。

蓓荅走上一歩，看得失神了，拿着的書竟掉在地下。

「什麼事情？」那老人又問。

但是那孩子不能回答。她呆呆地看着壁上那個神采奕奕的少年。他穿着綠天鵝絨的獵裝，戴着闊邊的高帽子。一手執着鎗，一手摸着黑獵狗的頭。

蓓荅顫抖了。眼眶裏充滿了淚珠，沿了面頰流下，也不知去拭掉，她失神了。

「你爲什麼哭起來了？」發爾弗郎問。

蓓荅想竭力約束自己，但是只是說不上話來：

「這個肖像——你的兒子——你——他的父親——」
發爾弗郎似乎聽不明白。好一會才溫和地同情地說：

「你也想起自己的父親了嗎？」

「是的——是的，先生。」

「可憐的孩子！」

第二十五章 受教育

明天早上，卡西米和西圖爾照常遲到，趕到發爾弗郎的辦公室裏去拆郵件，看見蓓荅坐在那小桌子上，不免大吃一驚。

泰羅不願意先通知他們，所以那時只是冷眼看他們吃驚的神氣。他自己心裏在忿忿不平，一個女孩子，沒有他的幫助，居然升到這樣高的地位。卡西米和西圖爾當然也不會舒服。他們倆互相看看，又向蓓荅看看，最後回頭看看泰羅，現出疑問的神氣。但是他們竭力要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並不開口問，希望人家猜不透他們的心事。這三個人中間，雖不會起公開的爭執，但是大家的心事都很明白了。泰羅要質問卡西米和西圖爾，他們倆也要質問他。

平常，泰羅終是把猶笑來表示他對於這兩個少年的憎惡。或是一聲不響，表

面上算是他謙恭有禮，實際上是不屑和他們講。但是今天他不能再用老方法來侮辱他們了。他們是發爾弗郎的姪子和外甥，他們的地位比經理高——唔，他要另外給些顏色他們看看！

他們三人一同出了辦公室，雖然那兩個少年似乎要急急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但是泰羅跟在他們後面喊道：

「來，到走廊裏去，有幾句話和你們講。」

他勝利了——他們跟他走了。走到了走廊裏，就講起話來。在那地方講話是不會給人家聽去的。

「你們看見了這個——這個女孩子在辦公室裏，很覺奇怪吧，是不是？」他問。

他們倆都不回答。他們以為自己的駭怪的神色早已在面上表示得明明白白，不用再說了。

「我知道你們很是奇怪，」泰羅接着說，「如果你們今天不遲到，我早已通知你們，你們就不致露出驚慌的神色來了。」

泰羅覺得自己給了他們一次雙料的教訓：第一點，提醒他們今天又遲到了；第二點，暗示他們，他的器量比他們大。於是又接下去說：

「昨天，發爾弗郎先生就對我說，從此以後，就叫他在他的辦公室裏工作，並且還要叫她住到宅裏去。」

「但是她是誰呀？」

「不要問我！我不知道。我看發爾弗郎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罷，」泰羅皺了眉頭說。

「唔！」

「發爾弗郎先生是這樣說的，」泰羅說，「他早已要想有一個人和他做伴，那個人是要聰明的、誠實的，他能夠信任的。」

「唔，他有我們呀，」卡西米插口說。

「我也對他說的呀。我說，『你有一個姪子和一個外甥。他們都受過教育，學識很好，對你也非常忠心。』你們可知道他怎樣回答我？」

泰羅本想說到這裏便停一會，對他們看看，表示他的得意。但是又怕他們回轉身子走開，使他沒有機會說完他要說的話，便馬上接下去道：

「他可只說了一聲，『我的外甥和姪子！』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我只能照樣學給你們聽。」

泰羅是像貓玩弄老鼠一般的玩弄着他們。

「他還說，他不願意那女孩子碰到什麼危險。我不知道誰會去和她為難，但是我想，我應該通知你們。因為，愛德門不會回來，你們倆便是這個廠的將來的主人。」

泰羅又停了一會，向他們注視了一會，再接下去說道：

「當然愛德門是隨時會回來的——如果他這樣的認真找尋下去。」

「你知道些消息嗎？」西圖爾問。他抑制不住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泰羅說，「他和印度來往的書信和電報，都是這個孩子譯的。」

泰羅假裝得很是高興。

「這事情也太不湊巧了，卡西米先生，你學了這許多本領，竟不會學過英文。學了英文就估便宜了。這女孩子也不放她住到宅裏去了。你看她配嗎？不過你終該有法子想的，如果我能夠幫忙的，你來找我好了。」

他講的時候，眼睛向外面一橫，看見一個郵差走進辦公室去，手裏拿着一份電報。

「呀，」他說，「也許是達加的回電來了。真可惜，不懂英文。」

泰羅接了電報，罵那郵差爲何送得這般晚。接着就拿進發爾弗郎的辦公室

去。

「要拆開來嗎？」他問。

「拆好了。」

但是他一拆開來便說道：

「是英文的！」

「那末交給奧利麗，」發爾弗郎說。

泰羅只得服從他的話。

他退了出去，門才關上，蓓荅就把電報譯出來了。

法國商人雷賽爾，五年前曾接到他信。得拉牧師麥格納。已去信通知。

「五年前，」發爾弗郎只注意這幾個字，「以後怎樣呢？五年前的消息還有什麼用處呢？」

但是他是一個不肯失望的人。

「悲傷不能夠變更事實。我們只要盡我們的力，揀能夠做的事情做。拍一個電報給雷賽爾。他是法國人，只要寫法文。再用英文拍一個電報給麥格納收師。」

蓓荅寫英文電報，並無困難；但是寫法文，她必須到彭笛脫的辦公室裏拿字典去了。

「你決不定拚法嗎，」發爾弗郎問。

「不，不很決得定，我不願局裏的人笑你發出去的電報裏有錯字，」她說。

「你是不是不能不寫錯字？」

「是的，我一定要寫錯。前半個是容易的，後半個就不很容易了。寫英文要

比法文便當得多。」

「你進過學校嗎？」

「沒有。只有父親母親在路上教過我一些。你也知道的，我們從不住定在一

處地方。」

「我很歡喜欢你肯坦白和我說；我一定要使你受教育。但是現在先把工作做好了再說。」

下半年，他們到各處廠裏去巡視的時候，發爾弗郎又提起拚法的問題。

「你寫信到家裏過嗎？」

「沒有，先生。」

「爲何不寫？」

「現在我捨不得離開你了，」蓓荅說，「我在這裏很快活。」

「那末你不想去了？」

「我但願永遠住在這裏。你實在待我太好了！」

「唔，如果這樣，你還是不要寫，至少眼前且不要寫。但是你要做我的祕書，替我處理國外通信，你一定要寫得正確。你一定要受教育。你想怎樣？」

「是的，你要怎樣就怎樣。無論如何辛苦，我都準備忍受。」

「好，這事情很容易的。你一方面讀書，一方面仍可幫助我工作。我們有一位很好的老師，我去請她在課後替你補習。自六點鐘起，到八點鐘。那時候我們是沒有事情的。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只有兩樁過失。她比我長，肩膀也比我闊。她很像一個壯大的男子，只是沒有鬚鬚。但是她是一位難得的老師。」

他們到過了最後的一個廠，就一同去訪問貝爾風老師。蓓荅一見那老師，就證明發爾弗郎不會形容得過分。她確是一個巨人！授教是她生平唯一的樂事。她不怕什麼困難，決意要教蓓荅，因為一見面就愛上了這個新學生。

「我們一定造就她，」她說，「她的眼睛像小羚羊一樣，我沒有見過小羚羊，但是我想，小羚羊的眼睛是像她這麼柔和而銳利的。」

兩天之後，貝爾風從書房裏出來，碰到了發爾弗郎，他就問她，那新學生怎樣。

「啊，這樣的一個孩子竟不曾受過教育，太不應該了，」她說。

「聰明嗎？」發爾弗郎問。

「聰明極了！」

「寫的字呢？」

「不很好，但一定會進步的。」

「拼法呢？」

「不行極了！」那先生笑笑說。

「你怎樣教她？」

「我先叫她練習聽寫，不過這只是看看她的字迹和拼法。我也叫她作文，用她自己的話來描寫馬拉庫耳。她寫滿了很大的一張紙。她描寫市鎮，描寫工廠，描寫田野，描寫池沼。還有一大段描寫烏雀，說牠們在早霧裏面是怎樣的情形。老實說，若不是我看見她親手寫出來，我一定要疑心她是從書上鈔來的。只要幾

個月，她的字迹和拼法就要有很大的進步。她極肯努力呢。」

發爾弗郎聽了這段報告，非常滿意。他就對貝爾風說，她曾經住在小屋子裏，她曾經自己做鞋子，她曾經自己燒東西吃。接着又把許多料想不到的事情一齊告訴她。

那先生的臉上發光了，簡直發鍾愛蓓苔了。

「她極有機智和毅力，」她說，「這都是極難得的德性。」

「我所以歡喜她呀，」發爾弗郎說，「你設法叫她把困苦的經歷講給你聽，你就可知道，她能夠到今日的地步，並不是投機僥倖的。」

「你這樣優待她，她已得到很好的酬報了，」那先生說，「以身作則通常比教育更有成就。同你住着，可以使她知道，有價值的人是不肯放棄他的責任的，就算他失掉了健康，或是遇到了不幸。」

貝爾風常對發爾弗郎提起蓓苔。蓓苔也常問起發爾弗郎。她會問起他的失

明，因為洛賽麗對於這件事情也知道得不很清楚。

那先生對他說，發爾弗郎先生的失明不是不可醫的。不過必須等他的身子康健些，才能施行手術。蓓荅一聽發爾弗郎的雙目還有重明的希望，很覺快活。

有一天，接到一封信，說布雷東太太要來了。她是卡西米的母親，蓓荅下次看見了貝爾風先生，提起了這件事，那先生似乎很煩惱。

布雷東太太來的前一天，貝爾風老師上過了課，把蓓荅拖至一邊，叮嚀了她一番。

「好孩子，」她說，「你和明天來的那位太太講話，終要格外小心謹慎些。」

「謹慎些什麼？」蓓荅問。

「發爾弗郎先生不但叫我教你讀書，他還叫我照顧你別的事情。」

「但是我懂不得！」

「你要曉得，自從發爾弗郎先生的兒子愛德門出走之後，這裏引起了極大的不安。」

「我聽見人家說過的。」

「如果愛德門真的不回來，這許多工廠和七千個工人將怎麼樣呢？你要曉得，承繼這一份產業的問題，引起了不少的嫉妬和仇恨。由姪子承繼嗎？由外甥承繼嗎？大家平分嗎？誰也不知道。當初他叫西圖爾進廠去，大家都以為他要西圖爾承繼了。但是，去年，他又叫卡西米進廠了。大家又以為他看不起西圖爾了。我們是知道的，發爾弗郎先生只想他的兒子回來，管理這許多工廠。不過他會不會回來，還是一個問題。發爾弗郎先生是認為他會回來的，有人却希望他死了。好孩子，現在你終該知道了，所以你在卡西米的母親面前談話，必須小心謹慎。你住在發爾弗郎先生宅裏，他的私事你知道得很多。如果你和布雷東太太過於親熱，就要得罪西圖爾的母親，他要和你做冤家了。所以我叫你小心些，話講

得越少越好。問你什麼問題，答得含糊些。我們做人，有時本來要隱晦些，不要鋒芒太露。與其叫人家稱讚你絕頂聰明，還不如讓人家當你是有些呆的。」

第二十六章 愛德門的消息

貝爾風老師的友誼的忠告，並不能使蓀荅放膽。她只是怕着布雷東太太的到來。

發爾弗郎先生對於親戚家族，照例是竭誠款待的。僕人都穿上了最好的制服，考究的馬車推了出來，馬也打扮得比平日格外整潔美麗；總之，整個的住宅裏，充滿了喜慶的空氣。到了晚上，燦爛的燈光，遠近都能看見；日裏，廚子廚娘絡繹於途，在採辦精美的食物。

布雷東太太到匹岐格尼下車的時候，已有一輛小馬車在站上候着了。到了宅裏，巴司丁便引導她到住慣的一個房間裏。

廠裏的日常工作，並不因為來了賓客而間斷。那兩位少年自然也到宅裏吃

飯，晚飯後更可隨意逗留多少時候。不過辦公時間是神聖的，不能有甚差池。發爾弗郎既然不在家裏陪他姊姊，蓓苓當然也跟在廠裏。所以布雷東太太覺得要探聽這個「小告化子」的來歷，似乎很有些困難。

其實，這事情是很簡單的，只要問巴司丁和其他的僕人，或是去問洛養麗和齊諾皮好了。這樣她就可知道，鎮上的人差不多完全熟悉蓓苓的事體的。她的升擢，無非是爲了她懂得英語。但是布雷東太太要向她本人打聽，這事情可就有些難辦了。

吃飯的時候，蓓苓守口如瓶，不參加他們的談話。上午，下午，她都要到辦公室去。吃過夜飯，便馬上鑽到房間裏去睡覺了。

布雷東太太毫無辦法，到了臨走的隔天，便決意到蓓苓的房間裏去。蓓苓自以爲已經逃過這位太太了，安安逸逸的睡着。

叩門聲驚醒了她，她便坐起來聽；聽見又在敲了，便問：

「是誰呀？」

「布雷東太太。」

「喔！」

蓓芬開了門，布雷東太太馬上進去。蓓芬摸着了鈕子，把電燈開了。

「睡到床上去罷，」布雷東太太說，「你可舒服些，我們略談幾句話。」

她移一把椅子到床前，面對着蓓芬，便開口道：

「我要和你講講我的弟弟。我有幾句重要的話關照你。現在你接替威廉的位置了，你要處處注意到我弟弟的健康。看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只要你服侍他得和威廉一樣的周到，你放心，我們終留在心上，要設法報答你的。」

開頭幾句話，只講到發爾弗郎的健康，蓓芬一聽，覺得用不到顧慮，便好像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但是那太太一提到她的聰明伶俐，她就有些不信任她了。

「謝你，」蓓芬假癡假呆地笑着，「我但願做得和威廉一樣的周到。」

她說得很簡單，似乎要布雷東太太明白，她不願意多說話。

「我知道你是很伶俐的，」那太太說，「我想我們能夠交託給你。」

「請告訴我，交託我什麼事情？」蓓荅說。

「最要緊的，你必須注意他的健康，不要放他着冷。你知道，如果他的支氣管炎好了，他的失明也許還有治療的希望。到那時，我們是何等的快活呀！」

「啊，我也非常的快活呀，」蓓荅說。

「足見得你的心腸好。不過他不但不能着冷，重大的打擊也足以毀掉他。比如說，有人對我講，他正在找尋他的兒子，我們親愛的愛德門——」

她住口了。蓓荅很明白，這一定是卡西米告訴她的。

「聽說，」布雷東太太繼續說，「一切信札電報都經過你的手，都是你替他翻譯的。唔，這件事情干係很大，如果有不好的消息，我們擔憂着也許會有這種消息，你一定先要通知我的兒子卡西米。讓他打電報給我，我就趕來安慰他。姊

姊的安慰是很需要的，你懂得嗎？」

「知道的，太太，我一定這樣做，」蓓荅說、

「那末我們就交託給你了。」

蓓荅躊躇了一會，答道：

「只要有利於發爾弗郎先生的，我都願意做。」

「那就好極了。有利於他的，也就是有利於我們的。你知道，我們不是不識

好歹的。你要穿新衣裳嗎？」

蓓荅不願意回答，所以只是笑。

「替你做一套漂亮的衣裳，」布雷東太太又說。

「但是我有孝在身呀。」

「那是不要緊的。你和我弟弟一同吃飯，一定要穿得體面些。」

布雷東太太便批評蓓荅的衣服，說她穿得太寒酸，不配她的身分。

「你什麼地方去買的？你的襯衫是怎樣的？」

她便立起來看蓓芬的襯衫，蓓芬認爲這是極大的侮辱。

「我想，幸虧我到馬拉庫耳來，」那太太說，「我去關照我弟弟，叫他到亞眠去買些衣料來——完全做一套。你將來不要忘掉我的好處。」

蓓芬動氣了，她想對布雷東太太說，她不要人家憐憫她，她不能忍受她的侮辱；但是她心下明白，還是不說話的好。

「好，再會，望你睡得好，」布雷東太太說着就出去了。

在蓓芬方面，她答應「做一切有利於發爾弗郎先生的事情」，她的心事是和布雷東太太完全不同的。她的意思是，她從此要格外嚴守祕密，不讓卡西米知道一些關於找尋愛德門的消息。

找尋的工作進行着，離滿意還差得遠。達加、得拉、倫敦，都有消息來，但是很不符合——尤其是關於最後三年的。可是發爾弗郎並不失望。

蓓荅雖然不信任布雷東太太，但是也採取了她的幾句。天氣冷了，她就叫發爾弗郎披上大衣；天有雨意，她就叫把車篷張起；晚風颳得緊，她就將書房裏的窗子關上。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一天晚上，發爾弗郎說，「便是我的兒子回來了，你也不要離開我。我把你所做的事情一齊告訴他。」

蓓荅的勇氣，給這幾句話鼓起來了。她還要等待着嗎？

「你允許我問你幾句話嗎？」她顫抖着聲音說，「這個問題，我一直悶在心裏，只是想不通。」

「什麼話？」

「我不懂，你爲何會放你的兒子到外面去的。我看你是何等的愛他！」

「在你的年紀，當然不懂這種事。年輕的人只知道情愛，不知道責任。我的兒子做錯了事，對於他將來的品性上也許會有嚴重的影響，我不能不懲罰他，盡

我做父親的責任。他必須受些教訓，所以我送他到印度去。隔了幾時預備就喊他回來的。我也有職務給他，顧全他的顏面。他是我們廠裏的代表。我怎麼會料到他竟愛上那個印度的「娼根」，後來越發不知所云，居然舉行了婚禮。」

「但是費爾茲神父說，他所娶的印度女子，並不像你所說的那個「娼根」呀。」

「她一定是的，因為她不得我的同意就允許和我的兒子結婚。我決不承認她是我的媳婦。並且我兒子不和她脫離關係，我也決不要他回來。這是和我做父親的責任衝突的。」

這幾句話好像把舊苔潑了一頭冷水。他繼續說道：

「你也許要問我了，我以前不要他回來，現在怎麼又要找他呢？這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情形完全不同了。十三年的光陰，一定已使我的兒子厭棄那娼根，並且悔恨爲了她而過了這許多年困苦的生活。這裏的情形也不同了。我的健康，

我的失明——我必須心境好，沒有煩惱，才能恢復我的目力。我的兒子聽到了這些話，你想他還會躊躇嗎？我也不為已甚，願意分些錢給那女子，和那女子的女兒。我的兒子也很愛我，他一得到真實的消息，自然馬上會回來的。」

「你看來，他願意捨掉他的妻子和女兒嗎？」

「他沒有妻子，他也沒有女兒。我只認他不曾結婚。」

「你愛你的兒子，望他回來；也許他也愛他的女兒，不願意丟掉她。」

「在父親和女兒之間是用不到猶豫的。那孩子不久就要長成，可以帶了我給她的妝奩出嫁去了。他自然要回來。人生並非只有感情，還有別的許多重要的事情呢。愛德門到印度去的時候，我的產業還沒有這許多。他必須回來管理我掙的這份產業，沒有別的事拖得住他。」

「但是也許你會歡喜那個女子。費爾茲神父說她的性格是極好的。」

「費爾茲神父是好人，他只曉得說人家好話——他自己又是不認識她的。」

「但是，她和她的女兒也許比我更能愛護你呢。」

「不要說你自己。」

「我不是在說我自己，我只是想着公道。」

「你懂得什麼公道？」

「我只是這樣的想，她們一定真心愛你的。」

那老人露出了不耐煩的神氣。

「我對你說過了，我決不承認她們。那女人把我的兒子奪去了。我恨她，我

恨她的女兒。沒有她們，我的兒子早已回來了。」

他怒沖沖地來回踱着，忽然立定在蓓荅面前。

「到房間裏去吧，」他嚴厲地說，「不要再對我提起這件事情。不要再提

起，聽見嗎？這干你什麼事？誰叫你這樣和我講的？」

蓓荅嚇昏了。

「呀，沒有人，先生，你不要疑心。我是一個孤苦的女孩子，我希望能夠像你孫女兒一樣的陪着你。」

那老人的態度緩和了一些，但是接着說道：

「我們要做好朋友，你以後決不可再提這件事。」

「原諒我，」蓓荅嗚咽着說，「我以後不再提了。」

她就很傷心地回到房間裏去。

過了幾天，接到一封從波斯尼亞州的塞拉熱瓦寄來的信。原來發爾弗郎在許多報上登了廣告，懸賞徵求他兒子的消息。這封信是來應徵的，據說有很近的消息，去年十一月的消息。不過信上說，先要把賞金匯到塞拉熱瓦的銀行裏，再把消息送來。

「十一月！」發爾弗郎勝利地說，「你看，漸漸近起來了。」

錢從亞眠的銀行裏匯了去，消息便來了。不是一封信，却是那銀行家親自來

的。

他走進了辦公室，發爾弗郎問道：

「你爲何親自來呀？」

「我在匹岐格尼有些事情，乘便把塞拉熱瓦的消息帶給你。」

舊芬坐在那小桌子上聽着，嚇得呆了。

「唔，」發爾弗郎急不及待的說。

「這不是你所希望的，」那銀行家緩緩地說。

「假的嗎？」

「不是。不幸的。」

「不幸的？」

那老紳士初次有些疑懼了。

「唔，十一月以後沒有消息嗎？」

「不是。」

「那末，是怎樣的消息呢？」

「塞拉熱瓦的法領事簽過字的正式文件。」

「說些什麼？」

「去年十一月，愛德門先生到塞拉熱瓦，是一個攝影師。」

「什麼？你是說他隨身帶着一架攝影機嗎？」發爾弗郎插口說。

「不是的。他帶了妻女，乘了一輛驛車，周遊各地。在大街上拍了好幾天照。」

「把文件讀給我聽。」

「他在方場上拍照，斐列布維支方場。十一月初，離塞拉熱瓦赴脫拉夫尼克。中途病倒。」

發爾弗郎發抖了，似乎他兒子突然現在眼前。

「你還健朗呀，發爾弗郎先生。」

「快要死的人了，還會健朗嗎？」

「唔，不過我必須把真相告訴你。十一月七日，愛德門先生，……因肺炎……

……死於鮑蘇瓦察。」

「這是不可能的！」

「哎呀，先生，那文件是正式的。我拍電報去問過，回電說：『文件真

實，確已死。』」

發爾弗郎跌倒在椅子裏，頭垂在胸前。過了一會，拭去了面上的淚痕，伸出

手來，按桌上的電鈴。

泰羅、卡西米、西圖爾急急趕來了。

「你們來了嗎？」那老人問，「泰羅、西圖爾、卡西米？」

他們都答應了一聲。

「我剛才聽到我兒子的死耗。那是確實的。泰羅，今天起，各處廠裏都停工兩天。馬拉庫耳、聖匹堡、海哥克、巴庫耳、法雷克的教堂裏同時致祭。」

「舅父！」卡西米叫。

但是他阻止了他。「我願意獨自在這裏，你們去吧。」

他們走了，只有蓓荅在旁邊。

她在嚶嚶啜泣。

「我們回到家裏去罷，」他說。

第二十七章 馬拉庫耳的變遷

那天晚上，宅裏就紛擾了一夜。布雷東太太，接了卡西米的電報，同她的丈夫來了。斯丹尼太太，得了西圖爾的通知，也來了。最後到的是布雷東太太的女兒們。她們都帶着丈夫和孩子。這許多人都是趕到馬拉庫耳來參加可憐的愛德門的喪禮的。

他們的來，還有別一個理由。如今愛德門的位置是永遠空着了，由誰來承繼呢？這正是兩方面的緊要關頭。

卡西米的一方面想，「如果這一份鉅大的產業，落到西圖爾那麼無用的傢伙手裏，多麼可怕呢！」

但是西圖爾一方面却說，「如果像卡西米那麼愚蠢的傢伙來做廠主，多麼的

難堪呢！」

① 兩方面都不會想到這一份產業也可以平分的，他們都只想獨佔。蓓荅預料布雷東太太明天早上會喊到她，但是兩方面都不理會她。她明白了，現在她們用不到她了！

蓓荅也預料要陪發爾弗郎上教堂，像平時的星期日一樣。但是她又失望了。教堂裏的鐘聲報告致祭的時候到了，她看見發爾弗郎和他的姊夫、姊姊、嫂子，一同上車；其餘的人，也上了另外一輛車子。

蓓荅看來自己是只好走的了，便急急奔去，預備趕着參加祭禮。

她一路上走去，覺得馬拉庫耳純粹是假日的氣象。公共場所，擠滿了人，在高聲談笑。女人在門口講，孩子在場上講。他們爲何都不去參加祭禮呢？

蓓荅只怕自己在教堂裏找不到位置。但踏進去一看，裏面幾乎完全空着！家族坐在前排，此外便是三三兩兩的職員和夥計。但是工人極少，他們似乎都不會

想到他們該和職員們一同來參加。

蓓芬對目前的情形很明白，人家不要她去坐在發爾弗郎的身旁，便在後面，靠近洛賽麗和她祖母的地方，揀了一個座位坐下。

祭禮完了，蓓芬在教堂門外碰到貝爾風老師。她問起發爾弗郎，蓓芬便說，自從昨晚起不曾接近過他。

「你走回去嗎？」那老師問。

「是的，」蓓芬回答。

「那末我們一同走吧，到校門口再分手。」

蓓芬但願獨自走，但是她找不出充分的理由來駁復她老師的提議，只得一邊聽她說。

「你知道」，那老師說，「我在致祭的時候冷眼看發爾弗郎先生，我想他的眼睛幸虧瞎了。」

「爲什麼？」

「他不致看見教堂裏這樣的空虛。如果他知道他的工人和他沒有情誼，他也許越發要傷心了。」

「是的，沒有到多少人」，蓓荅說。

「唔，他幸虧看不見。」

「但是」，蓓荅說，「教堂裏冷清清，聲息全無，他終該覺得了。外面街上不是非常熱鬧嗎？」

「那也是可能的」，貝爾風老師說，「如果他再加添些煩惱上去，也真太可憐了。不過——」

那老師忽然住口了。但她是一個豪爽的人，說話不肯吞吞吐吐，終于把自己的感想說了出來：

「不過，也可使他受一個教訓，一個極大的教訓。你要曉得，好孩子，如果

我們自己不去分担人家的痛苦和不幸，是不能夠叫人家來分担我們的不幸的。」
她的聲音放低了。

「發爾弗郎先生就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固然，他很正直，很公道。他從不剝削工人，應該給他們的，不肯不給他們。但是也不會多給些。單單公道是不夠的。公道，限於公道，通常和公道差得不遠。真可惜，他不知道他應該像子女一般的愛護工人。近年來他全副精神都用在營業上，差不多不想別的事了。」

那老師又接下去說道：

「他本來可以做不少好的事情！如果他換一種態度來對待他的工人，今天也就不會發現像我們所見的這種情形了！」

蓓荅並不同答。她不願意和老師辯論。但是她非常傷心，因為她所敬愛的老師是在這樣嚴厲的批評發爾弗郎先生。

到了校門口，她分別了老師，便急急趕回宅裏去。

她發覺發爾弗郎並不需要她，他簡直似乎忘掉她了。巴司丁對她說，主人在書房裏，吩咐過的，誰也不准去打擾他。

「他簡直不願意和家族一同吃飯，」巴司丁又說。

「他的家族住在這裏嗎？」蓓荅問。

「不，吃過飯都要走了。我看他簡直連再會也不願意說。唉，他的打擊受得太重了。不知道我們的命運會變得怎樣。你終要幫助我們，小姐。」

「幫助？我有什麼能力？」

「你是很有力量的。發爾弗郎先生很愛你，很信任你。」

「他愛我？」

「是的，我知道我自己所說的話，」巴司丁說。

吃過了飯，家族都去了。

那天的深黃昏，巴司丁來通知蓓荅，說發爾弗郎先生叫她明天早晨照常陪他

到辦公室去。

一天一天的過去。

兒子的死耗的證實，在發爾弗郎是極大的打擊。他終日沈思，對於辦公室裏的工作，似乎再也沒有什麼興趣。

蓓荅也意態消極，度日如年。她想安慰那老人，但是不敢。

誰來承繼他的產業呢？他的姪子，他的外甥，還有泰羅，都希望他快些決定。但是那老人依舊親自指導廠裏的一切工作，沒有什麼表示。

有一天，蓓荅陪他乘了馬車回來。一到馬拉庫耳，便見有一所工人的屋子起了火，消防隊正在奮勇搶救。

這所屋子是一個老婦人的。那婦人老得不能到廠裏工作了，便替在廠裏工作的父母們照料孩子。消防隊員發狂也似的要撲滅火勢，搶救小孩。但是無論他們如何努力，有三個孩子終于犧牲了。

發爾弗郎站在受傷的工人中間吩咐他們。他又用和善的說話安慰哭泣着的母親。後來，他回到了辦公室裏，便着手準備那三個小孩子的葬事。此時只有蒼老在旁邊，她決意要對他說幾句話了。

「先生，你也去參加葬禮嗎？」她問。

發爾弗郎躊躇了一會，問道：「我爲何要去呢？」

「那足以顯得你——」

「我祭兒子，他們沒有來呀，」他悲傷地說。

「但是你如果分担他們的不幸，他們自然也能了解你的不幸了。給他們一個教訓。」

發爾弗郎靜默了許久，便叫泰羅進來。

「通知那牧師，這次葬禮的費用，都由我來付，」他說，「再叫他準備得周到些。對他說，我也到的。」

泰羅很詫異地看看發爾弗郎。

「再出一張通告」，那老人接下去說，「誰願意參加的，都准請一日假。這次的火災是全鎮的人都認為悲慘的。」

「但是」，泰羅說，「我們是沒有責任的呀。」

「雖沒有直接的責任，但是——」

明天早上，又使舊茶大吃一驚。拆好了郵件，發爾弗郎叫大家都退出去，單叫法布利留在辦公室裏聽他吩咐。

「你現在沒有什麼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不是？法布利。」

「沒有，先生。」

「好，我要叫你到盧昂去一次。聽說那地方的模範育嬰堂辦得很好。你去詳細參觀一下，看他們是怎樣辦法的。早些回來。我要在三個月內，各處的工廠門前，都造起一所育嬰堂來。我們決不可以讓鎮上再有這樣悲慘的事情發生。」

那天晚上，貝爾風老師授過了課，發爾弗郎走進來了。

「貝爾風先生，」他說，「我要來請求你，爲了我，爲了全鎮的人，請你做一件偉大的，嘉惠於大眾的工作。在你一方面當然是犧牲，但是這事情是關係極大的。」

於是發爾弗郎就請她放棄了學校教師，替他管理正在計劃中的五所育嬰堂。

「我想不出更適當的人了，」他說，「你的學識，你的性情，辦起這件事來，一定會有極好的成績。」

發爾弗郎願意撥出基金，使育嬰堂的經濟都能獨立，如果貝爾風答應辦這件工作。

當下，貝爾風老師感激涕零地承受了這個責任。

蓓苔可另外想着了一件事情。

過了幾天，一個暖和平朗的傍晚，她要求發爾弗郎一同出去散一會步。

「你要我到什麼地方去？」發爾弗郎問。因為她執意要他答允，所以他很覺奇怪，「這一次的散步，有什麼神祕的目的呢？」

「我想領你看一件事，」蓓荅說。

蓓荅把發爾弗郎領到了弗郎沙家裏。那就是她初到馬拉庫耳，過困苦的第一

夜的所在。

她把他領到那間窒息、擁擠、不衛生的屋子裏。

他們回去的時候，發爾弗郎說道：

「你要我曉得你第一夜住在怎樣的一個地方嗎？」

「我是要知道，你的工人們住在怎樣的地方。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大概都住着這樣的屋子。我想你吸過了那裏的要悶死人的空氣，不願意你的工人再住在裏面了。」

從此一直回進宅裏，大家不會開口。

第二十八章 法布利的祕密使命

蓓芬到馬拉庫耳整整十三個月了。蓓芬和馬拉庫耳都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每座工廠的門前，都有一所新的育嬰堂。

蓓芬初到馬拉庫耳第一天就上去的那座小山上，發現了一所高大的建築物。

那是工人的醫院。

鎮的中心，跳出了不少的新屋子。這些屋子裏面，有舒適的房間，供給單身的男女工人。市梢上有不少的小屋子，供給結了婚的工人。屋旁都有小花園。

沒有人認得出這是馬拉庫耳了。

至於蓓芬，也誰都認不出她，是一年以前到鎮上來的那個化子一般的孩子了。

大家都愛蓓荅。便是泰羅也站在她一邊了，她在發爾弗郎方面獲得成功了嗎？那兩個少年妬忌她嗎？這都是那經理向她獻殷勤的極好的理由。

貝爾風老師教出這樣的一個門生來，得意是不用說，簡直不知怎樣去愛她才好。法布利也非常愛她。至於工人們，差不多全部都認識她，都敬重她。

這小姑娘很順利地一步步踏上快樂的路去了。

有一天，發爾弗郎叫法布利去辦一件事情。他去了好幾天。他到什麼地方去的？做什麼事情？蓓荅是完全不知道。一個星期日的早上，發爾弗郎授給她一份電報，叫她讀給他聽：

證據齊全，兼有正式文件。正午回來。

法布利

吃過了飯，發爾弗郎和蓓荅坐在書房裏。他似乎非常的性急。

「法布利爲何還不來呢？」

十二點半了，發爾弗郎是最討厭失約的。

「也許火車誤點了」，蓓答說。

發爾弗郎來回的踱着。他吩咐巴司丁，法布利沒有回來，誰也不接見。這個命令蓓答覺得很詫異，因為習慣上，星期日，發爾弗郎要接見不少的人。

他們終於聽到車輪的聲音了。

「他來了，」發爾弗郎說，聽他的聲調，似乎又是快活，又是焦急。

法布利毫不耽擱地一直進來，他似乎也非常興奮。他向蓓答看了一眼，他的眼光把她弄糊塗了。

「很抱歉，我到得遲了。」他說。

「唔，現在你來了，只要來就是了，」發爾弗郎說。

「電報接到嗎？」

「接到了，我覺得很有希望。不過我要確實的消息。」

「你所要的證據都搜集到了。」

「快些告訴我，你找到了怎樣的證據。」

「就在這位小姐面前講嗎？」

「當然呀，你老老實實講好了。」

這一來，蓓苓可好像墮入五里霧中了。法布利爲何要遠避她呢？他究竟要講些什麼話呢？

「像你的代理人說的，」法布利說時，不向蓓苓看，「你所找的人終於到巴黎來了。我翻過死亡的登記冊，知道是去年六月到的。那名字是愛德門益特華夫人，瑪麗多麗賽尼。證書我抄一份在這裏。」

他把一張紙頭放在發爾弗郎戰慄着的手裏。

「要讀給你聽嗎？」法布利問。

「名字你對清楚嗎？」

「當然。沒有疑惑了。據他們說，是從那女子拿着的結婚證書上鈔來的。」

「現在不要讀。將來再讀好了。」

「我找到了這個證據還不足，」法布利說，「我又去看過她死的那間屋子，碰見過那主人。他名叫沙爾德。我還見過兩個親眼看她死去的人：一個是歌女，叫「侯爵夫人」！一個是鞋匠，叫「老鯉魚」。都說是疲勞、貧困、憂愁，殺死了她。我又去訪問那醫治她的醫生。他勸她進醫院，但是她不願離開她的女兒。最後，我又去找一個販舊貨的婦人，叫做盧桂莉。她正出去做生意了，我等她回來，昨天才碰到她。」

法布利講到這裏，停止了，第一次回過頭去看看蓓荅，說道：

「我看見巴方加的，小姐。他很是壯健。」

蓓荅只是眼淚汪汪的聽着。

法布利接下去說道：

「那母親的下落我打聽得確確實實了，但是還有那女兒呢。盧桂莉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她說，那孩子在樹林裏餓得半死，她恰巧路過，便救了她。」

「你，」發爾弗郎回頭對滿身戰慄着的蓓荅喊道：「你說，那孩子爲何不親自對我說明呢？」

蓓荅走了過去。

「她爲何不投進我——她祖父的張着的手臂裏來呢？」

法布利出去了，讓他們祖孫倆擁抱着。他們感動得太深了，差不多誰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孫女兒！」

「祖父！」

隔了一會，他才說：

「你爲何不對我說呢？」



呢兒女孫的我是你到得料麼怎我

「我想說的，好幾次想說。但是你吩咐我，不許再提起你兒子的妻子和孩子！我想把母親的結婚證書給你看，可是你又失明了。」

「我怎麼料得到你是我的孫女兒呢？」

「但是，祖父，如果我一到就對你說，我是你的孫女兒——你還沒有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孩子——你怎麼會收留我呢？」

「誰曉得我要怎樣的對付你呢！」

「我的母親很聰明，她叫我等着，等你愛我。」

「但是你等得太久了！我不是天天表示着我非常愛你嗎？」

「我不敢相信那是祖父的愛呀。」

「那末我一定要叫法布利把你投進我的手裏來嗎？」

「我們的快樂足以證明，也許這終究是最好的辦法！」

「把你父親的事情告訴我，你們爲何到塞拉熱瓦去？他真的做了流浪的攝影

師嗎？」

「是的，先生——」

「不要再叫我『先生』了，你是在對你祖父講話呀。」

「喔，祖父」，蓓荅快樂地說，「你從接到的信裏，已經知道我們在印度過的是怎樣的日子。我慢慢兒再詳細講給你聽。——我父親是多麼的有毅力，我母親也多麼的勇敢。我講到父親，不能不提母親。」

「法布利的話使我深深地感動了。她不願意進醫院。否則她的病也許會復原，可以讓她親自把以前的事情講給我聽了。」

「你一定愛她，如果你知道她怎樣的待父親和我。」

「是呀，你一定也要把她的事情告訴我。」

蓓荅便開始講他們路上的生活。她正在講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花園裏起了

一陣吶喊。

「什麼事？」發爾弗郎問。

舊芬從窗口裏向外望。只見園裏擠滿了執着旗子的男女工人。

「呀！」舊芬喊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廠裏的工人開會慶祝。現在是到這裏來感謝你。」

發爾弗郎出去立在陽臺上，工人們便大聲向他歡呼。

「可怕極了，發爾弗郎今天才知道他的工人有這們許多，「如果他們反對起一個人來——」

「但是他們都是擁護你的」，舊芬說，「因為他們知道，你是愛護他們的。」

舊芬牽了他到樓梯頭上，接見一位工人的代表。那是一個老工人，緩步上樓，作一段簡短的早已拚命背熟了的演說。

「發爾弗郎先生，多謝你，我們——我們——多謝你——」他拚命地要記起其餘的演詞，但是終于說道：「我記不起別的話了，真難過，不過，意思是記得

的，總之，我們要謝謝你，因為你待我們好。」

發爾弗郎一聽這段不成體統的演詞，不禁大為感動。他走前幾步，一隻手搭在蓓荅肩上，低下了頭，用看不見的眼睛看着工人們。

「衆位朋友，」他用有力的語調說：「你們的舉動，使我深深的感動，尤其因為今天是我生平最快樂的一天。我找着我的孫女兒了，就是我那死了的兒子的女兒。你們都認識她的。你們看見過她做苦工，也親眼看她漸漸升到現在的地位。她很願意料理廠裏的事情，將來你們的兒女，在她手裏，一定有更好的日子過。她提出了許多計劃，要改良你們的生活，不久都要在她的指導之下實行了。」

他說了這番話，便靠在欄杆上，把蓓荅高高舉起，將她的真名字介紹給大衆。男女老幼一致歡呼，表示他們的快活。

「只要你看得到他們那種快樂的神氣！」蓓荅輕輕對她祖父說。

過了幾分鐘，那兩位少年，爲竭力隱藏他們的失望起見，都來祝賀他們的新妹妹。

泰羅不願失掉他討好小主人的機會，也跟了來，說道：「我本來常常在想，這樣的事情是會得發現的。」

第二十九章 重圓

這樣的感動，對於發爾弗郎的健康是很不利的。在他生日的前一天，他本覺好些了；但是下一天，他又興奮得不能吃不能睡。於是馬上去請醫生來。

「你要曉得，」發爾弗郎說，「我只因為興奮得太過度了。我極願立刻看見我的孫女兒。你必須設法使我的身體健康，在最短時期內就能施行手術。」

「唔，」醫生說，「你必須休養在宅裏，十分的安靜。不要走動，也不要多說話。那末天氣一好，你的咳嗽就會停止，你的心臟就會恢復常態。到那時候，便是施行手術的最好機會了。」

醫生的預言完全實現了。一個月後，有兩個專家來自巴黎，認為病人的狀況很順利，所以當日就替他施行手術。

但是病人的目光不能即日恢復，醫生們認爲至少要六天才能痊愈，爲安全起見，縛着的繃帶並不就移去。

雖然那留在宅裏的眼科醫生常常安慰他們，鼓勵他們，但是蓓荅和她的祖父只是十分焦急，嫌日子過得太慢。他們最怕天氣忽然變冷，那末復原就要格外困難了。蓓荅當父親患病，母親患病的時候，已經度過焦灼的光陰，這一回是第三次了。她深恐又起變化，把她找到了的祖父失掉，那末她又要變成世界上伶仃孤苦的一個女孩子了！

可是不曾有意外的挫折發生，發爾弗郎終於得了醫生的允許，能夠在光線暗淡的屋子裏看他孫女兒了。

「呀，」他一見蓓荅就說，「我一看見你就認識你是我的孫女兒。那許多獸子爲何不會注意到你很像你父親呢？泰羅認爲這樣的事情是會得發現的，他也許說的是老實話。」

他初次使用目光，醫生不許他過分疲勞，堅執依舊要用繃帶替他縛起來。因為興奮得過分了，也許要起不幸的變化。

「祖父，」蓓荅說，「停幾天，你再儘量的看我好了。」

到了第十五天上，換了薄些的繃帶；二十天上，便不用繃帶了。一月之後，那兩位專家又從巴黎來，替他決定戴怎樣的眼鏡。

如今他把孫女兒的容貌看得熟了，他便想乘了車子出去看看各處的工廠。因為他好久不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了。不過他不願意乘在車窗緊閉的車子裏。他仍要乘前日的那輛車子，叫蓓荅坐在他旁邊，讓鎮上的人能夠看見他們。這一來，他們又要等好天氣了——要沒有強烈的太陽，沒有尖銳的風，還要不十分冷。

這日子終於來了。和暖的微風，天上浮着薄薄的白雲。飯後，蓓荅便吩咐巴司丁預備車子。

不一會，巴司丁來說車子預備好了，蓓荅便替他祖父披上大衣，一同走出

去。他好幾個月不曾獨自下樓去了。不過蓓芬依舊小心地在旁保護着。

忽然一陣騾鳴，打斷了她的思想。怎麼？用騾子拖嗎？

她急急向外一看。呀，這騾子像巴力加呀！那還不是當初的巴力加嗎？混身毛色異常光澤。裝着全副黃色的馬具。他一邊叫，一邊伸長了頸子要和蓓芬親近，雖然那馬夫拚命地拖着牠。

「巴力加！」

蓓芬跑過去，把雙手環在他頸子裏。

「呀，祖父，這真是出乎意料的！」

「你不要謝我，」那老人說，「你應該謝法布利，是他向那販舊貨的婦人去買回來的。職員們都想買一件禮物送給他們的小同事。」

「法布利先生和其餘諸位先生真好極了，」蓓芬說。

「是的，」她祖父說，「我也有一個主張。我已在替你定造一輛車子，不多

幾天就要好了，因為這輛車子叫巴力加拉，恐怕太重些。」

她們上了車子，蓓荅把韁繩捏在手裏。

「到那裏去？」她笑着問。

「我要到各處去看看，」那老人說。

「但是先到什麼地方呢？」蓓荅問。

「先去看那小島上的那間小屋，我要看看你的發祥地！」

少年文藝名著

頑童自傳

趙餘勳譯

實價五角

本書是美國近代詩人奧爾德立赤少年時代的回憶：文筆流利，幽默，事實亦切近人情；不特爲小孩子所愛讀，便是老孩子看了，也將掀髯微笑，恍然有會於心。

祖母的奇椅

趙餘勳譯

實價五角

本書爲英國盲詩人勃郎女士極受歡迎的作品，情節變幻曲折，不落常套。寫景尤富詩意，爲一般童話所不及。

海外奇談

趙餘勳譯

實價二角

本書敘述一個旅行家奇怪的經歷：例如到月亮上旅行，在海底和巨魚戰爭，鯨魚吞旅行家，大狼當馬騎，鹿頭上生樹等，真可謂無奇不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少年文藝名著

苦女奮鬪記

全一册 實價銀玖角

原著者 Hector Malot

譯者 趙餘勳

發行者 徐亞倩

承印者 上海怡生路十六號
利國益聯合印刷公司
電話九三四五七

總發行所 少年書局
上海南市蓬萊路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